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47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

清 福度說

慶緒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上堂一
  - 上堂二
  - 上堂三
  - 上堂四
  - 小參
  - 茶話
  - 佛事
  - 機緣
  - 拈古
  - 頌古
    - 世尊陞座
    - 世尊拈花
    - 外道不問有無
    - 女子出定
    - 維摩默然
    - 遣二比丘
    - 六祖風幡
    - 百丈野鴨
    - 百丈奇特
    - 非心非佛
    - 多羅轉經
    - 產難因緣
    - 百丈捲席
    - 百丈開田
    - 不思善惡
    - 大士講經
    - 青原階級
    - 無位真人
    - 南泉住菴
    - 南泉牧牯

- 百丈野狐
- 國師三喚
- 乾屎橛
- 洞山莖茆
- 壁上錢財
- 非但曹溪
- 南泉斬貓
- 藥山陞座
- 大顛擯首座
- 靈雲睹桃
- 香嚴擊竹
- 青州衫
- 破沙盆
- 丹霞燒木佛
- 柏樹子
- 俱胝指頭
- 趙州訪上下菴主
- 三聖興化因緣
- 趙州茶
- 禾山打鼓
- 曹山問強上座佛真法身因緣
- 僧問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 長慶捲簾
- 僧問古德深山中還有佛法也…
- 僧問雲居弘覺禪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
-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
- 李駙馬問慈明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
- 陸亙瓶鵝
- 崇福寬闊
- 九峰丹青
- 無相道場
- 歷村煎茶
- 爛冬瓜
- 資福圓相
- 法眼慧超
- 我國晏然
- 僧問長沙
- 投子劫火

- 龍牙石龜
- 臺山婆子
- 倩女離魂
- 溈山水牯
- 麻三斤
- 婆子燒菴
- 投子凡聖
- 犀牛扇子
- 高峰墮枕
- 鳥窠布毛
- 婆子拋兒
- 洛浦藏教
- 風穴古曲
- 梁山祖意
- 道吾深深
- 臨濟大悟
- 巖頭古帆
- 日裏看山
- 大隨烏龜
- 文殊成勞
- 巴陵雞鴨
- 廣教冀州
- 趙橫高坡
- 雪峰南際
- 首山此經
- 九峰龜毛
- 慈明銀蟾
- 疏山造塔
- 九峰不肯
- 蜆子和尚
- 嚴陽一物
- 雲門明教
- 鏡清有言
- 德山大悟
- 親傳的事
- 板齒生毛
- 仙天野狐
- 首山菩提

    - 昌黎大顛
    - 投子三身
    - 陸亙鐫石
    - 狗子有無
  - 佛祖贊
    - 釋迦
    - 接引
    - 彌勒
    - 觀音
    - 達磨
    - 朝陽
    - 對月
    - 二仙圍碁圖
    - 三仙煉丹圖
    - 盤龍蓮峰炤禪師
    - 密雲祖翁
    - 破山師翁
    - 本師靈隱老人
    - 法周長老
    - 潛靈法姪禪師
    - 月峰法姪禪師
    - 厥中師
    - 璞玉半身道影
    - 西竺和尚說法圖
    - 四照禪師行樂圖
  - 自贊
    - 霞章禪人請
    - 了然上座請
    - 慧穎上座請
    - 蘭章禪人請
    - 皎月侍者請
    - 行樂圖
    - 長瑞劉夫人請
    - 省念尼禪人請
    - 明徹戒子請
    - 六和戒子請
    - 仁和戒子請
  - 歌

- 書問
  - 復普安吳太守
  - 復廣南姜副戎
  - 與慧穎上座
  - 與龍梅友人
  - 與安籠蘭總戎
  - 與明副戎
  - 復開伯牟鄉紳
  - 與台星夏鄉紳
  - 復蕭漢臣鄉紳
  - 與方伯柯大檀越
  - 候慕制臺
  - 與張副戎
  - 與篤生傅邑宰
  - 與劉副戎
  - 與陳守戎
  - 復易文學
  - 復于野黃居士
- 法語
  - 示霞章禪人
  - 示大破禪人
  - 示元素禪人
  - 示懋猷張居士
  - 示田善人
  - 示陳自新
  - 贈最良李居士
  - 胡心學持金剛經求語
  - 示清修熊居士
  - 與君山劉茂才
  - 示綿綿禪人
  - 示心安禪者
  - 贈嵩敞法姪
  - 示紹南監院
  - 示繼爾書記
  - 示嘯竹副寺
  - 贈圓融法姪
  - 示鐵航禪人
  - 示定生戒子

- 壽貴陽太守葵菴許護法
- 示溪舌禪人
- 示古梅禪者參狗子佛性有無
- 示石琴禪者參無絃琴
- 示鱗如禪人
- 示道源行者
- 示巨淵行者
- 劉副臺請題書齋匾并序
- 示缽蓮侍者
- 示衣雲侍者
- 示一源禪者
- 示話月禪者
- 示青林禪孫
- 示樹東禪孫

◦ 法派
◦ 示偈

- 冬夜示眾
- 示允章李居士
- 示蒙化眾禪者
- 滇南復友
- 雲州復諸儒士
- 人日勉眾
- 號破雲侍者
- 號禪清禪人
- 勉謬行棒喝者
- 勉妄分儒釋者
- 示瀛洲禪者
- 齋榜
- 示況瑞麟居士
- 示祥亨善人
- 示祥生居士
- 示白絅候
- 示克弘禪人
- 示載空禪者
- 示卓爾禪者
- 送純真禪人還滇
- 山堂晏坐
- 木魚頌

- 聞雨示眾
- 示空藏禪人
- 示自惺禪者
- 示秋雲禪者
- 慈念禪人求偈還滇
- 侍僧請題木魚口占
- 值雪示眾
- 示不夜謝居士
- 張文憲持扇求偈
- 示本光任居士
- 示淨明胡居士
- 示周汝和
- 壽清修熊居士
- 月濤山示眾
- 寓萬壽寺諸檀送燈求偈
- 贈盤龍潛靈法姪
- 示湛明禪人
- 示桃林陳居士
- 示竹林陳居士
- 示雲騰雷秀才
- 示續燈禪者
- 示雷聖望
- 示段子潔
- 示芳遠禪孫
- 示吳爾新
- 示陳大廷
- 贈劉鎮臺
- 春日賀鄭副臺再鎮陽瓜
- 示本宗芶居士參誰字
- 夜坐示眾
- 示六明善人
- 示化池善人
- 復禪人霜月照禪心原韻
- 春日示眾
- 示正白禪人
- 登雞山
- 示石鐘寺懷中禪人
- 示淨明尼

- 示體虛禪者
- 示載空禪者
- 示了凡禪者
- 示妙宗居士
- 示祥普善人
- 示晦心馬居士
- 示張夢蘭
- 示本真馬居士
- 壽徐縣尉
- 燦融禪人求偈
- 登棲鶴樓上層
- 遊新庵次韻勉主僧
- 示冰月禪孫
- 示自圓李善人
- 寄雲如劉副戎
- 寄數珠與劉夫人
- 號鐵航禪人
- 示嘯竹侍者
- 書扇送別慈修禪者
- 壽覺悟耆宿
- 壽慧穎西堂
- 寓金鳴題桂示眾
- 示一拳桂居士
- 示古鏡霍居士
- 示空蘊曹善人
- 示明懷善人
- 示輝之善人
- 示培道善人
- 示北海張居士
- 示成之朱居士
- 壽鵬舉高居士
- 示定生戒子
- 贈于野黃居士
- 示六和戒子
- 示仁和戒子
- 示大徹禪孫
- 示缽蓮禪孫
- 示林秀禪人

- 中秋茶餅寄祿藜和尚
- 贈長瑞劉夫人
- 復無相居士來韻
- 壽赤松和尚
- 夏日送葉都閫陞任江南
- 贈瑞彩周居士
- 壽周孺人八十
- 送瑞彩周居士之中州
- 送別彥士陳居士
- 送別君選胡居士
- 送明空曹居士禮南海
- 示一源行者侍師遊南海
- 示自照蔡善人
- 示湛目善人
- 示清波善人
- 示眾
- 示廣相張居士
- 示懷智禪人
- 示戴居易
- 示省幻段居士
- 示巨修善人
- 示默可善人
- 示覺天萬居士
- 示空藏禪人
- 示自曉蔡居士
- 示月湛王居士
- 示衣雲禪孫
- 經壇傳公子請延生偈
- 示開極禪者
- 示楊善人

◦ 聯芳

- 付慧穎慶緒禪人
- 付石林道輝禪人
- 付霞章海偉禪人
- 付紹南真解禪人
- 付繼爾性堅禪人
- 付正音海聞禪人
- 付大霖澄準禪人

        - 付法雨照潤禪人
        - 付禪睦寂和禪人
        - 付溪舌寂宣禪人
    - 行由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原夫恒星不見，竺乾之敬以為禪、為淨、為律、為講，所入不同，究竟則一，無非以妙明之心成無上之覺而已。飲光尊者靈山一笑，直踏毘盧之頂，教外遂有別傳。至二十八傳而少室直指於西來，又五傳而曹溪呈偈於書壁，於是正法眼藏播流震旦，迄於今千二百餘年矣。其間大機大用，莫不各有其語，因各有其錄，以闡宗風。得意者固可忘言，因言者亦可生悟，莫之或廢也。惟正法之凌夷，故邪外之交熾，在經而非於律，在律而非於淨，在淨而非於禪，各欲分茅裂土，互為詆訟，安能歸一實於三車，攝千枝於五葉也哉？獨梅師大和尚源承破老，拂授靈公，內外雙融，權實互用，單提向上，普被三根，洵逆風之栴檀而絕流之香象也。前已刊行流布，鉗錘後學，今欲翻板附藏，津逮十方，其翹廑至矣。而吾猶有疑焉，既云不立文字，何為饒舌不休？得無以矛陷盾乎？不知正以楔出楔也。

梅師契即此證彼之旨，抱自利利他之心，王舍城之結集，將以破愁悶於諸天，亦悲愍中之方便耳。顯正乃可破邪，立真始能祛妄，所謂一千四百餘部不為多，一句也無不為少，其是也。夫梅師箭鋒著處，致撫軍慕公為新梵宇，固無異祇陀之施樹、給孤之買園；而中丞田先生紀東山之勝，亦以能詩見稱，又何異皎然之遇顏公、了元之值蘇子哉？道藝既隆，因緣不小，迺圓覺一敘，不問於當代之鉅公，而問於窮山之逸老，豈以余為裴頭陀耶？噫！誤矣。

時大清康熙辛未歲春三月，紫泉天閒老人吳中蕃大身氏和南書。

東山梅溪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序
上堂
卷二
上堂
卷三
上堂
卷四
上堂
卷五
小參

卷六
茶話
佛事
機緣
卷七
拈古
頌古
卷八
佛祖贊
自贊
歌
書問
卷九
法語
法派
卷十
示偈
聯芳
行由

東山梅溪禪師語錄目次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慶緒等編

上堂一

康熙戊申 六月三十，師在安順清源庵，受鎮西守府任護法洎文學檀越、居士、諸山禪德請，住忠義禪院。三門。「滿徑苔痕綠，一門草色新，雖然絕蓋覆，錯過幾多人？正恁麼時，還識忠義路頭麼？」召大眾，云：「看腳下。」
大殿。云：「昔日雲長境界，凜凜神威；今朝古佛家風，重重瑞彩。」顧左右，云：「且道今昔相去多少？」遂拈香，云：「兩彩一賽。」
據室。「有如是室，據如是人；有如是人，據如是室。雖然，秖如銅頭鐵額的衲僧到來又且如何？」拈拄杖，云：「直教棒棒見血。」

十月十五日結制上堂。師以杖指法座云：「曲彔木床，當陽獨露，要登便登，有何回互？」卓拄杖，遂陞座，拈香云：「此瓣香，金枝挺秀，玉葉扶疏，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萬邦霑舜日，四海沐堯風。」次拈云：「此瓣香，名垂億載，氣覆群黎，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及本省當道尊官、護法檀越，伏願齊登解脫場，共悟無生忍。」再拈云：「此瓣香，得處辛勤，拈來快便，此是第一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光師靈隱文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生生弘祖道，在在利人天。」斂衣敷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拄杖云：「遼天拄杖，久被雲封，今朝握出，孰敢當鋒？」顧左右云：「還有當鋒者麼？」一僧纔出，師便打，僧擬議，師喝退。問：「握杖辭山谷，披雲入市廛，如何是流通正眼句？」師云：「爐中香馥馥。」進云：「水雲聚集，凡聖交參，如何是利濟群生句？」師云：「棒下血淋淋。」進云：「如斯親切，阿誰是領會者？」師云：「綠水青山齊側耳。」進云：「阿誰是報恩者？」師云：「石頭瓦礫盡揚眉。」進云：「恁麼則情與無情均霑法利去也。」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問：「如何是一玄具三要？」師云：「拂子千條線。」進云：「如何是三要具一玄？」師云：「香煙一片雲。」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披風蹋月長年走。」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一回坐破劫前春。」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何處不為家？」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長年石室坐。」一僧畫圓相，以手托起，云：「學人半生參學，秖透得這個。」師以拄杖劈破，僧復畫，師便打。又僧出眾，豎起拳頭，云：「學人不識這個，請和尚發明。」師劈拳一棒，云：「方服圓顱，拳頭也不識。」問：「室安心，龍潭吹燭，未審相去多少？」師云：「雙鶴凌空舞月明。」乃云：「頻年韜晦在山隈，地自種兮田自栽，不覺境風平地起，一時吹到此間來。是以弘嶺南的旨，振濟北綱宗，骨律棒下下當頭，雷霆喝聲聲劈面，流通正眼不外於是，利濟群生詎越於斯？玄要以之點開，主賓以之印出，劈破圓相驗他本有之真，打落拳頭還爾不無之玅，更問甚麼少室安心、龍潭吹燭？透一則，則則盡透；明一法，法法皆明。雖則三千奧旨、七百玄機，無非要爾諸人見性明心、知根識本。」拈拄杖，召大眾，云：「山僧即今重重揭示、一一拈提，眾中莫有見性明心、知根識本者麼？若有，不負山僧出松雲、入朝市，建法幢於此日、唱玄機於劫前。正恁麼時，津梁大地一句作麼生道？慈雲起處山川秀，法雨傾時草木新。」復舉：「法燈和尚開堂，云：『山僧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又緣清涼老人有未了的公案，出來與他了卻。』時有僧問：『如何是未

了的公案？』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山僧卑志亦欲如斯，奈先師亦有未了的公案，故所分付明月看守柴關，披白雲以出山、入禪林而結制，高揮大抹、倒弄顛拈而為先師了卻。」時慧穎西堂問：「如何是未了的公案？」師云：「無孔笛兒吹未了，要假闍黎信口吹。」堂云：「恁麼則遞代流過去也。」師云：「切忌與麼舉向人。」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熊有貴請上堂。問：「頻年遯跡，一日開堂。山林城市即不問，應世一句作麼生？」師云：「雨滋芳草綠，風動碧蓮香。」問：「如何是忠義境？」師云：「庭前翠竹，屋後清泉。」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骨瘦神清，皮黃質健。」進云：「人境相去多少？」師便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師云：「教內薦取。」問：「生死路不明，請和尚直指。」師云：「此去威武三十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去得蚤時趕得回。」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腳，未審切的是甚麼字？」師驀頭一棒，僧擬議，師復打。問：「昔日關聖殿，今朝梵王宮。關聖殿即不問，梵王宮事若何？」師云：「朝朝撾鼓，日日上堂。」進云：「可謂三春果滿菩提樹，一夜花開世界香。」師云：「非汝境界。」問：「如何是過去心不可得？」師云：「昨宵明月當戶。」進云：「如何是現在心不可得？」師云：「今朝細雨飄簾。」進云：「如何是未來心不可得？」師云：「明日上堂向汝道。」問：「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如何不是目前機？」師云：「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問：「水底月，鏡中花，請師拈出。」師打，云：「功不浪施。」乃云：「昨日纔陞堂，今朝又上座。橫談與豎談，總不離這個。諸昆仲！且道這個是甚麼？橫豎離他不得。若能委悉，始知諸人種種之問不離這個，山僧種種之答亦不離這個。如其未委，須向未行問答之前薦取。」

值雪，上堂。「凍雲冉冉，瑞木飄飄，一片兩片不落別處，三尺五尺盡積簷前，梅花夢惺於隴頭，歸鳥巢迷於谷口，有者蒙頭打坐、有者敲冰煮茶、有者吟詠詩篇、有者焚燒木佛，惟有忠義這裏總不恁麼，單有一偈舉似大眾：凜凜朔風透骨寒，六花亂墜點層巒，諸人高著娘生眼，莫把冰山作玉看　之也。」

韓氏生日，請上堂。問：「香雲結蓋，梵侶臨筵，請和尚雄談壽量。」師云：「萬里青山展壽圖。」乃云：「個事分明極，何曾隔一些？青松磨碧漢，翠竹拂蒼霞，夜靜珊珊月，春回簇簇花。」擊拂子，云：「與麼親委悉，壽算過河沙。」

田檀越崙人齎供，請上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法座如山聳。」進云：「如何是古佛心？」師云：「蒲團似月圓。」問：「識性、佛性，誰真？誰妄？」師云：「捏聚是拳，放開是掌。」進云：「幻身、法身，是同？是別？」師云：「飯即米兮火即燈。」問：「世尊拈花，和尚舉棒，且道相去多少？」師云：「春蘭放處鳥聲雜，秋菊開時月色多。」問：「和尚有禪道、佛法否？」師云：「無。」進云：「識生死去來否？」師云：「禪道、佛法既無，生死去來安識？」乃云：「天邊杲日塵塵照去，庭際梅花陣陣香來，蹁躚竹影拂簾櫳，燦爛炬光鋪几席，西來意和盤托出，古佛心盡底敷陳。識性、佛性，本自一源；幻身、法身，原非兩個。拈花旨趣分明道，舉棒根源直截提，禪道、佛法掃開，生死去來劃斷。雖然，眾中莫有領略者麼？若有，不負田檀越崙人齎供破雪來山，請登曲彔木床，弘宣第一義諦；如無，山僧自拈自弄去也。」卓拄杖，下座。

霞章監院率眾請開示，上堂。舉拂子，云：「會麼？於此會得，則禪不用參，道不用學，穿衣喫飯甚分明，待客迎賓最活潑；不會，再與你饒舌。」復舉拂子，云：「瓜有粉，茄有茨，堂堂正體無遮蔽，今朝對眾剖分明，莫謂山僧無指示。」擲拂子，云：「莫妄想。何故？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張恭人請，上堂。「欲學無生忍，應觀時節至，時節若到來，其理自周備。從上諸聖莫不以此時節成就，如來以此時節拈花漏逗，達磨以此時節航海東傳，神光以此時節安心少室，大鑒以此時節受衣黃梅。從上諸聖既如是成就，今日山僧亦如是說法。」以拂子擊香案，云：「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喚作佛性義也可，不喚作佛性義也可；喚作時節因緣也可，不喚作時節因緣也可；其或未然，放過不可。」

上堂。問：「如何是無欠無餘的？」師云：「眼橫鼻直。」進云：「如何是非同非別的？」師云：「鼻直眼橫。」乃顧左序云：「如來之相，豈無百寶光明？」顧右序云：「祖師之儀，定有通身手眼。還委悉麼？處處梅花披臘雪，家家楊柳舞春風。」

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聞須眼底聞，視須耳邊視。」搖手云：「不是，不是。」復合掌云：「如是，如是。」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僧出眾，打圓相云：「秖這個，還是承當那畔？還是領略這邊？」師云：「坐斷兩頭任縱橫。」問：「雪中斷臂事如何？」師云：「慚惶殺人。」進云：「肋下還拳是何意旨？」師云：「慚惶殺人。」問：「溈山水牯堪作何用？」師云：「無陰陽地要伊耕。」進云：「楊岐驢子又作麼生？」師云：「踢蹋紅塵蹤不

見。」問：「如何是古人實證處？」師云：「雲破一天月。」進云：「如何是今人實證處？」師云：「春回到處花。」問：「如何是未生前的事？」師云：「未生前且置，如何是已生後的事？」僧罔措，師便打。問：「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法身。如何薦取？」師云：「但恁麼薦取。」進云：「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又作麼生？」師云：「法身如會，般若自明。」問：「如何是居山旨趣？」師云：「門前養竹高遮屋，石上分泉直到廚。」進云：「何如是應世家風？」師云：「棒頭懸日月，喝下驗龍蛇。」問：「學人自遠趨風至，乞師一碗趙州茶。」師以拂子擊禪床左邊。進云：「如其不吝大慈悲，曹山顛酒再傾出。」師以拂子擊禪床右邊。進云：「如斯直截難思議，堪作人天大導師。」師云：「不勞讚嘆。」問：「如何是已悟的人？」師云：「舌上無骨。」進云：「如何是未悟的人？」師云：「眼裏有筋。」問：「了鬼神覷不破的是個甚麼？」師以拂子畫圓相。進云：「超生死不相干的又且如何？」師復畫，乃豎拂子，云：「秖這個，明歷歷、活潑潑，纖毫匪隔、些子不瞞，何須這邊領略、那畔承當？雪中斷臂，持銀碗而丐食；肋下還拳，搽脂粉以污顏。為山水牯耕空劫之雲煙，楊岐驢子蹋市廛之風月，古人證處如此，今人證處亦然。已生之事若明，未生之事亦委，會得真如翠竹，休疑般若黃花，居山旨趣分明，應世家風直截。趙州茶、曹山酒，信手拈來；已悟的、未悟的，盡情指出。鬼神覷不破處，不即不離；生死不相干處，非離非即。頭頭無不是，法法本全彰，這裏承當，更有何事？」擊拂子，下座。

天海耆舊耑人齎供并送拄杖，請上堂。問：「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師云：「月落池無影，風迴樹有聲。」乃豎起拄杖，云：「七尺烏藤活似龍，非思量處善圓融，有人驀地親遭著，遍體從教血染紅。大眾！拄杖子既有如是利害，因甚落在山僧手裏？於此道得，不負大海恁麼送、山僧恁麼拈，七縱八橫，高揮大抹；倘或未能，山僧自道去也。」以拄杖卓一下，云：「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還有惡人磨。」下座。

周汝和請上堂，問：「如何是禪？」師云：「無說。」進云：「如何是道？」師云：「無傳。」進云：「無說無傳作麼生會？」師云：「領取去。」乃云：「禪乃無說，道本無傳，梅開雪裏，鶴唳松間。粘皮綴骨之流，未免憨憨研究；超群破格之者，憑教處處方圓。殊不知，人人頂[寧*頁]上輝天鑑地，個個腳跟下七穴八穿。若能未舉先知、未言先契，方知無說乃實說、無傳是真傳。還委悉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師云：「長沙和尚雖是竭力提持，激勵後學，殊

不知一疋古錦裁為兩段了也。山僧也有一偈舉似大眾：本無假也本無真，何須分剖費精神？當機覿破無多子，識神即是本來人。」下座。

元旦，上堂。問：「諸佛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因甚口喃喃地？」師云：「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進云：「和尚也善垂慈。」師云：「莫塗污山僧。」乃云：「淑氣初昇化日長，疏梅弱柳盡芬芳，山僧陞座無餘說，柏子三拈祝我皇。」

元宵解制，吳可安請上堂。問：「檀信營齋即不問，雲堂摘板事如何？」師云：「放出一群師子子。」進云：「放後如何？」師云：「吼震山河大地春。」乃云：「孤月橫空皎，千燈照市紅，禪期此日畢，幾個得心空？還有心空者麼？」眾無對，師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師誕日，霞章監院請上堂。「梅花鬥雪芳，楊柳爭春麗，日月快如梭，吾年三十四。」拈拄杖召大眾云：「且道拄杖子年多少？非減亦非增，撐天并拄地。」卓一卓，下座。

本師靈隱老人忌日，拈香。「二月二十二，吾師涅槃，法乳若為酬，單憑此一句。且道是那一句？」遂燒香，云：「玉鼎爇栴檀，香風生處處。」

佛誕，上堂。「不居兜率天，降蹟閻浮。丈六，一年浴一次。既是紫金身，因甚一年浴一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千佛會眾檀越請上堂。「香煙初起梵王臺，玉軸琅函盡展開，不是等閒輕舉唱，一聲聲是一如來。如是，則過去莊嚴劫千佛也在裏許、現在賢劫千佛也在裏許、未來星宿劫千佛也在裏許。大眾！三千諸佛既在裏許，且道：無眼、耳、鼻、舌、身、意的在裏許？不在裏許？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則琅函未展，懺已禮周；如其未能，一任鑽龜打瓦。」復舉：「秀才看《千佛名經》次，問長沙和尚：『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也未？』秀才云：『不曾。』沙云：『得閒也須題一篇好。』」師云：「山僧則不然，有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即向伊道：『汝即今在甚麼處？』更問如何若何，劈脊便棒。不惟與這秀才劈破疑團，亦且免使後人爇瞞。」當面召大眾，云：「且道：古今相去多少？具眼者試辯別看。」便下座。

不夜謝居士請上堂。「拈花席上，迦葉歡忻；般若場中，空生涕泣。且道二尊者相去多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臘八，在在戒子請上堂。「不住皇宮位，捨金輪，衣脫卻；棲遲雪嶺頂，巢鵲子，膝穿蘆。馬麥克鐵，山泉濟渴。如來之修因也，明星高照，清光直射，蓮眸三嘆。奇哉！一切眾生具足六年苦行，一

旦知非，此如來之證果也。靈山會上，百萬人天稽首；一花拈示，頭陀笑破眉峰。玉偈相傳，金襴委付，此如來之傳法也。」豎拂子，云：「且道是因耶？是果耶？是法耶？於此倜儻分明，始知如來因不修而修、果不證而證、法不傳而傳。如來眼鼻直，不增諸人一毫；諸人鼻直眼橫，不減如來一髮。可謂眾生即佛、佛即眾生，何曾一點差別？」召大眾，云：「還委悉麼？莫認他為佛，當觀我是誰。」

自然戒子請開示，上堂。「寒松枝上懸新月，翠竹林中弄曉風，舉目頓超情見外，何須瑣瑣問禪翁？是知至道非言語可宣，真宗豈文字能測？所以，佛祖為人了無一法，兒孫擔荷赤手空拳。秖如嚴湯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召大眾，云：「正當恁麼時，你諸人還放得下麼？若放得下，便知趙州落處；知趙州落處，則知文字不能測處；知文字不能測處，則知言語不可宣處；知言語不可宣處，則松頭之月、竹裏之風無不是本有之道。」卓拄杖，云：「若將取捨心忘卻，法法從教合自然。」

佛誕，熊有貴穿觀音大士金，請上堂。「瞿曇降誕，大士穿金，一個通身晃耀，一個上下獨尊。雖然，且道瞿曇未降誕之前、大士未穿金之際，你諸人還見上下獨尊、通身晃耀麼？倘若見得，不辜熊有貴發殊勝心、作奇特事，莊嚴大士、灌沐瞿曇，說甚麼南海岸、淨飯宮，一明而無所不明、一透而無所不透。如謂不然，聽取一頌：紫金淡掃芙蓉面，香水頻燒清淨身，未舉已前先薦得，飯宮南海不他尋。」以拄杖卓兩卓，下座。

中天，上堂。「節令屆中天，一無供大眾。」豎起拳頭，顧兩序云：「拳頭信手拈，以作沙糖粽。雖然，未審還有吞吐得下者麼？若有，不妨暗展鐵旗、明撾玉鼓，同山僧汨羅江上駕無底船。且道無底船作麼生駕？隨情擊纜招明月，取性推蓬看遠山。」

上堂。「拈椎豎拂，波吒不少；搖唇鼓舌，絡索太多。怎似珊珊明月，瑟瑟西風，鴻鴈穿雲天際，菊花倚笑籬東？飄飄黃葉舞長空，玉露涓涓濕桂叢，不是向上事，亦非教外宗。是非即且置，自舒自卷一句作麼生道？落霞與孤鶩，任運自西東。」

中秋，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這裏會得，便會靈山話的、曹溪指的、南泉斬的、寒山比的，說甚麼殿閣清涼、樓臺皎潔、竹影篩金、瑤階積雪，大家喫雲門餅、飲趙州茶？如會不得……」復以拂子打圓相，云：「仍向這裏薦取。」

重九，上堂。「纔經中秋，又值重九，人人登絕頂山，戶戶飲茱萸酒。」拈拂子，云：「正當恁麼時，還是佛法世諦？還是時節因

緣？」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這裏著得一隻眼，佛法世諦打成一片。」擊右邊，云：「這裏著得一雙眼，因緣時節放下兩頭，絕頂山點作黃金，茱萸酒翻成甘露。其或未然，四時催若箭，兩曜快如梭。」

上堂。問：「和尚朝朝說法，未審以何為據？」師豎拄杖，云：「以此為據。」乃豎拄杖，云：「這木上座能撐佛日、能豎宗乘，赤條條縱擒到處、孤迥迥殺活臨時，生死機關觸之即碎、無明窟子遇著便開，或有時敲風打雨、或有時荷月挑雲，祖道賴斯傳持、人心憑此直指，德山一生用頂[寧*頁]眼正、臨濟三頓喫佛法無多，不涉漸次揮掃一大藏經、不立功勳匡扶千七百個，頭頭孤特、處處主張，說甚麼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顧左右，云：「且道木上座具何道理而能有如此之奇特？孤根自有擎天勢，非比尋常曲糸支。」

上堂。「研真真絕相，斷妄妄無蹤。真妄一齊了，日頭東畔紅。且透明本有一句作麼生道？萬派無非水，千花總是春。」

淨明胡居士請上堂。問：「達磨遺下一隻履時如何？」師云：「要汝蹋實。」進云：「恁麼則婆心太切。」師云：「切忌謗伊。」乃云：「達磨遺履一隻，雨打風吹有日，今朝陞座無他，為要諸人委悉。」驀豎拂子，召大眾，云：「還委悉麼？若委悉得，不獨會達磨遺履之消息，便會諸人無欠之本真；脫或未能，莫道不疑好。」便下座。

受知如師暨紳衿檀越諸山耆舊等，請住蓬來永興禪院。

三門。「門搖芳樹綠，徑砌落花紅。一杖橫肩至，蹋開春幾重。」拽拄杖便進。

佛殿。「兩袖峰頭月，半肩嶺上雲，通身無不是，何用禮迦文？雖然，也須互相恭敬。」展具便拜。

據室。「方方一丈間，此日何期據。既作師子王，應居如是處。」喝一喝。

四眾請開示，上堂。「靈山秘旨，剎剎全彰；少室真宗，塵塵盡露。超群拔萃的，直下荷擔；迷頭認影的，當面錯過。」豎拂子，召大眾，云：「即今鶯啼似管，木嚮如琴，巒聳佛頭之青，竹拖鳳尾之狀，重重無盡，一一交羅，可以一見破狐疑，一聞便透脫，何須敲床撫几、鼓舌搖唇？先哲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復豎拂子，云：「且道是大道？是真體？是聲色？是言語？於此辯別得出，始知聞聲悟道誠非虛語，見色明心是乃真宣。倘或未能，不免頌出：眉邊盡是真如境，耳底無非般若宗。透得這些關捩子，千差萬別盡圓通。」擲拂子，下座。

師剃髮，屈桂枝請上堂。問：「昨日髮覆如雲，今朝頂圓似月，且道昨日的是？今朝的是？」師云：「庭前雙樹拂晴空。」進云：「恁麼則兩彩一賽去也。」師云：「高著眼。」乃拈拂子打圓相，云：「會麼？這裏會得，便會金刀由此舉，螺髮由此斷，說甚麼昨日今朝兩彩一賽？其或未然，更聽饒舌：昨日密雲鋪世界，今朝獨露一輪孤，分明揭示無遮障，未審諸人見也無？」復以拂子打圓相，下座。

法空友人供新法衣，請上堂。問：「法空供衣即不問，和尚登座且道得何祥瑞？」師云：「雲飛碧漢天垂彩，木遶長江地發藍。」進云：「未審如何受用？」師云：「但恁麼受用。」問：「龜能斷人禍福，因甚自不知其死？」師云：「一夜六花鋪大地，幾山猿兔盡迷窩？」問：「昨日蓬萊山，今日三元閣，兩頭俱截斷，和尚向那裏安身立命？」師豎拄杖，云：「這是那一頭？」僧擬議，師便打。問：「雞足山頭纖毫不露，三元堂上文彩全彰，且道古今相去多少？」師云：「兩輪日月耀乾坤。」進云：「恁麼則非今亦非古，無舊復無新。」師云：「闍黎讚嘆有分。」乃云：「無上田衣血點紅，綿綿密密不通風，山僧披向華王座，儼若祥雲覆太空。白玉黃金未足酬價，吳綾蜀錦弗敢爭先，會麼？庾嶺當年提不起，今朝揭示與人看。」

披剃，上堂。「疏雨布長空，斷雲卷幽谷，堂前鐘鼓催，請登曲彔木。菊香冉冉而穿人之鼻孔，林葉紛紛而換人之眼目。」拈拄杖，云：「惟我木上座不為境轉、不被時遷，懸日月於個中、打風雨於劫外。倘若會得，始知當人分上無形無段、何俗何僧？如會不得，把定繩頭須薦取，莫教徒入我門來。」

為生母披剃，上堂。「枕石眠雲業有年，曾無一法與人傳，今朝披削慈幃老，撾鼓陞堂震大千。舉起智慧刀，斷一髮而髮髮皆斷；拈出調御服，披一縷而縷縷皆披。即此鞠育身，圓成六和相，玉軸琅函隨心檢閱，蒲團竹椅任意跏趺，趙州茶依時漫飲，金牛飯隨分飽餐，說甚麼承歡膝下、舞綵堂前？正恁麼時，如何是解脫慈幃、知恩報恩一句？」以拄杖劃一劃，云：「當陽劃斷紅塵路，直下打開解脫門，信手攜慈登覺岸，更嫌何處不酬恩？」

元旦，上堂。「一天佳氣，兩字春王，頭頭現瑞，物物呈祥，鳥雀傳如來心印，山川露本地風光，木人讚頌，石女歌揚。雖然如是，且林下衲僧又作麼生話會？兩行偈演松窗靜，一瓣香焚化日長。」復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鏡清道：『有。』又問明教，明教道：『無。』」師云：「二尊宿一個暗裏抽橫骨，一個明中墮舌頭，檢點將來，大似一隊無孔鐵鎚。今日有問：『新

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劈脊便棒。」目顧左右，云：「且道古今優劣在甚麼處？」便下座。

操捕胡檀越為姪男祥明拖白，請上堂。「莫占水雲隊，仍歸將相門。貝葉靈文依然歸我龍藏，經裘肥馬照舊共爾良朋。憑歌艷麗詞章，休唱無生曲調。竹葉酒隨情飲去，趙州茶當面還來。只須叩首庭參，再莫和南問訊。松門竹徑從茲告別，紅塵鬧市自此嬉遊。正恁麼時，如何是據款結案一句？撾鼓陞堂放爾曹，棒頭劈脊與攔腰。他年變化龍門上，記取來時路一條。」下座，以拄杖直打出院。

辭院，陞座。「道人行履，如鶴如雲，要住即住，欲行便行。其住也，有松可餐、有澗可飲、有葉可書、有石可坐；其行也，有笠可頂、有雲可披、有山可觀、有水可翫。敢問大眾：且道行住相去多少？倘若會得便會，不離家舍，常在途中；常在途中，不離家舍。苟或未能，兩隻草鞋獰似虎，一枝竹杖活如龍。」以杖橫肩，下座。

（安順府金鳴寺嗣法門人慶緒，捐刻
本師和尚語錄第壹卷，附藏流通。伏願玉軸吐長
明之月，琅函生永茂之春。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慶緒等編

上堂二

康熙壬子二月初一，受威武守禦所美升趙護法暨紳衿眾居士等請，就關聖祠結制上堂。師以杖指法座云：「這個寶座隨處高登，昔年陞於鎮西，今日陞於威武，致使龍象交參、人天圍繞。雖然如是，大眾還知出處麼？若知出處，何妨攜手共陞？如其未知，山僧獨坐去也。」拽拄杖遂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自從說破，不敢囊藏，此是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先師靈隱文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燈傳不盡綿綿續，生度有緣處處逢。」斂衣敷座，維那白椎竟，師云：「燭花光寶座，香霧噴人天，若是英靈客，何妨信手拈？」顧左右云：「有麼？有麼？」問：「離四句、絕百非，意旨如何？」師云：「遍界且無藏覓處。」進云：「恁麼則天上人間去也。」師云：「分明一點座中圓。」問：「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和尚知不知？」師云：「不知。」進云：「既是善知識，如何不知？」師云：「若知則不是善知識。」問：「達磨未到東土時如何？」師云：「處處白雲橫谷口。」進云：「到後如何？」師云：「家家紅杏出墻頭。」問：「如何是大死的人？」師云：「七花八裂。」進云：「如何是大活的人？」師云：「八裂七花。」進云：「死活拈過一邊，速道，速道。」師驀頭一棒，云：「是死？是活？」進云：「蒼天，蒼天。」師云：「蒼天，蒼天。」進云：「二俱若是，是何意旨？」師云：「一張沒絃琴，對枝無孔笛。」問：「昨夜鼓玄風，鐵樹吐花紅。玄風即不問，花紅時如何？」師云：「你的眼睛為甚被他換卻？」進云：「古人為何又道見色明心？」師云：「莫謗他古人。」問：「學人以虛空為鼓，和尚如何下椎？」師以拄杖當頭一擊，僧作聽勢，師云：「切忌承虛接響。」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山光水色。」進云：「如何是無生法忍？」師云：「鳥語溪聲。」進云：「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穿衣喫飯。」乃云：「春色平鋪，法筵肇啟，香雲鶴雲并布，花雨膏雨齊飛，萬象揚眉，森羅吐氣。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正恁麼時，時節因緣且置，作麼生是佛性義？」舉拂子，云：見麼？「見麼？這裏見得，則山河國土、草木昆蟲悉現清淨法身也。」擊香案，云：「聞麼？聞麼？這裏聞得，則風動水流、猿啼鶴唳悉說無生法忍也。」按下拂子，云：「會

麼？會麼？這裏會得，則拈香撥火、待客迎賓悉露本地風光也。到這境界，則虛空為鼓、鐵樹花開，以至大活大死、已到未到，料得少人知、絕百非、離四句的無不米釋，可謂一明一切明、一透一切透。」召大眾，云：「山僧恁麼漏逗，眾中莫有同見、同聞、同會者麼？若有，不妨同歌白雪、共唱陽春；如無，山僧自歌自唱去也。」以拂子擊香案一下。復舉：「圓通和尚開堂，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師云：「圓通老漢雖是家風迥別、手眼超群，檢點將來不免腥臊遍地。今日山僧也無生藥舖開，亦無死貓頭賣。」舉拂子，云：「單憑這個，放大寶光、破諸幽暗，要令十方三世、九類四生，同開金剛正眼、共契涅槃妙心。雖然，未審與圓通是同？是別？雲向嶺頭拖雨去，鳥從花裏帶香來。」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李越生護法請上堂。問：「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時如何？」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問：「如何是清寥寥、曰的的的？」師云：「高著眼。」進云：「如何是孤迥迥、峭巍巍的？」師云：「高著眼。」進云：「恁麼則一箭兩垛去也。」師云：「闍黎傍觀有分。」問：「和尚辨才如此，未審昔日從甚麼處來？」師云：「阿鼻地獄裏。」進云：「他日又向甚麼處去？」師云：「阿鼻地獄裏。」進云：「既為人天師，因甚來去不離地獄？」師云：「此是山僧受用之所。」進云：「一切人還受用得否？」師云：「得即得，猶恐承當不下。」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明月與清風論道。」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溪聲共山色談禪。」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木人與石女來往。」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饑則進食。」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寒則向火。」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困則睡覺。」進云：「三玄三要如斯指，覿面一句若為論？」師云：「還我三玄三要來即向汝道。」問：「古人道：『門外春將半，山房總不知，可憐拄杖子，暗裏自抽枝。』如何是拄杖抽的枝？」師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問：「如何是威武境？」師云：「一溪綠水淘明月，幾個青山鎖白雲？」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手握敲風杖，身披無上衣。」進云：「無境無人時如何？」師便打。問：「是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秖如水竭山崩，雲月歸於何處？」師驀頭一棒，云：「在這裏。」進云：「恁麼則山雲水月不離和尚棒下。」師云：「知音不必重拈出。」問：「風從花裏香來，水向石邊流出，是禪否？」師云：「眼裏著沙不得。」進云：「泥牛吼月，木馬嘶鬬，是道否？」師云：「耳裏著水不得。」問：「與諸

佛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個裏人。」進云：「個裏還許壁立萬仞否？」師云：「非但壁立萬仞，從教萬仞壁立。」乃云：「問似雲興，答如瓶瀉且置，阿那個是你諸人自己？」眾無對。師復云：「這一段事只要個中穩密，自然左右逢原。適纔這僧問：『與諸佛為侶者是甚麼人？』山僧向道：『個裏人。』諸昆仲！且道此人具何手眼堪與諸佛為侶？倘若會得，便會風吹柳絮、雨打梨花，清寥寥、白的的，孤迥迥、峭巍巍，以至甚處來、甚處去，三玄三要、柱杖拂枝，威武境、境中人，水乾月歸處、山崩雲去時，風從花裏香來、水向石邊流出，泥牛吼月、木馬嘶風，法法頭頭無不是你諸人自己。還委悉麼？」卓拄杖，下座。

譚繼芳請上堂。「歷歷和風生上苑，悠悠鳥語囀喬林，欲知個裏真消息，試聽風聲與鳥聲。」以杖擊法座，云：「還識此聲麼？靈山拈花亦此聲，少室安心亦此聲，打車打牛亦此聲，踢倒淨瓶亦此聲，以至捲簾搖扇、擊竹觀桃、搖鈴舞笏、輥毬張弓無非此聲。還委悉麼？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又以杖擊座一下，下座。

大悲菩薩誕日，上堂。問：「天下同此日，大地曇花現，花現即不問，同的事如何？」師云：「吸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問：「大悲千隻手，那隻是正手？」師云：「楊柳枝枝綠。」進云：「大悲千隻眼，那隻是正眼？」師云：「桃花朵朵紅。」進云：「千手千眼蒙師示，頌祝一句是如何？」師云：「兩班龍象堂前立，一瓣心香信手焚。」乃云：「山際花含露，枝頭鳥弄音，良哉觀自在，此日示全身。垂一手，八萬四千母陀羅手俱備；舒一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皆然。所以無剎不現，無處不真，隨機應感，利濟群生，求饒益而饒益大，求福慧而福慧深。大眾！大悲方便之力理合如是，的當之處又且如何？」擊拂子，云：「還聞麼？」便下座。

本師靈隱老人忌日拈香。師拈起香云：「這老和尚生平的把柄盡在不肖兒手裏，今日要他上天堂也在不肖兒，要他下地獄也在不肖兒。既然，且道老和尚的把柄在甚麼處？」遂插香云：「見麼？」

朱世傑請上堂。問：「昨日杲日麗天，今朝瑞雪鋪地，還是神通耶？妙用耶？」師云：「任爾卜 度。」僧佇思，師震威一喝，乃云：「昨日杲日麗天，今朝瑞雪鋪地，分明揭示無私，要且不容擬議。還有不擬議者麼？」顧視左右，下座。

孔自還、楊嘉旺、林自奇請上堂。「無明即佛性，玉出頑石之中；煩惱即菩提，蓮開淤泥之內。大眾當知：麵在麥裏，米在穀中。會麼？河裏失錢河裏摝。」

李長庚請上堂。問：「如何是佛？」師云：「破糞箕。」乃云：「這裏撥得一線路去，始知雲門乾屎橛，些子不瞞；洞山麻三斤，纖毫無隱。到這裏，則煙雲竹樹莫不皆心，水鳥山花無不是佛，說甚麼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見道：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上堂。「未上堂時，誰當辯的？既上堂後，孰是知音？」良久，云：「不免舟橫緣水，棹舉清波，歌唐堯年，唱清平樂。何故？可惜連城璧，徒勞獻楚君。」

寶山皈一請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木上座為汝諸人轉大法輪了也，還會麼？倘若會得便會，沒絃琴裏落梅花，無根樹上巢靈鵲，木人撫掌，石女烹茶；如其未會，再煩木上座饒舌一上。」復卓拄杖一下。

定初監院請上堂。「一溪綠柳如煙，幾樹梨花似雪，誰謂寂爾無聲，晝夜熾然常說。正恁麼時，寂爾無聲的拈過一邊，熾然常說的如何話會？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美升趙護法為母蔡宜人延生，請上堂。問：「趙護法重重供養，且道得個甚麼？」師云：「得個億劫長存的。」進云：「若論這個，人人本有。」師云：「也須山僧說破。」問：「深重之恩莫過於母，未審將何報答？」師卓杖，云：「拈出無私一句子，從教何處不相酬？」進云：「如此則不獨報母深恩，四恩俱巴力盡。」師云：「幸得闍黎證明。」乃云：「今日乃美升趙護法尊堂蔡宜人誕日，來此選佛場中營齋供眾，敦請山僧陞座說法，頌祝尊堂大壽，山僧愧於舌短，無法可說。」豎拂子，云：「只將這個對眾拈出，你諸人若向這裏著得一隻眼，便知他尊堂的壽量大地莫能比、虛空莫能喻，到這裏非但報現在慈親，則過去七代先靈無不報答。還委悉麼？這般壽量如能會，是則名為報母恩。」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是今朝，天下同將惡水澆，澆得瞿曇無走處，藏身芥裏自叨叨。大眾！且道他說個什麼？他道：『自從降蹟閻浮世，水厄年年被一遭。』」

解制，美升趙護法請上堂。問：「如何是佛事周圓句？」師云：「摘下金鐘玉板。」進云：「如何是途中行腳句？」師云：「煩他竹杖芒鞋。」進云：「他日相逢又作麼生理會？」師云：「再理舊詞連韻唱。」乃云：「拽斷黃金鎖鑰，打翻白玉欄杆，放出一群獅子，吼遍綠水青山。」震威一喝，下座。

康熙壬子九月初一日，住安籠華光寺，休生監院請傳戒，上堂。問：「如何是安籠境？」師云：「玉泉寺對海潮寺，天榜山連萬壽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晨敲清磬，暮擊疏鐘。」進云：「人境蒙師示，清淨比丘如何不上天堂？」師云：

「道破了也。」進云：「破戒比丘如何不入地獄？」師云：「道破了也。」乃云：「未到安籠，扶笻頂笠，涉水登山，如雲如鶴；已到安籠，拈椎豎拂，說妙談玄，如象如龍。雖然，且道行腳與駐錫是同？是別？若道同，又有行腳、駐錫之分；若道別，又有殊途一致之謂。諸子還分疏得麼？若分疏得，不惟登其戒品，要且定慧雙融，說甚麼清淨比丘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脫或未能，只得落草盤桓去也。」遂傳戒，畢，下座。

郭維政、曾繼芳、郭登芳、沈代明請上堂。問：「如何是不二門？」師云：「四生同出入。」進云：「如何是一真界？」師云：「六道共安居。」進云：「如何是自在心？」師云：「孤雲野鶴。」進云：「如何是空花相？」師云：「暮雨朝煙。」乃云：「前日上堂轉法輪，今朝陞座法輪轉，顛拈倒弄為諸人，總要諸人開正眼。如是，則丹崖翠嶂悉皆不二之門，鬧市紅塵無非一真之界，說甚麼自在心、空花相？還委悉麼？瘦藤扶上孤峰頂，那個遊人眼不寬？」

周用明、楊世文、謝國芳、曾遣意請上堂。問：「如何是死句？」師云：「石頭。」進云：「如何是活句？」師云：「石上生苔。」進云：「死活且置，如何是十無話？」師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無底船？」師云：「橫撐綠水，順泊蘆花。」進云：「如何是無底缽？」師云：「滿盛香飯濟人天。」進云：「如何是無底籃？」師云：「攜從碧嶺去，滿載山花來。」進云：「如何是無根樹？」師云：「葉森森地。」進云：「如何是無孔鎚？」師云：「拈起則虛空粉碎，放下則大地平沉。」進云：「如何是無孔笛？」師云：「吹來句句落梅花。」進云：「如何是無縫塔？」師云：「滿載黃金骨，彌封青蘚痕。」進云：「如何是無鬚鎖？」師云：「鎖斷要津，不容走作。」進云：「如何是無絃琴？」師云：「高山流水韻悠悠。」師云：「如何是無星秤？」師云：「輕重瞞他不得。」進云：「十無蒙指點，如何是祖祖傳不盡的？」師云：「還我十無話來即向汝道。」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禪？」師云：「爐內烹茶月落泉。」進云：「如何是戒？」師云：「松頭挂錫雲生樹。」乃云：「梵鐘扣處高低應，法鼓鳴時上下聞。這裏若能親透脫，何須欲我話無生？」擊拂子，云：「還聞麼？若也聞得，始知死句也在裏許、活句也在裏許，甚至十無禪戒總在裏許。正恁麼時，殊途一致的句作麼生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臘八，雷應富請上堂。問：「嶺上梅花笑，爐中香氣紛，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未上堂時已道破。」進云：「明星朝北拱，綠冰向東流，如何是如來成道句？」師云：「踏著秤鎚是鐵團。」進

云：「檀那傾心設供，大眾恭敬圍繞，和尚如何指示？」師云：「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繫樹頭風。」乃云：「一點明星照四維，十方國土悉同窺，慚他黃面瞿曇老，打失蒼蒼兩道眉。大眾！那裏是他打失處？」良久，云：「個中有話無人說，付與金雞午夜啼。」

康熙癸丑，住雲南廣西府玉皇閣。佛成道日，陳壯猷、龍應秀、芍國用、王振乾、張騰芳、楊舜昌、朱色艷、呂岐鳳等請上堂。「去歲今朝安籠說法，今年此日瀘西上堂，可謂遇緣即宗，隨處作主。」舉拂子，云：「且道是安籠的？瀘西的？於此緇素得出，則他方此土無殊，去歲今年不別。脫或未能，聽取一頌：一年一度慶斯辰，雪壓嶺香自紛。」以拂子向空點，云：「會得明星高照處，這邊那畔復何分？」

為母歸元尼三週，上堂。問：「前日上堂慶佛，今日上堂薦母，且道前日的是？今日的是？」師云：「一粒瓜子兩瓣殼。」進云：「如此則忠孝全歸和尚。」師云：「又恁麼去也。」乃云：「瞿曇為母升忉利，羅卜 尋娘詣獄門，獨有梅溪分外別，華王座上薦慈親。喝轟處，地獄天堂打成一片；棒落處，無明佛性坐斷兩頭。雖然，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遂拈香，云：「也甚奇怪，適纔拈一瓣返魂香，引得我舟在山僧拄杖頭上現三十二種妙相，諸人見麼？」擊香案，云：「又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聞麼？這裏見得分明、聞得的當，則人人圓秋本體非在別處，個個無字真經不越其中，天堂地獄匪差殊，佛性無明豈間隔？正恁麼時，當下解脫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喝似雷聲轟劈面，棒如雨點擊當頭，我慈是日承茲力，脫體風光任自由。」

本師靈隱老人忌日拈香。「屏山似畫，瀘水如藍，無別為供，信手憑拈。」插香便拜。

住雲南蒙化府等覺寺。師誕日，了然僧綱請上堂。問：「法身等虛空，本無生滅，和尚如何有生？」師云：「秖因生滅不相干，故現光明於此日。」進云：「現後如何？」師云：「青山照舊，綠水依然。」進云：「無山無水時如何？」師震威一喝，僧亦喝，師云：「爾我俱喝，賓主在甚麼處？」僧轉身打一圓相，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問：「如何是一體大道？」師云：「庭前兩樹柏，座上一瓶花。」問：「昔日世尊降誕，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朝和尚生辰，露何手眼？」師云：「拄杖七尺長。」月朗問：「和尚生辰即不問，且道受性者誰？」師云：「堂堂一個月朗。」進云：「悟性者誰？」師云：「堂堂一個月朗。」乃豎拂子，云：「自得先師斷拂子，魔宮虎穴恁麼舉，只知隨處利群生，不覺今年四十矣。秖見蒼松稽首，白石和南，溪

撫伯牙之琴，山展僧繇之畫，無生曲庭前鳥唱，不老詞簾外風宣。雖然，怎奈露柱未肯相許。何故？他道：『仁者！無生無滅，非減非增，同於金剛，常住不朽。如何還有這個在？』時燈籠聞如是說，向前驀豎一指，曰：『且道是生滅耶？非生滅耶？增減耶？非增減耶？試道看。倘若道得，許爾啟如是口，演如是義。不然，如人說食，終不濟饑。』與論至此，忽被個傍不肯的一喝喝散，惟見香騰寶篆，蠟吐優曇，龍象繞法座之前，鐘鼓震雲天之上。正恁麼時，且不涉增減，是非得失的句如何舉似？雙塔如峰排檻外，清泉似帶遶門前。」

本師靈隱老人忌日拈香。師詣案拈香，展禮竟，召大眾云：「年年此日爇栴檀，歲歲今朝展布單，引得燈籠并露柱，一齊撫掌笑喧天。且道他笑個甚麼？笑山僧世相不忘。」

佛誕，灼然尼請上堂。問：「龍象雲臻即不問，世僧降誕事如何？」師云：「特地始稱尊。」進云：「秖如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還有過也無？」師拈拄杖云：「這是甚麼所在，容你覓過？」乃云：「庭前蒼樹啼幽鳥，郭外青山捲翠雲，一枕薰風眠未已，諸僧請慶釋迦文。雖然，秖如這僧問：『當時雲門欲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國天下太平。還有過也無？』山僧向道：『這是甚麼所在，容你覓過？』諸人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則山僧未上堂時已慶了也，烏用撾鼓椎鐘、搖唇鼓如而謂之慶耶？如其未能，帶累釋迦老子年年於此日惡水驀頭淋。」

康熙丙辰歲，受雲州張太守洎檀越居士、諸山禪德請，住玉閣禪院。

三門。「百雉連雲橫戶外，千峰積翠擁門前。諸人看取腳跟下，莫錯臨機一著先。」拽拄杖便進。

大殿。「馬牛憑我應，仙佛任他成。但得空諸相，何須立假名。還有空得者麼？如無，不免將錯就錯。」展具便拜。方丈。「這個所在，諸佛於此轉法輪，列祖於此傳心印。山僧今日到來又作麼生施設？棒似三春雨，喝如五夜雷。」卓拄杖，喝一喝。

結制，太守張護法設齋，請上堂。指法座，云：「千華砌就，百寶堆成，佛佛共坐，祖祖咸陞。今日現於一毫端上，還有與山僧同登者麼？」良久，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卓拄杖，遂陞。拈香祝聖畢，再拈，云：「這瓣香，棒頭花劈，喝下圓成，昔年馥郁黔山，今日澄清昆水。此是第三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先師靈隱文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直指佛祖根源，永作人天眼目。」斂衣敷座。維那白椎竟，師云：「若論第一義諦，未陞座時松聲竹籟已道了也，更要畫蛇添足作麼？於

中倘有未會者，出眾相見。」問：「孤將入雲陽即不問，忽遇百萬雄兵到來，如何抵敵？」師豎拄杖，云：「單憑一柄吹毛劍。」僧退後，師云：「草賊大敗。」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幾片閒雲飛嶺上。」進云：「如何是涅槃妙心？」師云：「一輪杲日挂天邊。」問：「如來成道二千餘年，和尚成道多少年也？」師云：「忘卻了。」問：「四大五蘊本自空寂，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卓拄杖一下。進云：「可謂不涉語言最親切。」師云：「切忌錯下註腳。」問：「生從何來？」師云：「沒蹤跡處。」進云：「死從何去？」師云：「沒蹤跡處。」進云：「蹤跡既無，甚處住腳？」師云：「沒蹤跡處。」問：「和尚婆心處處，且道為個甚麼？」師豎拂子，云：「為要交代這個。」問：「選佛場開，以何垂示？」師云：「痛棒熱喝。」進云：「恁麼則祖道重興，宗風再振去也。」師云：「有勞讚頌。」乃云：「也大奇，也大奇，將謂拂衣徑過，豈知留錫於茲？選佛場一期結就，龍象眾兩序整齊，金鐘扣處靉靆香雲布座，玉板鳴時繽紛花雨飄墀，可謂法不孤起，仗境而立，道無方所，隨寓即施。」驀豎拄杖，云：「會麼？這裏會得，始知此個消息，如風之在竹、月之在池，不容話會，秖許自知。大覺仙厚著面皮，假一花而拈示；老迦葉萬沒奈何，破雙眉而笑嬉。是以，冤流六十九，遞序到山緇，山緇無別有，單憑杖一枝，魔宮倒挈、虎穴顛提，劈聖解於頃刻、破凡情於片時，致令青山撫掌、綠水揚眉，泥牛踏月吼、木馬驟風嘶，三世能仁憑斯契證，歷代開士即此傳持。正恁麼時，古今同化一句作麼生道？歲歲梅花和雪綻，年年楊柳帶春垂。」結椎，下座。

默契監院請開示，上堂。「道人胡不耐清閒，撥草瞻風入市寰，秖為祖庭多寂寞，故呼明月守柴關。山僧雖則志耽泉石、骨老松雲，而於接物利生之心尚未冷湫湫地，是以策七尺笻，量不盡之青山；著一緉履，涉無窮之綠水。或避風雨於樹下、或挂蒲團於旅亭，遵先賢之直指，慨此日之荒涼。然道假人弘，非人何以揚化？琴借指押，無指豈能發音？是知究竟在人而不在法。今承默契大德懇請陞堂，說無生忍，然而無生法忍本自歷然，毫無隱覆，且又榴開庭際、燕語簷前，枇杷園裏低垂、梅子枝頭盡熟，重重揭示、一一敷陳，何待山僧搖唇鼓舌而後謂之佛法耶？於此會得，始知佛法在一切處，一切處即是佛法。」顧左右，云：「山僧與麼漏逗，也是第一等不著便的。若是靈利衲僧，一場好笑。何故？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摸壁行？」卓拄杖，下座。

楊勳、楊雲章、楊准、葉勝祖請上堂。「前日上堂，語言直示；今朝陞座，棒喝交馳。引得薰風生席，梅雨飄簾，當窗樹色蒙蒙而映，襲衲蓮香冉冉而來。雖然，未審諸人正法眼明否？若也明得，

始知妙道目前觀，真宗耳底透。所以長慶七蒲坐破，卻在捲簾處發明；香嚴五載白巖，而於擊竹時打徹。是知從上先德，不離見色明心，聞聲悟性。」召大眾云：「這般說話，大似守株待兔，求劍刻舟。何故？有聲有色如斯會，無色無聲愁殺人。」

上堂，舉：「老宿云：『結制得數日也，水牯牛作麼生？』一老宿云：『結制得數日也，衣線事作麼生？』一老宿云：『作麼生？作麼生？』」師云：「三負老宿恁麼作略，也是烏焉成馬？大眾！山僧結制得數日，也不問水牯牛，也不問衣線事，也不問作麼生？只要諸人饑來飽餐，困來熟睡。」召大眾云：「還有這般漢麼？若有，出來打禾山鼓，唱清平樂；如無，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

張聖質秀才請上堂。「山僧連日把堂陞，單以杖頭而接引，惟有今朝不恁麼，只教薦取吾無隱。」豎拂子，云：「會麼？即今蘭膏焰炯，柏子香清，幾般花綻庭前，一色草青階下，頭頭不別，處處匪殊，只要諸人盡底荷擔，勿留些子。」顧左右，云：「還有荷擔者麼？若有，不負聖質秀才生希有心、梅溪長老出廣長舌；如無，未免葛藤一上。」復舉：「黃山谷問黃龍禪師：『如何是吾無隱乎爾？』龍云：『公問木犀花香麼？』谷云：『聞。』龍云：『吾無隱乎爾。』谷乃大悟。」師召大眾，云：「黃龍當時一言，山谷便乃悟去。山僧今日與麼，諸人因甚不會？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陳大廷請上堂。「為訪吾門最上乘，幾回冒雨到雲城，今朝陞座無餘示，仍指中庸一點誠。從上諸儒莫不以此一誠而入、裴相國以此一誠而了心黃檗，白居易以此一誠而請益鳥窠，韓昌黎以此一誠而參禮大顛，張無盡以此一誠而發明兜率，從上諸儒既以此誠而入道，今日山僧亦以此誠而說法。只此如是之法，奉為陳大廷并法筵清眾，伏願正心誠意之旨直下圓通，了生脫死之方當陽透脫。正與麼時，薦取一句作麼生道？但得不欺於個裏，自然在處合中庸。」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師云：「今日有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便擊禪床，云：『諦聽。』大眾！且道雲門的是？山僧的是？這裏定當得出，則雲門不先、山僧不後；倘或未能，聽取頌出：胡餅拈時超佛祖，禪床擊處震虛空；秋來金菊含霜冷，春到桃花吸露紅。」

戴居易秀才乞受三皈，請上堂。「不負靈山記莂來，幾曾參禮法王臺，而今欲返圓明本，自性三皈為指開。何謂自心佛？即此靈然獨耀，亙古恒輝，無差無別，非修非證者是。何謂自心法？既了本心之佛，則逢緣不惑，觸境露機，事事圓常，頭頭如理者是。何謂自心僧？既證自心之法，則濟物應緣，如水中月，清清湛湛，不染一

塵者是。此乃自心之三寶也。諸佛得此心，故曰能仁；諸法詮此心，故曰秘典；眾生了此心，故曰力生。而過去諸佛、法、僧，自心三寶已證，汝今翹勤合十，向我傾誠，自心三寶現證。倘能奉持此教，誨示後人，明其此心，自心三寶未來同證，是知此心包太虛、羅國土，可謂眾生即佛、佛即眾生，不曾差別一毫。以此心而悟佛，何佛不悟？以此心而詮法，何法不詮？以此心而了僧，何僧不了？知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則罪性本自空寂；知此心清虛靈妙、活卓圓明，則拈香、撥火、喫飯、穿衣，一一無非佛事；知此心在在不隔、處處皆真，則西方即在目前，以之雪罪而罪雪、以之率道而道成。能如是，則悟佛無佛可悟、詮法無法可詮、了僧無僧可了。」拈拂子，云：「山僧揭示如斯，汝能透脫也未？若能透脫，則汝未跨門時，自性三皈已受；山僧未上堂時，自性三皈已說。倘或不爾，未免頭上安頭。」遂唱三皈，下座。

披剃，上堂。「圓頂當陽露，雲衣直下披，廓然三際斷，何處不光輝？」

解制，上堂。「四月十六結卻布袋口，大家在裏許磨褌嚓褲、苦骨勞筋；七月十六解開布袋口，大家出外邊擔囊負缽、涉水登山。雖然，秖如不結不解之時，你諸人在甚處住腳？若知住腳所在，則三千世界總一道場、百億河山皆一佛剎，有情、無情是中出入，真諦、俗諦此內交參，何須九旬白足、三月調心？正眼觀來，卻是畫地為牢、無繩自縛。正當恁麼時，本分說話且置，臨行慶賞一句作麼生道？竹杖肩頭橫皎月，芒鞋足底踏秋雲。」

師誕日，眾居士請上堂。「去歲今朝，等覺寺中雲水聚；今年此日，玉閣堂前龍象臻。梵鐘響天上人間，法鼓聞他方此界。是則是，怎奈山僧無所從來？既無所來，即今在座說法的是誰？於此倜儻分明，不妨共飲曹溪水，同餐栗棘蓬。如其未能，髮從今日曰，花是去年紅。」

本師靈隱老人忌日拈香。「雲州城畔，玉閣堂前，吾師忌日，一瓣香拈。大眾！先師老人來也。風吹岸柳千尋綠，雨點庭桃一色紅。」

（三官殿嗣法門人海偉，捐刻本師和尚語錄第二卷，附藏流通。伏願長開般若之花，永結真如之果。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上堂三

住師宗州觀音閣。師誕日，趙養浩、張甲科、楊英、張懋猷、雷運通、杜貞、杜元、徐明、朱超鳳、蔡萬高、徐運通同監院海順等請上堂。問：「久嚮和尚悟入三摩非生非滅，因甚又道降生？」師云：「獨露堂堂人不會，故將安置在斯辰。」問：「海眾雲臻即不問，和尚示生有何祥瑞？」師云：「半嶺雪梅，一庭煙柳。」進云：「祥瑞且置，秖如師陽眾信精誠，未審利益有多少？」師云：「數不完，記不盡。」問：「如何是一無歸萬有？」師云：「春暖百花放。」進云：「如何是萬有歸一無？」師云：「秋深萬木凋。」進云：「有無未彰，如何領會？」師拈拄杖，云：「向這裏薦取。」空徹問：「人人念佛，佛念甚麼？」師云：「念。」空徹問：「和尚生辰即不問，二親劬勞如何報答？」師拈拄杖，云：「單憑此個力。」乃云：「寒暑去來疾似箭，居諸往返快如梭，一從策杖來昆水，彈指經今六載過。而今欲返夜郎去，不意諸檀留此住，各以一香并一花，持來為我祝初度。兼請陞堂把舌饒，頻撾法鼓震丹霄，一條白棒驀拈出，下下都從痛處敲。點點血星飛碧漢，星辰日月悉昏暗，盲龜跛鱉怕怖生，稽首座前乞方便。我宗從不涉言詞，只貴當人直下知，設使與君談論得，瞿曇詎肯拈花枝？應識人人本體具，一非即也一非離，秖因妄想與攀緣，所以長年相鈍置。二六時中須自強，莫教碌碌背圓常，眼前日子如花費，只恐臨時徒自傷。趁斯力健與身壯，抖擻精神做一上，非滅非生坐斷來，無生曲子憑敲唱。無生曲子且置，如何是非生非滅一句？秋來諸樹皆凋葉，春到群花盡吐香。」卓拄杖，下座。

觀音誕日，眾戒子請上堂。問：「祖道中興，如何舉唱？」師云：「春風浩浩如雷吼。」進云：「王道遐昌，如何讚頌？」師云：「祥雲冉冉覆河山。」進云：「秖如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又作麼生？」師云：「村歌社舞自成曲。」問：「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意旨如何？」師云：「這是甚麼所在，說秋說夏？」進云：「如此則慶誕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三瓣栴檀，一雙樺炬。」乃云：「幾片錦雲騰梵闕，一簾膏雨點禪林。陞堂為慶圓通誕，聽得黃鸝講佛心。」擊禪床，云：「聞麼？聞麼？於此聞得，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更說甚麼三摩地、自在心？南海岸、紫竹林，紅桃綠柳盡是滿月慈容，鳥

語風聲無非普門舌相。」顧左右，云：「且塵塵覿面一句作麼生道？見聞端的如能透，等閒何處不圓通？」卓拄杖，下座。

十月初一，傳戒，上堂。「四月初八說戒，純清絕點；十月初一說戒，絕點純清。雖然，怎奈天榜山未肯點首。何故？他道：『仁者紹祖基業、傳佛心宗，何不橫拈白棒、直指根源，使人當機徹證、直下荷擔？傳甚麼龍盂虎錫、臥具田衣？講甚麼冰清梵行、雪淨毘尼？不見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時珍珠泉忍俊不禁，乃勵聲曰：『爾這漢又偏耶？豈不聞：禪定智慧以戒為基、菩提涅槃以戒為本？三世能仁，孰不由斯證道？歷代開士，阿誰越此度人？故曰：過去諸如來，斯門以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與論至此，笑忽霜風入座、寒月澄空，珍珠泉依然湛湛、天榜山照舊巍巍。敢問大眾：且道天榜山說的是？珍珠泉說的是？試分析看。若分析得，則山僧四月初八與十月初一說未曾說著半字、諸人十月初一與四月初八受未曾領受一法，圓陀陀人人本有、光灼灼個個不無，到這裏一任手把豬頭、衣包狗骨；其或未然，且將新戒體，搭起舊袈裟。」

惺源請上堂。「霜風颯颯，林葉飄飄，涼霧籠山頂，寒雲鎖樹梢。山僧掩室把爐燒，聽得堂前鐘鼓敲，偶登曲彔木，棒喝不相饒，驚起海底泥牛吼，崖前石虎哮。大眾且道：明甚麼邊事？俱胝但把指頭豎，普化惟將鈴鐸搖。」卓拄杖，下座。

到普安縣綠蘿庵，尹正楚、黃玉科、馬顯成、張夢蘭等請上堂。「爛熳春光二月天，桃花是處吐枝鮮，靈雲打失娘生眼，流播人間今古傳。」豎拂子，召大眾，云：「那裏是靈雲打失眼目處？試檢點看。檢點得出，始知重重煙景非從別處開敷，歷歷風光盡在個中發現，說甚麼劉阮溪邊馬蹄踏踏、王謝堂上燕語嘈嘈？塵塵華藏門，處處真如界。雖然，眾中莫有不被境轉者麼？如無，不免據款結案。粉蝶尋芳穿檻外，金鶯出谷繞枝頭，雖然滿目皆春色，切忌遭他換兩眸。」

康熙乙未六月十二，受駐防王守戎洎眾居士等請，住普安縣圓通寺。到院，上堂。「圓通山頂，別是乾坤，雲樹參天，樓臺接日，鳥頌劫前之韻，泉鳴個裏之琴，可謂古今勝地，龍象真蹤。到此不弘宗教，禪子何以知歸？不免八字打開，普使當機透脫。」震威一喝，云：「聞麼？這裏聞得，始知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又喝，云：「且道這一喝是賓？是主？是照？是用？於此脫然省去，一任作宗門真表。臨濟遠孫四料揀斬新，揭示三玄，要劈面指揮，說甚麼金剛王劍踞地，師子探竿影草，喝不作喝？脫或未能，仍向圓通山頂一一覷破始得。」

浴佛，上堂。拈拄杖，云：「這裏是毘嵐園無憂樹，悉達太子即今下生，手指兩儀、足行七步，諸人見麼？」卓一下，云：「又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聞麼？若也聞見分明，可謂人人兩耳圓通、個個雙眸炯碧。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到這裏，始知二千年前九龍吐水浴的與今日一眾舉手澆的無二、無別。既無二、又無別，則古之悉達即今之悉達、古之四月八即今之四月八，何有纖毫之變易哉？雖然，即如四月初八已前，還有山僧啟口處也無？」顧視左右，下座。

傳戒，上堂。舉袈裟，云：「會麼？這裏會得，便會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講甚麼防非止惡、重難輕遮？如謂不然……」遂度袈裟，云：「且從這裏擔荷。」

師於康熙癸亥冬還貴筑之棲霞。乙丑冬，撫軍慕大檀越暨闔省文武諸公重建本山，值豎殿日，師集眾上堂。揮拂子云：「棲霞開建百餘春，幾度遭逢兵燹傾，不是宰官垂護念，曇花焉得復重榮？」召大眾云：「諸昆仲！看看此山，形肖鷲峰，勢凌霄漢，一水拖藍於側，群峰俯首於前，花吐色香，鳥談梵偈，巍然高拱北闕，卓哉偉壯南黔。始闢於先明弘治之年，復經於本朝義王之建，廣集龍象，大結勝因，豈意甲寅鋒鏑，殿閣頹然，雲水蕭條，香花澹寂？不期我撫軍慕大檀越并闔省文武諸公不忘靈山記莂，咸生希有信心，金布滿園，剎新一色，欲令慈風再扇，慧日重明，喝震洞口之雲，棒敲松頂之月，可謂曹源復漲，覺樹再春。然雖若是，你諸人還知慕大檀越并文武諸公信心出處麼？若知出處，何妨一毫端上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脫或未然，不免重宣以偈：此段因緣非偶然，大都種自劫初前，祇園今日重彪炳，永壯皇圖億萬年。」下座。

昊天閣落成，開光，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云：「諸昆仲見麼？此是清淨自然覺皇如來三千二百劫所證之光，所謂大神通光、大慈悲光、大喜捨光、大忍辱光、大平等光、大柔和光、大自在光、大利益光、大如意光、大智慧光、大吉祥光、大解脫光、大功德光、大皈依光、大圓滿光、大無礙光、無能勝光。今日在我開府慕公不思議海中放於棲霞頂上，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於中山河國土、動植飛潛，凡遇斯光者，悉皆當地解脫。」召大眾，云：「既是清淨自然覺皇如來所證之光，因甚又在開府慕公不思議海中放出？這裏會得，始知人人六根門頭靡不放光動地，個個五蘊山中不無吐瑞凌虛，又何有聖凡之別、迷悟之分？敢問大眾：開光稱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琳宮重建覆金仙，盤結紅雲勢自然。」以筆點一點，云：「十七大光開此日，人間天上照無偏。」

佛成道日，觀音寺松雲禪人同眾請圓戒，上堂。「不住皇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太無端，明星一點凌空現，照得頂[寧*頁]沒半邊。」拈拄杖，召大眾，云：「諸昆仲！那裏是迦文老人頂[寧*頁]沒半邊處？這裏會得，便會大地普觀，奇哉三歎，以至赤雙足、披凍雲，下山談空說有，拈花枝、付正法，教人遞代流通。到這裏，則比丘二百五十戒不具已具，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未圓已圓，又何須鳴鐘陞座、析相分條而謂之戒耶？倘或未能，一年一度逢斯日，引得諸人說悟迷。」圓戒畢，下座。

康熙丁卯年正月十五日，開府慕大檀越請就本山結制，糧憲慈母傅太夫人營齋，請上堂。師詣座前，震威一喝，云：「喝震雲開獅嶺外。」以杖擊座，云：「杖敲花吐鳳山前，棲霞頂上燈王座，信步高登孰敢先？」顧左右，云：「還見麼？」策杖便登。拈香，云：「這瓣香，位尊北闕，壽等南山，放之則千邦皆治，卷之則萬國咸寧，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四海宴而干戈息，八方靜而甲馬休。」次拈，云：「這瓣香，義清似水，節重如山，凝瑞氣以擁一人，結祥雲而覆萬姓，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並及重建本山都憲慕大檀越暨通省當道勳貴，伏願當作皇圖柱石，恒為佛國金湯。」再拈，云：「這瓣香，冤深河海，禍重丘山，棒喝叢中一度得，人天座上四回拈，供養前住普門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先師靈隱文老人，用酬法乳，伏願生生誨人無倦，世世接物有方。」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舉拂子，云：「秖這個，若喚作第一義諦，顢頇不少；不喚作第一義諦，錯過太多。」顧左右，云：「且作麼生是第一義？」問：「靉靆祥雲橫谷口，繽紛瑞氣結峰頭，如何是東山境？」師云：「生春石一嶺，集鳥樹千株。」進云：「群緇雲集法曇殿，共和陽春一曲新。如何是東山人？」師云：「拈杖撐禪月，陞堂佈法雲。」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秖如傅太夫人來山營齋供眾，還是為純嘏永錫？還是為海屋添籌？」師云：「一片春風生隴陌，無邊花柳綻江濱。」進云：「恁麼則一箭落雙鵰也。」師云：「幸得上座證明。」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師云：「日出峰巒香閣暖，風生林壑石門寒。」進云：「如何是率性之謂道？」師云：「渴飲饑餐情落落，冬裘夏葛意翛翛。」進云：「如何是修道之謂教？」師云：「說偈雲生案，談經月滿堂。」進云：「一簾春色人皆見，獨有吾師見更真。」師云：「是峰皆聳翠，無鶴不棲松。」問：「道本無言，為甚說許多絡索？因言顯道，究竟來原無一字。還是說的是？不說的是？」師云：「桐葉秋風剪，杏花春露滋。」進云：「和尚切莫向語默裏轉。」師卓杖，云：「是語？是默？」僧罔措，師便打。一僧作禮起，目顧四方，云：「是處俱不見，未審向

那裏見？」師云：「有見見時非正見。」僧四方作聽勢，云：「是處俱不聞，且道向那裏聞？」師云：「不聞聞處是真聞。」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鈴鳴風過處。」進云：「一歸何處？」師云：「犬吠客來時。」問：「十五日已前當轉何法？」師云：「梅雪飄香侵丈室。」進云：「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師云：「爐煙結篆出廊楹。」進云：「十五日已後如何話會？」師云：「鐘鼓堂前如擊動，人天座下定交參。」問：「法座巍巍，人天濟濟，和尚以何法利人？」師云：「短杖敲開銅嶺月，圓音驚起聖泉龍。」進云：「如此則黔南眾姓均霑法雨去也。」師云：「不勞讚嘆。」問：「昔日說法昆水，今朝說法黔山，未審昔日的是？今朝的是？」師云：「日月兩輪光宇內。」進云：「恁麼則遇緣即宗，隨處作主去也。」師云：「香花一路擁杖頭。」乃云：「昆池遊罷轉黔南，掩室棲霞經幾年，今日開堂祝聖壽，龜毛拂柄又重拈，是以龍象交參，歌皇風之地厚，水雲聚集，頌佛日之天高，不期我傅太夫人生希有心，營殊勝供，敦請山僧弘揚此道，偉濟人天，欲說即心即佛，猶是玉蝶穿花零碎錦，欲說非心非佛，又成金鶯擲柳亂垂絲，不免將此龜毛拂柄拈向諸人面前註解一上，致令賢愚老少知心源水源共湛，貴賤高低識性月山月同輝。」遂拈拂子召眾云：「諸昆仲看看，這龜毛拂柄一自普門室內得來，幾向華王座上拈出，能殺活於當機、能縱奪於覿面，只是觸不得、背不得。雖則觸、背不得，卻能放大寶光照諸剎土。是故，諸佛於此得之，談空說有；列祖於此得之，接物利生；聖君於此得之，垂衣治化；宰輔於此得之，福國庇民；庶民於此得之，起家治業；衲僧於此得之，演教弘宗。」按下拂子，云：「龜毛拂柄既有如是光明、如是利益，因甚又借傅太夫人信心為之點出？於此會得，不特會拂柄光明一切遍覆，便會夫人信心億劫長存。到這裏，則鳥啼花落，無非即心即佛之玄；風清雲澹，盡是非心非佛之妙。明歷歷諸佛分上，此段光明不增；活潑潑眾生分上，此段光明不減。正所謂：黃頭碧眼難開口，白牯狸奴易展眉。正恁麼時，各各圓成、各各具足則且置，如何是開堂祝國一句？慈風扇處山河固，玉版鳴時日月長。」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即不為人。』」師云：「秖如山僧今日高登寶座、普集人天，且道：為人是？不為人是？於此下得一轉語，不惟不觸於三聖，亦且不背於興化。脫或不能，聽取一頌：悠悠綠水拖雲澹，岌岌青山捧月明。但得消閒三昧法，橫拈短杖任遊行。」結椎，下座。

明空曹居士設齋，請上堂。士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雲瓢雪笠走風塵。」士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逢場作戲任

歌舞。」士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堂前撾鼓四方聞。」士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坐斷白雲不出戶。」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南明水泛釣魚船。」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銅峰頂上月孤圓。」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石洞橫穿照壁山。」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陞座宜撾鼓。」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聽法要知音。」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受齋須捧缽。」進云：「玄要機關雖迥別，不出尋常十二時。」師云：「只容如是知，不許恁麼道。」乃云：「三玄三要，展個裏之風光；四主四賓，印劫前之春色。當陽如領會，不必棒如雨點；直下若承當，何須喝似雷轟？人天眼目憑開，佛祖權衡任握。」顧左右，云：「要識玄要機關麼？鳥聲春裏碎。要識主賓意旨麼？山色雨中多。」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霞章監院請上堂。問：「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著半字，且道說的是甚麼法？」師卓杖一下，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不會正好受持。」問：「如何是祖祖傳不盡的？」師云：「撐天拄地一枝杖。」進云：「如此則將作何用？」師云：「打雨敲風處處拈。」問：「海屋添籌從此始，南山層次數偏長，蟠桃一粒大如斗，信手拈來獻法王。」遂豎起拳，云：「且道和尚向何處下口？」師便打。進云：「恁麼則通身慶快。」師復打。問：「法堂高闢聳東巖，瑞草琪花擁壽臺，獅子吼時天地動，聖凡濟濟盡歸來時如何？」師云：「共看香雲結碧嶺，同聞法鼓震丹霄。」進云：「秖如世尊出摩耶胎，指天指地，與和尚登寶王座，豎拂拈椎，是同是別？」師云：「風搖楊柳一江綠，露潤桃花夾岸紅。」進云：「恁麼則世尊眉橫，和尚鼻直。」師云：「春色一般露，騷人幾樣吟？」僧禮退，師拈杖卓一卓，云：「這木上座與山僧同壽，從無始來至於今日，同行同住、同坐同臥、同喜同怒、同哀同樂，秖是窺覷不得、思量不得。何故？稍起思量，而墻千尺；纔涉窺覷，白雲萬里。諸人還委悉麼？若能委悉，不特與山僧同，則過去莊嚴劫千佛已同、現在賢劫千佛亦同、未來星宿劫千佛當同，乃至西乾四七、東土二三，居廛力生、遁跡道者莫不皆同。到這裏，原來金剛壽量人人具足、個個圓成，非南山之可倫、非東海之可比。正恁麼時，有情、無情與木上座同壽則且置，如何是數不完、計不盡的花甲？琪枝歲歲逢春發，好鳥年年逐暖啼。」

糧憲夫人周氏初度設齋，請上堂。問：「一華開敷，千葉周匝；一佛出現，千佛讚揚。且置，獨踞孤峰頂時如何？」師云：「橫按莫邪全正令。」進云：「今日周夫人壽誕，開無盡藏、結殊勝緣，如何是因齋慶讚一句？」師云：「綠水青山談壽量。」進云：「如此則壽山與江山並峙。」師云：「碧霞紫霧結星台。」問：「今日周

夫人母難之期來山營齋供眾，莫是求福如東海麼？」師云：「移花兼蝶至。」進云：「莫是求壽比南山麼？」師云：「買石得雲饒。」進云：「如此則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師云：「不須重道破。」乃云：「連日上堂，講心說性、論妙談玄，波及大眾立機立境，山僧動棒施喝。今日上堂，心性不講、玄妙不談、機境不立、棒喝不施。」拈拄杖，云：「單憑這個與周夫人點出不可說不可說智慧海，一一流出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福德門，一一含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壽命聚，一一聚中或現大身、或現小身、或現男形、或現女形，凡有所為悉皆顯現。諸人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始知周夫人智慧、福德、壽命盡未來際不曾增、盡未來際不曾減、盡未來際不曾生、盡未來際不曾滅。到這境界，則南山萬仞莫能比其高、東海千尋莫能喻其廣，又何須華封三祝、海屋添籌？」召大眾，云：「如何是周夫人永同金剛不壞朽壞一句？宵宵銅鼓峰頭月，日日棲霞嶺上雲，不變不遷明歷歷，亙今亙古鎮長春。」

二月初八日，撫軍慕大檀越設齋，請上堂。拈香，云：「此香無聲無臭，不蔓不枝，拈起則瑞擁皇圖，放下則祥凝佛國。爇向爐中，奉為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重建本山大功德主慕大檀越，伏願道心共佛日長明，智種同金剛永固。」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問：「都院以平等心設伊蒲供，於中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未審和尚如何證明？」師云：「百花叢裏過，片葉不霑身。」進云：「如此則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幸有知音識短長。」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啣花獻？」師云：「富在深山有遠親。」進云：「見後為甚不啣花獻？」師云：「貧居鬧市無人問。」進云：「如此則幾片閒雲歸去後，一輪孤月照山川。」師云：「不因瑞木空中墜，怎得寒梅江上開？」進云：「正所謂金從礦裏出，玉自石中生。」師云：「一般真切意，能有幾人知？」問：「孔子有云：『吾道一貫。』曾子應唯。是何旨趣？」師云：「半雷從地發，無處不春回。」進云：「瞿曇拈花，飲光微笑，如何話會？」師云：「杏花含露放，粉蝶逐風來。」進云：「雖然如是，且道儒釋端的在甚麼處？」師驀頭兩棒。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日和尚東山陞座，且道得何意旨？」師云：「聳聳群峰皆俯首，悠悠萬派盡朝宗。」進云：「恁麼則不負四眾臨筵鐘鼓震，開府營齋龍象臻。」師云：「知恩有幾人？」問：「露地白牛眠淺草，穿雲鐵鷂遶晴空，此段消息和尚知否？」師云：「不知。」進云：「和尚與麼，學人不與麼？」師云：「一枝短拄杖，對柄斷拂子。」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且道參個甚麼？」師云：「參汝不會的。」進云：「學人擬欲進步，不知樓閣門從甚處入？」師卓

杖云：「向這裏來。」進云：「謝師指引。」師云：「切忌錯下腳頭。」問：「春回大地先天洩，是和尚語否？」師云：「曾恁麼道來。」進云：「且如九十日前這片春光從甚處發？」師云：「拄杖頭上。」進云：「九十日後又向甚處去也？」師云：「拄杖頭上。」進云：「正當恁麼時又在何處？」師云：「拄杖頭上。」乃云：「吐玉碧桃開夾岸，拖金細柳拂層臺，乘時敲唱陽春曲，幸有知音接拍來。須是恁麼人方佐恁麼事，欲佐恁麼事還他恁麼人，方使宗風不墜，道眼流通。流通且置，作麼生是道眼？莫是青山綠水麼？未免住於色相；莫是鶯啼燕語麼？未免住於音聲。大眾！聞見既都不是道眼，畢竟在甚麼處？這裏見得端的，始知我慕大檀越天爵、人爵齊修，選官、選佛兩得，說甚麼共打無腔鼓，同撐不二門，扶破沙盆於今時，拋爛冬瓜於那畔，露鳶飛魚躍旨趣，洩水流風動機緣。到這裏，則河圖、洛書端由莫測，妙德、空生玄妙罔知，三賢啟口無能，十地退身有分，又何須動棒似雨、施喝如雷？與麼會去，從教佩佛祖靈符；如是觀來，亦可攜仲尼日月。然後，現丈六金身於一莖草上，不為分外；納百億須彌於一粒粟中，又有何妨？正與麼時，如何是慕大檀越互相激揚一句？玉板聲傳雲谷外，曇花香發仕途中。」下座。

諸山禪德營齋，請上堂。「半月濃陰鋪四野，一朝杲日麗高亭，諸禪潔治酥酡供，請我陞堂轉法輪。拂子揮時，古洞孤巖悉皆吐氣；杖頭卓處，枯松稿竹莫不回春。引得鳥語關關，清木入之耳底；谷風習習，煖石女之面門。樵人腰斧登危岡，野水拖藍投古渡。此是諸山禪德同設香飯、共結勝因，撥去千層障雲，露出一輪杲日，致令有情、無情霑不盡之光輝，真諦、俗諦樂無為之至化。敢問大眾：陽回大地則且置，未審這段濃陰收向甚處？」卓杖，云：「但向聲前親薦取，休從言下錯商量。」下座。

洪邊門一興劉居士率眾檀信營齋，請上堂。問：「今日陞堂無別問，君臣五位請師宣。」師云：「逐一問將來。」進云：「如何是君？」師云：「萬國咸欽仰。」進云：「如何是臣？」師云：「丹心貫太清。」進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雖然居九五，寶光左右飛。」進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秉節清寰宇，傾心仰聖顏。」進云：「如何是君臣合道？」師云：「恩深似海乾坤宴，義重如山社稷安。」問：「昔日釋迦老漢未說法時，先拈大乘、中乘、小乘，今日和尚登寶王座，還是以小喻中、以中喻大？」師云：「這是甚麼所在？說大、說中、說小？」進云：「因甚又道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師云：「山僧這裏總不恁麼。」進云：「何故長者於火宅門外推出三車？」師卓杖，云：「且道這是那一

車？」進云：「如是則窮子鼓掌去，堂堂信步歸。」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僧禮拜，師乃云：「連日未陞法堂，案上塵生一尺，層層霧鎖獅山，疊疊雲封照壁，惹得銅鼓巖皺眉蹙額、筆架峰短嘆長嗟，偶逢檀信設伊蒲敦請山僧說法，要句下澄清五位、聲前點破三乘，焂忽照壁雲收、獅山霧斂，銅鼓巖撫掌生歡、筆架峰揚眉發笑。」拈拄杖，召大眾，云：「且道證明的是阿誰？」良久，云：「有意尋思全不見，無心晤對甚分明。」卓拄杖，下座。

寒食，道淨桂居士率眾檀信等營齋，請上堂。問：「今日清明節，哭聲震野雲，是何意旨？」師云：「總為靈源未透，真際未歸。」進云：「東山堂上又作麼生施濟？」師云：「棒敲山石裂，喝震髑髏穿。」僧作禮，師乃云：「枯林膏雨潤，峻嶺鶴雲拖，子規啼血染江濱，蛺蝶尋芳穿徑岸。有者放紙鳶於綠野，有者指酒舍於花村，有者灑淚荒坵，有者燒錢古塚，惟有東山了無是事。堂前輕敲鐘鼓，座上演說無生，致令人人三世父母直下透徹靈源，箇箇歷劫宗親當陽頓歸真際。敢問大眾：乘時普濟一句作麼生道？禁煙節令屆今朝，撾鼓陞堂震碧霄，一曲無生唱未已，三途六趣盡高超。」卓拄杖，下座。

本師靈隱老人忌日，上堂。拈拄杖云：「識先師來處麼？」卓左邊一下，云：「春來草木含芳。識先師去處麼？」卓右邊一下，云：「秋到峰巒削色。還識先師不來而來、不去而去處麼？」卓中間一下，云：「宵宵月朗長空，日日風清八極。你諸人還委悉麼？如其委悉，始知先師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法身克滿十虛，法雨灑周三際；設或不能，酥酡妙供真前列，牛首名香鼎內焚。」以杖三卓，下座。率眾至影堂，拈香上供畢，便歸方丈。

（雲南師宗州萬壽庵嗣法門人海聞，捐刻
本師和尚語錄第三卷，附藏流通。伏願曹源涸而
復長，覺樹凋而再春。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上堂四

玄帝聖誕，開府慕大檀越營齋，請上堂。「竹樹參天碧，峰巒潑黛青，中丞營妙供，慶祝蕩魔尊。」拈拄杖，云：「還見蕩魔天尊也未？倘若見得，始知仙佛同源，玄禪不二，說甚麼明心見性之旨、抱元守一之方？一則不負大中丞營齋，一則不負老東山饒舌；設或不能，未免兩枝樺炬燒丹圃，一縷龍涎爇紫臺。」下座。率眾詣玄武殿，拈香上供畢，便歸方丈。

非聞胡居士率眾檀越營齋，請上堂。「棲霞昨夜吼風雷，李白桃紅笑滿腮，引得諸檀新發意，穿雲踏翠飯僧來。敢問大眾：那裏是諸檀新發意處？」拈拄杖，云：「見麼？見處明，則月橫青漢、嵐遶丹山，處處現清淨身。」卓杖一下，云：「聞麼？聞處通，則鐘傳蘭谷、鼓震石門，頭頭出廣長舌。又何須攝心覓佛於長年、翹首問法於永歲？」召大眾，云：「聲色叢中透脫且置，諸檀圓無漏果一句作麼生道？聖泉日日寒濤發，獅嶺年年野色青。」復舉：「龐蘊居士將家財傾向湘江，學出世法，到石頭處，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石頭以手掩士口，士乃有悋。後到馬祖處，亦如是問，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遂作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師云：「龐公只知斷煩惱而覓菩提，不解就塵勞而作佛事，怎似非聞居士并眾檀越也不傾財水底、也不問道叢席，將此平等信心直下打破慳囊，來我棲霞治齋結眾，豈不超出龐老一頭地哉？雖然若是，且道：古今相去多少？鳥帶香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下座。

照壁山軌度法主設齋。師上堂：「風和遍界，日麗長天。山色展半滿之科，水聲談空有之教。你諸人還領會得麼？若領會得，始知琅函光吐三千界，玉軸香生百億春。如領會不得，問取軌度和尚去。」便下座。

傅太夫人為先慈董氏忌日飯僧，請上堂。問：「昔日瞿曇升忉利天為母說法，未審瞿曇之母成佛也未？」師云：「問取拄杖子。」進云：「光目女詣地獄門為母說法，未審光目之母成佛也未？」師云：「問取拄杖子。」進云：「即今傅太夫人為母忌辰，請和尚上堂說法，未審太夫人之母成佛也未？」師云：「問取拄杖子。」進云：「且道今昔相去多少？」師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進

云：「報恩一句，請師不吝。」師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母恩。」鎮遠僧淳澤問：「和尚朝朝說法，夜夜小參，且道一真法界在甚麼處？」師云：「鎮遠到此七站。」僧擬議，師打云：「路程也記不得。」問：「如何是有漏因？」師云：「去年殿破。」進云：「如何是無漏果？」師云：「今歲修完。」進云：「有漏、無漏蒙師指，即今傅太夫人先慈靈魂在甚麼處？」師豎拄杖，云：「見麼？」問：「明明現於目前，因甚不睹其色？」師云：「襄陽橋是九洞。」進云：「歷歷彰於耳底，因甚不聞其聲？」師云：「文昌閣是三層。」進云：「和尚信手拈來固是親切，教學人向那裏領會？」師云：「要過便過，要升便升。」進云：「恁麼則傅太夫人先慈即此證彼去也。」師云：「但從穩處行，斷斷不失足。」乃云：「金鶯也解饒長舌，飛向柳陰啼未歇，石女風前側耳聽，聲聲說破無生滅。你諸人還聞麼？若也聞得，始知生死關頭依妄而立，來去路徑無奈而名。正恁麼時，如何是傅太夫人先慈董氏迥然獨步一句？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業。」卓拄杖，下座。

高鵬舉率眾檀信設齋，請開示，上堂。問：「龐公有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有所未解，請和尚一一註腳。」師云：「不辭向汝道。」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共集東山頂。」進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為？」師云：「七尺單前豎脊梁。」進云：「如何是此是選佛場？」師云：「人非人等皆成佛。」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卓杖，云：「莫負今朝共舉揚。」進云：「如此，則眾信未設齋前，齋已受竟；和尚未說法時，法已聞周。」師云：「知音不必重拈出。」問：「如何是無孔笛？」師云：「吹出哩囉句，驚惺夢中人。」進云：「如何是無絃琴？」師云：「彈來不落宮商調，惟有知音唱和高。」進云：「如何是無底船？」師云：「渡盡聖凡，載餘風月。」進云：「如何是無根樹？」師云：「枝枝撐白月，葉葉鎖寒雲。」進云：「如何是無陰陽地？」師云：「物物普擎，步步踏著。」進云：「如何是無底缽？」師云：「隆龍歸正覺，貯水潤青蓮。」進云：「如何是無鬚鎖？」師云：「把斷十方界，妖狐難遁逃。」進云：「如何是無底籃？」師云：「不惟攜錦鯉，還教盛活蛇。」進云：「如何是無星秤？」師云：「等閒提在手，輕重怎瞞伊？」進云：「如何是無縫塔？」師云：「收盡黃金鎖子骨，任他佛眼也難窺。」問：「諸檀登山營齋，和尚揮麈說法，如何是利人意旨？」師云：「老鴉關從北去。」進云：「利人如是，利已又作麼生？」師云：「油榨關向南行。」進云：「如此則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師云：「呂翁曾道過，不

煩汝再拈。」問：「有佛處不可住，向甚麼處住？」師以拄杖打圓相。進云：「無佛處急走過，又且如何？」師亦以拄杖打圓相。進云：「走住不立，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復以拄杖打圓相。進云：「恁麼則酒肆淫房隨撒手，從教何處不風光？」師云：「且緩緩。」問：「學人出家二十餘年，參禪無禪，學道無道，生死作麼生了？」師云：「無參無學處，是名閒道人，還有什麼生死？」僧擬議，師便打。問：「昨朝陞座薦亡，今日上堂開導，還是昨日的是？今日的是？」師云：「雲飛天不動，風過樹多聲。」乃云：「昨日椎鐘薦慈，今朝撾鼓開導，雨棒回潤焦枯，雷喝疏通玄要，露拄撫掌高歌，燈籠破顏微笑，但能直下承當，便是西來大道。」卓拄杖，下座。

糧憲傅大檀越追嚴營齋，請上堂。問：「傅府追嚴請和尚說法且置，如何是先大人忌辰已前的事？」師云：「柳陰深處黃鸝囀。」進云：「如何是忌辰已後的事？」師云：「梅雨霏時山舍涼。」進云：「然雖若是，即今先大人還是生兜率天？還是生極樂國？」師云：「何方不現本來身？」問：「君恩、親恩，何恩為重？」師云：「湛湛波光千頃碧。」進云：「天德、地德，何德為大？」師云：「重重山色一般青。」進云：「和尚如斯指示，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明明已道破，不必更思尋。」問：「釋迦與孔子鼻孔是同是別？」師云：「兩耀長明光大塊。」進云：「恁麼則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也。」師云：「水山相共吐長春。」問：「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因甚地藏之母入於地獄？」師云：「嘛呢叭[口*彌]吽。」進云：「畢竟作麼生得出？」師云：「嘛呢叭[口*彌]吽。」問：「生亦無生，滅亦無滅，生滅既無，即今傅先大人一靈真性在甚麼處？」師云：「主山前，案山後。」進云：「恁麼則歷歷明明不覆藏。」師云：「逢人不得錯舉。」乃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召大眾云：「也甚奇怪，適纔山僧舉則古人公案，引得龜毛拂子向前正色厲聲曰：『這是甚麼所在？說父、說母、說佛、說道。』語猶未已，不覺兔角拄杖出班瞋目責之曰：『這是甚麼所在？不容說父母，不容說佛道。』兩爭不已，忽然無位真人出來緩緩道之曰：『你二人不必爭論，曾聞即此是？離此是？』又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時龜毛拂子與兔角拄杖聞如是說，各自默默隱去。」復召大眾云：「諸昆仲！山僧如斯漏逗，你諸人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始知傅先大人即生死而證解脫，即煩惱以悟菩提，到此則君恩、親恩其報，天德、地德同酬。脫或未能，更聽一偈：劬勞一本如山重，德澤兩間似海深，個裏若明恩自報，更於何處覓疏親？」下座。

閩臺杜檀越設齋，請上堂。問：「閩臺現宰官身，說法濟民無有窮已，因甚和尚口喃喃地？」師云：「借他落花天，吹我無孔笛。」乃云：「今日乃閩臺杜大檀越來山飯僧之期，強山僧吹無孔笛賞太平時。然而無孔笛子，五音齊之不能、六律並之不得，有時橫吹月下，塵勞夢惺於片時；有時三弄風前，曠劫春回於頃刻。雖然，秖是不容別者知，惟許知音識。」拈拄杖，召大眾，云：「正當香雲繞座之時、花雨凌空之際，還有知音者麼？若有，不負杜大檀越傾信心而事佛、捐俸祿以飯僧；如無，不免山僧自和去也。」卓拄杖一下，云：「此曲秖因天上有，人問能得幾回聞？」下座。

撫軍闔衙官眷營齋，請上堂。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禪堂梯子十七步。」進云：「恁麼則夜靜家家月，春回處處花。」師云：「山城燈火幾千重。」問：「未登座時佛法在甚麼處？」師云：「玉帝閣前花綽綽。」進云：「已登座時又在那裏？」師云：「捨身巖下樹叢叢。」僧作禮，師云：「會麼？」僧擬議，師云：「當機不領會，辜負一簾春。」問：「寶藏重重鎖，無匙怎得開？」師云：「是星皆拱北。」進云：「謝師不吝。」師云：「無山不帶雲。」問：「日日陞堂，時時說法，未審法從何轉？」師云：「黔靈山七高八低。」進云：「秖如新殿未修，舊址未關，和尚向何處下腳？」師云：「南明水左曲右灣。」問：「如何是諸佛世界？」師云：「野色彌東嶺，人煙多北城。」進云：「如何是眾生世界？」師云：「入京朝帝主，定是出南門。」問：「古德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樹，樹下有人。請問佛法還道得也未？』」師云：「襄陽橋下水偏綠。」進云：「可謂不涉唇齒最親切。」師云：「鐘鼓樓前貨更多。」進云：「雖然一枝無孔笛，吹出清音更有誰？」師云：「將謂無人識，誰知有子期？」問：「如何是佛？」師云：「頂上旋螺青鬱鬱。」進云：「如何是祖？」師云：「手中拄杖赤條條。」進云：「如何是超佛越祖的句？」師云：「待汝超越來即向汝道。」僧擬議，師連打兩棒。問：「趙州狗子性，頻年究有無，秖因放不下，策杖奔雲途。如何是雲途中事？」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進云：「如何是到家意旨？」師云：「亦好與三十棒。」僧作禮，師云：「狗子佛性即今在甚麼處？」僧豎指，師云：「總好與三十棒。」乃云：「棲霞危嶺峙城東，竹樹高撐慧日紅，睡起登樓頻眺望，人家恍在畫圖中。綠水穿橋兮，盡露僧繇旨趣；白雲環岸兮，全彰摩詰風光。逴得便行，頭頭即第一義天；提得便走，處處皆真三昧海。所以道：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又何須重重問來、一一答去？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則諸檀齋嘗受之

無愧，自己家珍撒出何妨？脫或不然，尋春應到雪深處，翫景須登最上巔。」顧視左右，下座。
伍文權居士設齋，請上堂。問：「如何是過去心不可得？」師云：「昨朝旭日融融。」進云：「如何是現在心不可得？」師云：「今日和風拂拂。」進云：「如何是未來心不可得？」師云：「來朝慕府大齋，諸山齊赴。」進云：「三心既不可得，即今問答的是那一心？」師打，云：「是那一心？」乃云：「春三月已前，百卉萌芽，群花含秀；春三月已後，農忙白晝，犢臥柳陰；正當春三月，林園現色身三昧，鳥鵲轉根本法輪，萬象森羅展個裏之生機，十虛三際布劫前之光彩。」驀豎拄杖，云：「且道是春三月已前的？春三月已後的？正當春三月的？這裏分析得出，始知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卓拄杖，下座。
法雲庵若虛上座率諸禪眾設齋，請上堂。問：「金鐘玉板挂棲霞，一曲無生唱最佳，哩哩囉囉囉哩哩，不知清韻落誰家？」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識。」進云：「如此則不落宮商角徵羽。」師云：「唱和風前也不妨都管。」問：「豎指拈拳誰領會？痛棒爇喝我亦疑，今日數般俱不用，親切一句請師提。」師云：「杲日當空現，清風匝地來。」進云：「恁麼則應作如是觀。」師云：「切忌遭他換兩眸。」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事的否？」師云：「一片西風凋萬木，半輪明月印千江。」進云：「今日方知只這是，從前枉用許多功。」師云：「欲獲驪珠握，須教大海乾。」問：「山花開處玄機露，夜月圓時性體輝，個裏原來無罣礙，包含天地任施為。正恁麼時，和尚如何利人？」師便打。進云：「如此則山川皆錦繡，草木盡文章。」師又打。乃云：「棒頭領旨，喚甕作鐘；喝下承當，指鹿為馬。說心說性，通身泥水；舉古舉今，遍地荊棘。所以道：關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頻呻，曲為中下。正恁麼時，如何是不落蹊徑一句？」卓杖，云：「凡聖從來不二家，挺身擔荷總無他，生前面目青山月，個裏風光上苑花。舉足低頭皆活計，拈香撥火即生涯，雖然處處無遮覆，一涉思量事若麻。」下座。
新舊二城眾檀信設齋，師傳沙彌戒，上堂。「活潑潑的何等好，無端自把繩索加，直饒縛得如山穩，正眼觀求亦是邪。」豎起如意云：「且道是邪是正？於此分析得出，始知舉足低頭全彰戒式，揚眉吐氣悉放戒光，說甚麼息惡？說甚麼行慈？到恁般田地，脫灑花街不礙，逍遙柳巷何妨？還委悉麼？大悟不拘小節上，香象豈遊兔徑中？」復舉：「昔有二比丘山中結庵，同修梵行。一日，一比丘下山行乞，一比丘在庵中禪定或坐睡，因而睡著，為一樵女偷犯淨戒，乃內心不悅。同庵僧歸，且說上事，行乞比丘大怒，提棒欲打樵女，樵女驚走，失足墜巖而死。時二比丘共語曰：『我二人，一

人無心氾淫，一人無心犯殺。』共往優波離尊者處懺悔，尊者以小乘結罪。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之人，轉生疑怖，復往維摩居士處說罪，維摩曰：『此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甚麼處？』時二比丘當下大悟。」復豎如意召大眾云：「且道二比丘未見維摩之前與見維摩之後相去多少？」眾無對，師復云：「未見維摩山捧月，維摩見後月橫山，欲知持犯無多子，伸手原在縮手間。」

廣東街眾信設齋，師傳比丘戒，上堂。問：「九十春光過目前，三根椽下日勤參，好機盡是鶯啼破，放去收來任往還且置，秖如未受戒已前是甚麼人變淨為穢？」師云：「藕穿陸地為荷葉。」進云：「已受戒後轉穢為淨又是阿誰？」師云：「筍過東家作竹林。」進云：「受與未受還許兩處看取也無？」師云：「雲擁千花座，香清百寶臺。」乃云：「榴花乍吐庭前，梅雨初霏簾外，法堂鐘鼓輕敲，請說大比丘戒。」豎起如意，云：「會麼？於此會得，便會清淨比丘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到這裏則咳唾掉臂，法法具足，拈香撥火事事圓成，說甚麼十三重難、十六輕遮？僧燦祖空其罪性，不過知冰是水；高沙彌衣缽不受，無非識火即燈。是故，眾生起無邊惑業，諸佛制無邊戒法，惑業既消，戒法安用？」復豎如意，云：「且道：是惑業？是戒法？這裏煤墨得出，堪與僧燦祖同日而語，高沙彌攜手偕行；如其不爾，坐臥經行須體究，動靜忙閒應好持，持到雙忘罪福處，肉案酒樓悉戒基。」

圓菩薩大戒，上堂。「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莊嚴為佛事、有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棲霞這裏以圓戒為佛事，然而戒之一字乃成佛之大本、證果之總要，是故三世能仁以之示涅槃妙心、歷代開士以之傳正法眼藏、今日山僧以之為諸人圓心地戒法。雖然若是，且道音聲、香飯、莊嚴、光明四種佛事與山僧圓戒佛事是同是別？若緇素得出，不獨諸人心地戒法當下頓圓，則胎卵濕化、鱗甲羽毛、山花水石、雲林煙島以至一切種種無不頓圓心地戒也。還委悉麼？佛境雖多不遠求，大都秖在一毛頭，道圓覺性般般具，妙契真空法法週，無影林間拴野馬，不萌枝上鎖狂猴，如能這裏承當去，心地戒光隨放收。」

四月八日，撫軍慕大檀越營齋請浴佛，上堂。師拈匙灌沐畢，揮拂子云：「清和初夏正茲時，燕語簷前鶯繞堤，都憲傾心營妙供，請澆香水浴牟尼。」召大眾云：「諸昆仲！紅塵中迷卻多少人，不能優游清虛境內；清虛境內醉卻多少人，不能瀟灑紅塵中。惟根器超邁、意致殊特，紅塵、清虛融成一片，人情、道意渾合　處，雖心留宗教，處仕途而不礙；身著錦袍，遊覺海以何妨？若我都憲慕大檀越股肱王室、墻塹法門，凡值勝因靡不結集，可謂示現宰官身，弘通佛祖道。適薰風南來之際、金仙降蹟之時，捐俸來山治齋結

眾，不減張相國之於兜率、白侍郎之於鳥窠。然雖若是，且道這段殊勝因緣還是從父母未生前而發耶？已生後而發耶？倘若會得，不獨會都憲慕大檀越著錦袍而遊覺海、處仕途而扶宗教，便會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其或未然，不免以香水海為硯、須彌峰作筆，向碧空中聊書半偈，為我都憲慕大檀越塞責去也。佛誕欣逢夏正初，不期都憲治伊蒲，東山無可酬嘉德，半偈憑將空裏書。」以拄杖向空中作書勢，下座。

解制，上堂。「正月十五結制，溪邊雪解，隴上梅芳；四月十五解制，山前麥熟，田裏秧青。可謂韶華易邁，石火難留。然雖若是，未審諸人生死境界、迷悟關頭還曾坐斷也未？如是，不惟不辜九旬白足、三月調心，領痛棒於機前、受熱喝於座下，亦且不負中丞護念、群宰傾心，捐俸祿於個中、忘名分於是內。到此，何妨統無邊剎境為一微塵，無一塵不是大圓覺海；融十世古今作個念頭，無一念不是自恣時節。說甚麼集龍象於禪室、散雲水於天涯？任他春去夏來、日生月落，何干於我哉？脫或未能，饒你橫擔拄杖、緊峭草鞋，踏遍十虛、遊周三際，尚未能休歇在。珍重。」

復住鎮西忠義堂，海晴蔡居士率眾檀信營齋，請上堂。問：「去年此日說法會城東嶺，今年此日說法鎮西聖祠，去年今歲且置，如何是陽春遍布的消息？」師云：「鳥聲歷歷啼枝上，花影重重鋪徑邊。」進云：「未審利生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昨宵膏雨凌空布，今日和風匝地來。」進云：「如此則個個承恩去也。」師云：「賴汝證明。」乃云：「老僧一冬住鎮西，無禪可說，無道可傳，惟掩兩扇禪扉，向一爐松火，隨情卓爾，任性陶然，不期律回太簇，運轉洪鈞，是我闔境衿庶，強老僧陞華王座，播直指風，要令人人破妄顯真，個個即此證彼。老僧欲舉教乘為之發明，猶是三世能仁葛藤；欲動棒喝為之點破，又是歷代開士窩臼。不免舒一片鶴雲，將要津把斷；放半輪梅月，把雪浪絞乾。直教奇花瑞草吐本有之風光，槁竹枯松回不無之春色。敢問大眾：一冬已來何其密不通風？今日人天眾前因甚這般漏逗？」良久，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下座。

戊辰臘月初一日，糧憲傅太夫人設齋，師傳沙彌戒，上堂。「瑞木斜飛臘月一，四海水雲齊聚集；請演毘尼上法堂，陣陣梅花香撲鼻。」豎拂子，召大眾，云：「諸昆仲！還知此香來處麼？若知來處，則傳戒而無戒可傳、受戒而無戒可受。所以道：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復豎拂子，云：「且道是心耶？法耶？倘若會得，始知無傳之傳是名真傳、無受之受是名真受。到這裏，不惟不負老僧登壇饒舌，亦且不負夫人信心設齋；脫或未能，抖擻精神休負墮，初級重樓應好登。」

初五日，準提庵湛理庵主設齋，師說比丘戒，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日乃諸人求受具足大戒之時節也，檢點將來，你諸人眼能觀色相，耳能聽音聲，鼻能識香臭，舌能知酸甜，身能知冷暖，意能解分別，以至一切等處無不具足，烏用山僧集眾陞堂，分條析相，而謂之具足戒耶？不見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顧左右云：「山僧如斯告報，眾中莫有領會者麼？如無，不免落草盤桓，應斯時節去也。」遂說戒畢，下座。

臘八日，藩憲柯夫人設齋，眾請圓菩薩大戒，上堂。師以拂子向空點一點，云：「大眾見麼？這一點星象最是圓明、最是靈活，放之則光耀十虛、卷之則澄清萬有，故我大覺世尊於正覺山前一覷覷著，特地心花開放、道種圓明，便云：『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故有四十九年說、三百餘會談，末後拈花示眾、付囑傳衣，遞代相續一至於今，皆由這一點星象之所印也。然而這一點星象不大不小、非明非暗，諸佛分上不增、眾生分上不減，故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然雖若是，未審從甚處出現？若知出處，便會世尊悟處；會得世尊悟處，則諸人菩薩大戒不圓已圓、心地法門不證已證。還委悉麼？」復以拂子向空點一點，下座。

盂蘭會，黑神廟法姪靜止大師為師西竺和尚除禪，請上堂。問：「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未審孝滿後作麼生行履？」師云：「孤峰頂上吟風嘯月，十字街頭弄柳拈花。」進云：「如此則頭頭脫灑，處處縱橫。」師云：「也須到恁麼地始得。」進云：「一拳打倒棲霞嶺，一腳踏翻芳杜洲。」師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問：「西風侵梵宇，寒露點幽林，本自無來去，如何說死生？」師云：「淨法界身無出沒，悲願不忘示去來。」進云：「正與麼時，則西竺和尚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問：「庭前明月照，簾外木犀開，剛然隻履去，三週又到來。靜止大師攄誠懇請，未審和尚以何法禪服？」師云：「頻撾塗毒鼓，均灑甘露漿。」進云：「正與麼時，西和尚一靈真性脫灑何處？」師云：「鳳皇嶺橫眠倒臥，牛渡口闊論弘談。」進云：「如此則山橫清淨身，溪出廣長舌，非虛語也。」師云：「卻被汝道著。」問：「過去未來即不問，如何是現在的事？」師云：「人天普集登華座，棒喝弘開薦覺靈。」進云：「即今西和尚還來否？」師云：「芳杜洲邊常集鷺，南明水上每行舟。」問：「四大分張時，主人公歸於何處？」師豎杖，云：「見麼？」進云：「與麼則不生滅也。」師云：「汝見阿誰生滅來？」乃云：「桐葉斜飛飄野砌，蘆花半吐照深秋，道人睡起渾無事，倒

駕鐵船水面遊。隨情繫纜兮，聽霞騖以齊飛；任性推蓬兮，觀水天而一色。陶陶自得，落落何拘？不期我靜止大師悲生風木，會結盂蘭，投赤幅以攄誠，爇枯煙而稽首，敦請老僧為西竺和尚除禫說法。是以，撾塗毒鼓，震開兩岸白雲；灑甘露漿，浸破一帆明月。引得寒鷗合十，白鷺和南，漁火紅沙磧之中，鐵笛響滄浪之上。然雖若是，未審諸人還同見聞也無？若同見聞，不獨西竺和尚獲無生忍、證涅槃樂，則此方他界、久逝新亡，並及人人三世父母、歷劫親煙，齊上老僧鐵船，高登菩提彼岸。」顧左右，云：「普濟含識則且置，如何是西竺和尚獨脫一句？」擊案，云：「卓矣頓超無相國，端然正入妙蓮心。」復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山云：『曹山愛顛酒。』」師云：「你諸人還知曹山落處麼？若知落處，則知靜止大師劈舊案於劫前、唱新詞於此日，曠懷鬧市，闊步紅塵。倘或未能，聽取頌出：孝滿堂前不挂衣，通身輕快許誰知？閒來無事長街上，一步一聲風月詞。」下座。

廣生韓檀越請諸經到山，師上堂，舉拂子云：「見麼？此是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吐露的一大藏教，天龍鬼神、人與非人莫不頂戴奉行，誰知落在我祖師門下，被人喚作拴束牛馬的陳爛葛藤。老僧今日將佛也恁麼拴束於中、祖也恁麼拴束於中、聖也恁麼拴束於中、凡也恁麼拴束於中，乃至僧俗、男女、老少、貴賤、賢愚、山河、國土、動植、飛潛、舟車、屋宅、瓶盤、釵釧一切種種無不恁麼拴束於中，秖有一物恁麼拴束不得。因甚麼拴束不得？不見道：有一物，明歷歷、黑漆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他不得。你諸人作麼生會？倘若會得，不惟會釋迦老人四十九年說三百餘會談的消息，便會我祖師門下恁麼貶叱的道理；如其不會，老僧不免念一道真言而為守護。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唵。悉帝護。嚕嚕悉都嚕。只利波。吉利婆。悉答哩。布嚕哩。莎[口*縛]訶。」下座。

韓檀越供法衣，請上堂。「風和日麗早春天，花柳芬芳繞法筵，信手焚香窗下坐，檀那天外送金襴。」遂舉衣示眾，云：「諸昆仲！還見麼？劫前春色縷縷敷陳，教外真風絲絲顯露，羅紋結角處，摩醯三眼窺覷不能；線路通關處，大悲千手摸索不著。然雖若是，且道廣生韓檀越從甚處得來？若知來處，便知佛佛授手，惟授此也；祖祖相傳，惟傳此也。說甚麼持歸雞足山，鈍置大庾嶺？敢問大眾：金襴袈裟殊勝則且置，如何是廣生韓檀越不可思議一句？盡謂曇花覺地放，誰知火宅也開敷？」下座。

臘八，胡君選設齋，請上堂。問：「朔風生古渡，瑞雪擁層峰。殿閣增輝即不問，如來成道意如何？」師云：「冰解無非水。」進

云：「與麼則人人腳跟點地，個個鼻孔遼天。」師云：「梅開總是春。」問：「匝地六花呈色相，一枝梅蕊洩先天。世尊睹星悟道，二祖斷臂傳衣。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一個鼻頭，兩孔出氣。」進云：「如此則古今無二道，聖凡無兩心。」師云：「惟有鍾子期，能識伯牙調。」乃云：「萬乘尊榮都不戀，無端冷坐雪山間。雖然夜半睹星悟，及至天明也一般。」召大眾，云：「如何是一般的意旨？」時嵩敝法姪在傍，云：「吸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師云：「如是則智慧德相不別妄想執著，妄想執著無殊智慧德相。所以道：三十年前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三十年後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復召大眾，云：「如何是釋迦老人契證平常一句？風竹滿林彈月冷，雪梅一徑鎖雲寒。」卓拄杖，下座。

康熙癸酉年四月，受鎮臺魯脈蘭護法暨中營副府王、左營副府雲如劉、右營副府王三護法請，師復住安龍吉祥庵。值大殿落成，上堂。問：「世尊指地，宜建梵剎；帝釋插草，建剎已竟。帝釋插草即不問，世尊指地意若何？」師云：「梅花開雪裏。」進云：「與麼則行住坐臥無非佛事，喜怒哀樂總是道場。」師云：「楊柳舞春間。」進云：「正所謂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師云：「知音不必頻頻舉。」乃云：「昔日之來，落寞廊楹迷草色；今日之來，巍峨殿閣吐珠光。六窗炯炯，洞一色虛明；萬瓦鱗鱗，絕三種滲漏。是我鎮臺蘭公並副府諸公不忘靈山記莂，示現佛國金湯，俸祿同捐，勝因共結。且又鵲印龍旗，依無雙之覺地；錦袍玉帶，衛不二之法門。延頭陀拈座上花枝，集衲子轉個中語句。鼓鐘震處，滿院殘煙散去；棒喝弘時，一鉤新月懸來。正恁麼時，新舊即且置，住院一句作麼生道？無米飯供龍象眾，沒絃琴操水山音。」

佛誕，惺念尼禪人率眾請傳戒，上堂。「今日乃如來降生之期、諸人乞戒之際，是以慶雲匝地、花雨一天，鐘鼓出翠微之中、衣缽傳寶座之上，致令金鶯奏管、玉浪騰江。然雖若是，你諸人還同見聞也未？如是，則如來未出摩耶胎，生已度竟；山僧未登曲彔木，戒已傳周。又何須灌沐香水、講演毘尼？脫或不能，未免沉水一爐祝聖誕，袈裟次第授諸人。」傳戒畢，下座。

佛成道日，眾戒子請上堂。問：「朔風凜凜過園林，瑞木紛紛點碧岑，剎土香飄於此日，雪山公案又重新。剎土香飄即不問，重新公案事如何？」師云：「法筵龍象繞。」進云：「如來睹星成道，和尚陞堂說法，還是慶賀耶？利生耶？」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問：「世尊成道，開眼說夢；和尚利生，平地興波。且道世尊與和尚相去多少？」師云：「龍吐腹中珠，池吞天上月。」進云：「如此則昔日今朝無二無別。」師云：「梅香清滿院，雪色映

層峰。」乃云：「不住皇宮內，棲遲雪嶺頭，明星午夜現，黑霧一天收。」拈拄杖召大眾云：「還知釋迦老人悟處麼？六年冷坐無人識，三嘆奇哉秖自知。」卓拄杖，下座。

佛誕，溪舌禪人率眾戒子請上堂。「年來佛法懶弘宣，高臥東山鎮日閒，昨夜登峰舒一嘯，驚他星斗落人間，引得維那同眾職事入方丈，白云：『明晨釋迦如來降誕，請和尚登座為眾說法。』山僧一夜思量，欲說攢花簇錦、串玉聯珠人所說不到的一篇法語，想起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歷代祖師評論了又評論的；想起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亦是諸方長老批判了又批判的。左也打點不出，又也安排不就，弗覺枕上月殘雞報曉，堂中磬響日初紅，起來盥漱焚香，披衣禮佛，大眾人事一週，逗到此時，梵鐘震竹徑松亭，香靄飛瓊樓丹閣，一眾都來座下聽山僧說法，儘力抖擻枯腸，何嘗有得半字？」顧左右，云：「且作麼生得個應時及節的句塞責諸人？」良久，云：「好！好！幸有一柄龜毛拂子在，不免令他出廣長舌，為眾說些新佛法，以助然眉之急。如何是新佛法？」拈拂子，擊案一下，云：「聞麼？若也聞得，則佛誕不慶已慶，佛法不說已說。還委悉麼？」眾無語，師云：「巴歌唱處人皆和，琴韻彈時我獨知。」又擊一下，便下座。

師誕日，上堂。「晦跡東皋，渾忘花甲，一味曠懷松石，舒嘯雲泉，不羨成仙成佛虛名，惟作應馬應牛活計，竟不知東海增瀾、南山聳翠，豈期紳衿長者記起三生石上事、耆老仁人展開一片劫前心，造古錦含春之幛、撰鏗金戛玉之文，抱琴踏翠而來、攜鶴穿雲而至，為老僧慶以六旬、祝其五福，兼請陞堂說法，乘時利生。其奈老僧頑如硜石、拙若朽株，無半字之可談，何眾生之可利？只好將不來相而來、不住相而住的以塞來命。」拈拄杖，云：「秖這個非延非促、不減不增，與嘯風石虎齊年、吼月泥牛其壽，倘若會得，方知此個壽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還委悉麼？若欲空其壽者相，直須透過這重關。」復拈拄杖，下座。

（本山嗣法門人真解，捐刻
本師和尚語錄第四卷，附藏流通。伏願生生證涅
槃妙心，世世弘正法眼藏。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小參

結制，小參。問：「開堂聚眾，大闡宗風，未審以何法利濟？」師云：「一棒一條痕。」問：「不畏生死、不愛涅槃的人到來，和尚如何接他？」師云：「待汝不畏不愛來，山僧自有方便。」僧擬議，師云：「尚有畏愛在。」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驀頭一棒。進云：「如斯下手，猶欠親切。」師云：「既欠親切，再喫何妨？」又打。問：「古人道：『有意求真真轉遠，擬心斷妄妄猶多。』真既不求，妄又不斷，如何下手？」師云：「下手且置，你將什麼喚作真妄？」僧罔措，師劈頭兩棒。問：「學人帶鎖披枷，請和尚方便。」師云：「還須自已解脫。」問：「一切有為俱屬夢幻，如何是無為？」師云：「向一切有為處看取。」問：「燈盡火滅時，這段光明歸於何處？」師云：「腳跟下。」問：「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云：「斜枕虛窗聽嶺月。」進云：「已出時如何？」師云：「橫拈短杖驗龍蛇。」進云：「還別有指示麼？」師云：「領取當陽句，切忌別尋思。」乃云：「法幢建立，龍象從依，殊勝因緣，自茲肇始。白棒如雨而下，熱喝似雷而轟，直得虛空倒走、日月顛推，流水斷聲、青山失色。雖然，猶是門庭邊事，未是格外全提。」召大眾，云：「還會格外全提麼？若也會得，不負登山涉水、訪友尋師，三根椽下苦心、七尺單前橫膝；其或未然，必須提起話頭、立定主宰，向無下手處下手、無用心處用心，莫管期之短長、根之利鈍，一直挨拶、一直提撕，猛然漆桶開、心花燦，鼻孔原來唇上搭、眉毛秖在額頭橫，何結之可結？何解之可解？舉足下足無非本有道場，左之右之盡是現成公案，恢恢焉尺寸不可量、迥迥焉功勛不可及，說甚麼門庭邊事格外全提？到這裏，始知如雨之棒無奈而施、似雷之喝亦無奈而施。」顧左右，云：「即今香清炬晃、坐立儼然，眾中莫有不待指揮而自徹證者麼？若有，便與掀翻露布、截斷葛藤，同批劫外煙雲、共判個中風月，可謂龍驤雲起、虎嘯風從，非惟輔弼法門，亦且流通正眼。先哲云：欲行恁麼事，須是恁麼人。如無，各請歸堂體取，待勝因畢、道果圖，卻來方丈裏吐露消息。」

冬至，小參。拈拄杖卓一下，云：「一陽來復，萬類沾恩。無鼻孔鉄牛起從露地，踏遍層山曲水；焦尾巴石虎出自雪林，吼開薄霧輕煙。堅冰初解玉池邊，春信乍傳梅萼上，燈籠夢惺，露柱眼開，頭

頭展格外風光，一一顯寰中節令。惟有山僧拄杖子不搖不動、無改無更，赤條條主持萬象，硬剝剝依怙四生，不被陰陽侵，不為時節轉。雖然如是，未審諸人會否？倘若會得，便會洞山掇座元之果桌、慈明揭堂上之榜文，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如其不爾，正是生死牢關未破，無常羈鎖未開，必要猛著精彩，窮究本參，行住坐臥之中綿綿理會，動靜忙閒之際密密參持，如此研窮之久、策進之深，和這裏會參持的一齊打脫，及第心空，喚作拄杖子也可，不喚作拄杖子也可；喚作一陽來復也可，不喚作一陽來復也可。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有何羈絆哉？」召大眾，云：「這般說話，且道巴鼻在甚麼處？」復卓拄杖一下。

除夕，小參。「古人以百年壽終之際喚作臘月三十夜，若平日工夫不穩、漆桶不破，到這時節地黑天昏、胡鑽亂撞，良可悲哀。諸昆仲！一年三百六十日已盡，你諸人還辦得此事麼？若辦不得，則又虛喪一年光陰。豈但虛喪此一年光陰？從無量劫來至於今日的光陰盡是虛喪。諸昆仲！提起金剛王劍，將從前的昏沉掉舉、散亂自恣一齊斬去，以明朝元旦為始，奮大勇猛、起大精進，豎生鐵脊梁、抱無義味話，一直參、一直究，歲月不計、寒暑不管，如打失了一件要緊的物相似，定要尋、定要覓，覓到用力不及處、尋到留意不得時，忽然當下了明，原來不在別處。」召大眾，云：「即今香焚柏子、炬點蘭膏，梅花雪裏飄香、爆竹風前送韻，你諸人還當下了明得麼？若了明得，說甚麼壽終？說甚麼歲盡？一任徘徊法席、瀟灑雲堂；如當下了明不得，未免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為全捷林護法對靈小參。「秋來風剪葉，春到鳥啼枝，會得無生滅，頭頭本不迷。咄！迷個什麼？莫是六十年前丹心報國、壯志勤王，劍破陣雲、袍晒邊月的麼？莫是六十年後解玉林泉、絕跡塵市，義方教子、嘉德服人的麼？若檢點得出，則六十年前的一一無非至道，六十年後的頭頭盡是真機。所以，《 華嚴經》云：『佛法不異世間法，世間法不異佛法。』到者裏，始知秋風剪葉、春鳥啼枝，法法頭頭無不是現成公案。還委悉麼？這裏若能親覷破，方知生死不相干。」

重九，小參。「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是汾陽頌臨濟三玄三要之句，即今重九已屆，黃菊盡開，你諸人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倘若未見，茱萸茶且莫飲、黃栗粽且莫餐。古者道：『大事了明，消他萬兩黃金亦得；不然，滴水也難消。』且參禪一事非是肆口而談、縱舌而論，必須要下真實工夫，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正恁麼時，眨眼不得、退步不得、怯畏不得、商量不得，直拼一條性命向前抵敵，任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斷、祖來也與之一刀兩斷，若也如斯勇銳，不愁生

死不明、禪道不透。山僧嘗云：『學道猶如破戰場，單刀直入要豪強，煙塵掃盡功歸大，家國清寧帝道昌。』到這境界，茱萸茶任飲、黃栗粽憑餐，三玄三要直下打開，千七百則一串穿卻，任他時節交加、寒暑遷變，何干於我哉？」

結制，小參。拈拄杖，云：「劫前曾聚首，此日復團圞，不負當初約，同撐無底舡。」以拄杖作撐舡勢，云：「還有同撐者麼？」問：「無底舡還渡人否？」師云：「渡。」進云：「渡的是甚麼人？」師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的。」進云：「有眼、耳、鼻、舌、身、意的還渡否？」師云：「不渡。」進云：「為甚不渡？」師云：「為他有眼、耳、鼻、舌、身、意。」問：「天上明星耿耿，門前流水潺潺，是誰境界？」師云：「拄杖子境界。」進云：「和尚有此境界否？」師云：「問取拄杖子。」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師云：「眉橫額上。」進云：「如何是已生後的面目？」師云：「額上眉橫。」僧撫掌呵呵，云：「不入驚人浪，怎得稱意魚？」師云：「且莫詐明頭。」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衲被蒙頭絕世故，不知春草長庭前。」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秋來是處林巒肅，獨自朝陽補毳衣。」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一夜雪鋪地，江村絕往來。」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敲鑼擂鼓，慶賞新年。」乃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召大眾云：「即今明月凌空是色，清風彈竹是聲，一眾與山僧問答是言語，大道真體在甚麼處？於此撥得一線路去，則古人不虛道，山僧不浪舉；其或未然，須將袈裟下事真切參究，勇銳推尋，忽然踏著銕秤鎚，不可謂是鵝卵石。到這境界，原來聲也在裏許、色也在裏許、言語也在裏許、大道也在裏許、結也在裏許、解也在裏許，便能於腳跟直下承當，不從他處領會，了然自在，廓徹靈明，不為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為侶，常如十日并照，離見超情，截斷生死根株，剖開去來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朽，乃謂之大道真體也。珍重。」

小參。「個裏真機絕覆藏，尋常日用露堂堂，堪嗟背覺合塵子，歷歷明明不薦取。春來遍界鳥啼花，彼岸何曾隔一些？秋到林間風剪葉，消息盡情俱漏洩，剔起眉毛做一回，莫教徒入我門來。為僧不悟拈花笑，二親劬勞何所報？為僧不曉涅槃心，未知將底答皇恩？為僧不明心即佛，三界如何跳得出？為僧不會石鞏箭，龜毛索子作麼斷？為僧不破黃龍關，更從甚處放身閒？為僧不省俱胝指，閻羅銕棒怎免你？急忙檢點勿因循，一寸光陰一寸金，不將一一先明了，但恐臨時徒懊惱。我言直截為渠通，密密提撕莫放鬆，一朝當下撒其手，蝦跳原來不出斗。」

小參。「前夜小參，一天光皎皎；今夜小參，大地黑漫漫。敢問大眾：且道光皎皎的是？黑漫漫的是？試道看。若道得，許伊頂門上具一隻眼；脫或未能，聽取註腳。」拈拂子，云：「光皎皎、黑漫漫，易者甚易、難者甚難，也不難、也不易，頭頂是天、腳踏是地，釋迦於此拈起花枝、達磨於此掃去文字，不期遞序，山僧未免當陽揭示。且道揭示個甚麼？若非向上關，即是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即此是。」擊右邊云：「離此是。」擊中間云：「不即不離是。於此倜儻分明，一任將這光皎皎、黑漫漫的掃向大千世界之外去。」

小參。「白晝來明星高照，黑夜來杲日當空，你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始知飯盛無底缽，花綻不萌杖，疊疊青山年年寡色，潺潺流水歲歲無聲，泥牛吼震長空，木馬嘶通大地。這般說話，達者方知，背覺之徒聞而便笑。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召大眾云：「山僧恁麼說話，眾中莫有不笑者麼？若有，出來彈無絃琴，吹無孔笛，大家唱和，共樂昇平，豈不暢快？」

小參。僧問：「和尚有禪道否？」師云：「無。」進云：「諸方俱有，和尚為甚卻無？」師云：「我與諸方迥別。」乃云：「諸方有禪可說，我獨無說；諸方有道可傳，我獨無傳。然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餘，生萬物而不竭。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五行至精，能役有數而不能役無數；百念紛起，能役有識而不能役無識。故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昔有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將此個無字時刻撕捱，晝夜諦審，不雜念、不異緣，忽然心花發明，照十方剎，始知三千七百公案、一大藏教典文盡從無字流出。」

小參。「山僧入滇已來將及五載，曾未有片紙隻字干謁檀門、取笑識者，茲準先賢風度，一藤一笠隨處翛然，不期默契大德同闔郡紳衿邀入此院，懇請開堂指揮劫前消息。然而劫前消息明歷歷、絕覆藏，且又鶯啼綠樹、魚躍碧波、蜂嚷花叢、蝶穿苔徑，若是通方作者未舉先知，豈待豎說橫談方云領略？不見道：未舉已前先薦得，分明鷂子過新羅。」顧左右，云：「還有未舉先知者麼？若有，山僧分半院與伊；如無，未免傍通曲引。」召大眾，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形山且置，如何是一寶？莫是耳聞目睹是？若謂耳聞目睹是，如來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謂耳聞目睹不是，東坡又道：『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於此批判得出，則劫前消息不待指揮而自穎脫。」

解夏，小參。「道吾舞笏，雪峰輥毬，德山拈白棒，俱胝豎指頭，這一夥老古錐大似好肉上剜瘡、虛空裏挖洞，檢點將來敗缺不少。山僧這裏一夏九十日，也不舞笏、也不輥毬、也不拈棒、也不豎指，直教諸人向三根椽下、七尺單前看個無義味話。」召大眾，云：「即今九旬制滿、三月功圓，你諸人的無義味話還曾看破也未？若只癡雲靄靄、昏霧蒙蒙，莫說與麼坐一夏，縱使坐百千萬億夏，秖增其業本耳。今日事不獲已，與諸人展個寬限，最初發心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不論年之與月、日之與時，恁麼參詳、恁麼逼拶，直至牢關打破、及第心空，便是解制之日。諸上座！當知人人分上有淨裸裸、赤灑灑，騰今耀古、越見超情，各不相知、各不相到的一段奇特，秖為塵情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所障。若向個裏盡情冰釋，便與諸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一體相，非惟與諸佛同，亦乃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同。到這裏方知此段奇特，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行住坐臥是大圓覺、穿衣喫飯是大神通，說甚麼結？說甚麼解？放曠平常，隨時任運，有甚麼生死可畏、涅槃之可愛哉？」顧左右云：「山僧如斯告報，且道有指示處？無指示處？若能分析，則道吾舞的、雪峰輥的、德山拈的、俱胝豎的，與自己看的無義味話無二無別。脫或不爾，且聽說偈，收起葛藤：佛事九旬今已周，此中幾個息馳求？時來握杖登華座，聽得蟬聲報早秋。」

小參。「報爾英靈士，急切明西意，歲月疾如梭，精進莫蹉跎，坐臥經行處，頭頭須照顧。從上諸聖賢，不離當下圓，聞聲了自性，擊竹空山應。見色悟本宗，桃花照面紅，捲簾明個事，層巒開障翳。吹燈徹本光，全體露堂堂，況復無欠少，奚須向外討？拈香并撥火，在處無非我，喫飯與穿衣，何曾隔一絲？趁此色力健，應堪眉下薦，檢點舊話頭，不明誓不休。笑爾疑團破，原來是這個，一明一切明，無處不皆春。既達一真界，縱橫得自在，我昔曾經已，非是虛談耳。莫更求方便，直須如是看，看到無看處，自有轉身路。」

小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所以山僧住瀘西，即瀘西境以垂示，鍾秀山頭鳥鵲咸集，環翠坊下車馬交馳，翠屏拖澹蕩之雲，華嶺捧皎明之月。住師陽，即師陽境以垂示，西華頂上竹樹參差，觀音閣前煙水瀰漫，通玄洞鎖蒼霞，筆架山連紫霧。」舉拂子云：「且道是瀘西的？是師陽的？於此脫然省去，始知頭頭皆我、處處非他，觸境不疑、遇緣不惑，如水銀墮地無處不圓，似春雷鳴空無物不惺，說甚麼瀘西美景、師陽佳山？」復舉拂子云：「還委悉麼？是處是慈門，無門無善財。」

為王氏恭人對靈小參。「隴上梅開似玉，門前水響如琴，欲識本來這著，不離見色聞聲」。顧左右，云：「即今聲已露、色已彰，且道本來這著在甚麼處？」舉如意，云：「見麼？」敲靈几，云：「聞麼？這裏聞見分明，始知王氏恭人未起念而已遊華藏、未舉足而已到蓮邦，奚須鼓鑼互應、金石交宣，廣演靈文、頻談梵偈？所以，《華嚴經》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復舉如意，云：「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則聞聲悟性、見色明心總不出乎這裏；脫或未能，更聽一偈：不辭消息與伊傳，生寄死歸理必然，色見聲聞如透脫，方知月落不離天。」

石章送褊衫，師小參。「這七斤衫子，一自趙州著後，鈍置數百餘年，不期石章禪人從無得處得來，山僧向無穿處穿出，普使闔道場人同一眼見。」遂著衫，云：「見麼？這裏見得，始知終日穿衣未曾挂著一絲，到這裏不惟不負石章，亦且不負趙老；倘或未然，須向山僧未著此衫之前薦取。」

新城駐防王守戎率眾上燈，請小參。「龍潭消息妙難量，鑑地輝天不覆藏，今日圓通信手剔，一人頂上一重光。明似鏡兮，照開如來三十二種妙相；晃如日兮，爍破檀信八萬四千塵勞。般若春頭頭發現，曇花影處處敷陳。」以拂子指燈，云：「還見麼？須知燈是火，莫向外邊尋。」

小參。「永嘉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識此珠麼？此珠至精至微、最殊最勝，七珍莫可比其光、八寶無以喻其色、國土難以酬其價。若識此珠，不為生死迫、不被迷悟羈，堪與諸佛同行、列祖共話；倘或未能，須向袈裟角下精勤檢點、仔細推尋，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心莫休、一年不獲則一年之念莫廢，如此情消想竭、思苦神疲，正於無可覓處笑然入手，光輝上下、照映四維，其平日所疑所礙之心一時冰消瓦解，不見郁山主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日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是知此珠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復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見麼？」

為吳氏恭人對靈小參。「五十三年一著子，本無生也本無死，圓通不惜兩莖眉，一一從頭說破爾。」以如意打圓相，云：「會麼？五十三年秖憑這個從夫，一段柔腸親冷暖，十分喜態伴朝昏；五十三年秖憑這個教子，凜凜英風堪繼祖，翩翩壯志可凌雲；五十三年秖憑這個樂善，香焚白晝空諸有，心悟真乘了萬緣；五十三年秖憑這個結果，霜澆木葉林間脫，雪點梅花嶺上開。到這裏，無一法不是現成受用、無一事不是本地風光，說甚麼生死境界、迷悟機關？所以道：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正恁麼時，如何是吳氏恭人千了

百當一句？珠翠叢中俱踢倒，鸞鏡臺前盡打翻，兒女夫君都不戀，信步迢迢空劫前。」
為吳珍居士對靈小參。「昨宵疏雨凌空布，今日清風匝地來，非滅非生明歷歷，何須苦苦叫哀哉？」舉拂子，云：「見麼？見麼？此是汝五十四年衝鋒四塞、破敵八圍，用命求功名的。」擊香案，云：「聞麼？聞麼？此是汝五十四年覷破塵勞、歸投覺地，尋師問至道的。」揮拂子，云：「會麼？會麼？此是汝五十四年殷勤市易、節檢饕餮，力身起家業的。到這裏，手舞足蹈，無非本有之真；吐氣揚眉，盡是不無之妙。雖然若是，且道是個甚麼？法法頭頭都盧昧他不得。有意尋思雲萬里，無心晤對月盈天，大悲千眼難窺覷，只許當人當下圓。」
香燈會，小參。師以拂子指香燈，云：「秖這個劫前種植、教外敷陳，或標思曩斯兒之名、或稱都思怛囉之號，然則光聯八表，焚則氣貫十虛，雲結處萬類覆之有餘、花放時群蜂採之不得，閃爍破千年之暗、氤氳回億劫之春，德山以之明心、香嚴以之見性，所以十方梵剎推斯為首、諸土叢林即此為先。既然，且道殊勝在甚麼處？」舉拂子，云：「還見麼？」便歸方丈。
小參。指餅梅，云：「秖這個不從庾嶺得來，亦非羅浮採出，不煩雨露、不借雪霜，有時弄影燈前橫斜几案、有時飄香室內清潤琴書，躡屐登山的徒勞疲倦、尋詩跨蹇的枉受艱辛。」遂以兩手擎餅，云：「怎似山僧這裏一餅收貯，不逐他尋？清翫以此而供、單傳以此而示，縱使山間明月擬古無分、江上清風欲撼不能，說甚麼包含太極、洩漏先天？」顧左右，云：「還知不入眾流處麼？不許嚴寒逼，豈容雙鵲爭？」
戒中，小參。「受諸佛戒，入諸佛位，汝等既登殊勝之門，須行殊勝之事。如何是殊勝事？著衣持缽是殊勝事，蕩瓶振錫是殊勝事，守護心城是殊勝事，精嚴軌範是殊勝事。只有一事不是殊勝事，且道是那一事？」以拂子擊香案，下座。
小參。「東嶺一層門，恍如銕凌成，有人跳得出，何處不稱尊？然而，此門不高、不矮，非小、非大，山川顛卓其中，日月倒懸於上，諸佛法身裏許顯現，列祖心印裏許傳持。」顧左右，云：「正當谷蘭飄香之時、山月吐輝之際，你諸人還跳得出麼？若跳不出，三根椽下如切如磋，七尺單前如琢如磨，捲簾問訊須教檢點，翻牌打板切忌瞞盱，焂爾迷雲裂破、癡霧豁開，撒手輕輕跳出、舉足處處無羈，百草頭上縱橫、十方界內舒卷，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到此境界，不愁道超佛祖、位越人天，爐韛洪開、法幢高豎，教內、教外項刻全收，世、出世間一時週備，管甚一大藏教典墳、三千七百公案？所以云：一透一切透，一明一切明。而今有一般的，弗肯

灰心泯志跳出斯門，一味逐浪隨波、合塵背覺，東去聽兩句、西去看兩篇，向無智人前誇經賣紀，大似實學飽參，忽遇具眼師家，未免耳紅面赤。似這般的，總之未過斯門、未經辣手，所以心花不燦、智識不明，觸境不能活機、遇緣不能發用。破山師翁云：『機不滑則見理未圓，鋒不利則神悟未徹。水乳相投，箭鋒相拄，豈容易哉？不見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斯言盡矣，可不知歟？況此山開闢有年，住持有代，未得五湖聚集，四海交參，梵缽滿堂，袈裟盈室。茲承慕大開府并闔郡官僚不忘靈山舊識，豈期意外重逢，一言契合，傾念護持，堂室聿新，亭臺炳煥，布一天花雨，傳雙桂心燈。又兼諸禪不遠而來，眾信不化而向，是以立乎機境，行乎縱奪。你諸人應須借舟達岸，就路還鄉，庶不負山僧婆心、官僚護念。若乃延延緩緩，因因循循，不但東山這裏一期，縱使百千萬期終不能成就也。」復舉：「真淨和尚云：『衲僧家無一處不是過量境界、自在禪定。』喝一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聲欬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師云：「真淨和尚向音聲裏顯發過量境界、自在禪定，檢點將來，秖可塞責初機，弗能酬唱達者。若是山僧過量境界，無限青山閒裏眺；自在禪定，半窗明月靜中觀。不特初機透脫，要且達者圓通。」復顧左右，云：「且道真淨和尚顏面即今在甚麼處？」撫禪床兩下，便歸方丈。
小參。「一從相聚在東山，九十春光彈指間，露地銕牛須趁起，祖翁田地莫教閒。冒雨衝風兮，披星出而莫厭；拖泥帶水兮，戴月歸以何妨？但得精勤種去，自然豐稔收來。石屋和尚云：『若論此事，如農家耕田相似，耕之以深、種之以時，所收必豐；耕之不深、種之非時，所收必寡。』」遂以拂子打圓相，云：「這是祖翁田地，不辭指出。」豎拂子，云：「這是露地銕牛，不辭牽出。」復顧左右，云：「即今田已指明、牛已牽過，你諸人作麼生耕種？如是，則不負聚首一朝、團圞三月，長連床邊七上八下，無底缽內茹淡餐酸。倘或未能，更聽一偈：頂笠披簑苦莫辭，犁耙翻轉趁茲時，而今若不深深種，秋後依然倉廩虛。」
為藩憲玉鉉柯護法對靈小參。「楊柳低垂象外春，桃花斜吐生前面，乘時陞座說無生，直指亡靈登覺岸。」舉拂子，云：「見麼？見處明，頭頭無不光輝。」擊案，云：「聞麼？聞處通，處處悉皆透脫。如是，則知我玉翁柯大檀越未舉心而已陟九蓮臺畔，不動步而早入八德池中。況我公平日雖遊宦海，意注宗乘，志篤水雲，情深龍象，陶然而塵塵自得，卓爾而處處無羈，積德施仁，育民柱國，無不是固有之真、本然之道，又何須山僧考鐘伐鼓、豎拂拈椎而謂之說法資薦耶？正所謂：瑪瑙階前重砌玉，琉璃殿上更懸珠。

敢問諸山達士：一會高流，如何是玉翁大檀越不假修證一句？聳聳青山扶日月，悠悠流水遶山河。」

為臬憲素徵曹護法對靈小參。「彤雲舒嶺岫，梅雪點江濱，本自無來去，如何說死生？」顧左右，云：「既無生死，又非來去，且道素翁曹大檀越一靈真性在甚麼處？」舉拄杖，云：「見麼？於此見得，始知嶺岫彤雲悉露本來面目，江濱梅雪全彰佐國真風，雖來來去去而不為來去顢頇，死死生生不為死生籠罩。到這裏，則拿問貪酷之權與成佛證祖之心不別，伸理冤枉之政與利生接物之道無殊。正恁麼時，如何是即事契理一句？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為糧憲慈母李太夫人對靈小參。「嶺月光流繡闥，池蓮香散錦堂，不必更尋歸路，即此便是西方。」揮拂子，召大眾，云：「諸昆仲！還會李太夫人不離當處，悟證無生法忍麼？倘若會得，始知塵心即是佛心，此岸無非彼岸，說甚麼風雲十萬里，山水八千程？所以道：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正恁麼時，如何是李太夫人直下高超，不假資薦一句？白雲原自棲峰頂，綠水何曾離澗邊？」

為林埜上座對靈小參。「長空瑞木飄，大地琉璃結，請我說無生，牙疼道不得(師是日患牙疼)。先哲云：佛法大有，只是牙痛。」顧左序，云：「識山僧痛處麼？」遂高聲云：「哎喲！哎喲！」顧右序，云：「還識山僧不痛處麼？」亦高聲云：「哎喲！哎喲！如是始知林埜上座來不滯於生、去不礙於滅，踏碎兩重關，千江一片月。正與麼時，如何是即事指南一句？不須更問去來關，薦取牙疼這一訣。如何是這一訣？」復高聲云：「哎喲！哎喲！」

為法主矩度和尚對靈小參。「解脫清涼月，金剛堅固幢，銕牛生犢子，脫體露堂堂。只此一法，惟我矩公和尚證之矣。所以耆年碩德、高節古風，樸實住世沒半點攀緣，本色教化無些子裝飾，一滴楊枝灑遍穢邦淨土，十卷《楞嚴》講得天雨花飛，真教乘之梁棟，實末法之光明幢也。吾儕與公情深江海、義重丘山，雖門庭建立有殊，而風規闡化不別。於戲！胡為法社之不幸而天奪我良朋，遂使講筵月冷、後學無依？雖然，且喜七十年前行雲流水實無所來，七十年後海湛空澄亦無所去，然則去來無相，更有何物之可悼哉？既無可悼，即今供設伊蒲、茶傾紫筍、香焚牛首、炬點蘭膏，又是甚麼意旨？」良久，云：「佛法固如是，人情不可無。」

為大中丞梅公閣大檀越對靈小參。「生而無生，嶺上白雲；滅而不滅，水中明月。生滅既無千，有何法可說？」拈拄杖，云：「然而這個消息是我都憲大檀越不修而修、不證而證矣，所以臨終之際妙心澄淨、正念昭彰而無些子留礙。況我公平日優游宦海，宦海不能

困其智；受用錦玉，錦玉不能縛其用。且蒞任黔南五載，仁和若春風、慈愛如甘雨，凡士、農、工、商莫不霑其潤澤，又兼興崇蘭若、莊嚴佛乘，凡方袍圓頂無不叨其弘護，可謂一路福星、萬家生佛。於戲！何黔地之福淺而相星一旦還天，致令緇素含悲、山林墮淚？正恁麼時，坐斷生滅則且置，得大自在一句作麼生道？道崇一貫意何堅？祿享萬鍾只淡然，生滅兩關俱不觸，當空寶月鎮長圓。」

（蓬萊永興寺嗣法門人性堅，捐刻
本師和尚語錄第五卷，附藏流通。伏願慈風永用
於禪林，慧日長明於佛土。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茶話

文應運設茶。「孰把春風剪碎來，山堂夜夜共銜杯。於中有箇搜腸訣，喫著令人夢眼開。」
韓道啟設茶。舉杯示眾云：「會麼？」眾無對。師以拄杖左右打，云：「山僧夜夜飲春毛，劈腹剜心為爾曹，總為爾曹不解會，故拈拄杖打驢腰。」
無邊林居士設茶。「俗筵以酒敘話，僧舍敘話飲茶。茶酒雖然各別，要且事同一家。如何是同的道理？歲歲農霜潑菊花。」
黃相寰設茶。「數色名園果，一杯春露茶。大家同飲啖，幾個不粘牙。」
張恭人設茶。「山月似鏡明，杯茗如玉碧，消息在其中，諸人識不識？若識，則寒山比的、趙州道的，無不冰釋。」
熊有貴設茶。「昨夜焚香飲雀舌，今宵剪燭醉龍團，燭光炯炯輝貂座，香氣騰騰噴綺筵。這冤家當陽即是，轉念被瞞。」顧左右云：「還有不被瞞者麼？」
吳可安設茶。「劫前那一段，猶如生鋘片，若能嚼破他，何愁不了辦？」
除夕茶話。「處處梅花開似玉，家家爆竹響如雷，山僧無別為分歲，一個清清茶一杯。雖然，且道是甚麼滋味？若也識得，何夕可除？如其未能，明朝新歲。」
茶話。「昨日三十，今日初一，大家共喫茶，莫將口打濕。若將口打濕，拄杖劈頭擊。」
臘八茶話。「鐘停鼓歇夜沉沉，大家相聚喫山茗。其中滋味如親識，不須天上覓明星。」
熊居士設茶。師指燈花召侍僧曰：「摘取來。」僧無對，乃云：「金牛喚眾喫飯，趙老呼僧飲茶，惟有山僧迴別教人摘取燈花。且道與二尊宿相去多少？」維那云：「不隔一些。」師起身云：「謝熊居士茶。」
中秋茶話。「靄靄白雲垂逕岸，飄飄黃葉落江濱，五湖衲子齊雲集，一個盃中月一輪。」以拂子打圓相，下座。
解制茶話。「自從結制九旬來，夜夜烹茶共舉杯，獨有今宵分外別，震威一喝吼如雷。」喝一喝，云：「聞麼？若也聞得，始知十月十五布袋未曾結卻，正月十五布袋未曾解開。」

端午茶話。「日日橫談豎說，朝朝捏聚打開，與麼漏逗無別，要透祖意西來。如何是祖意西來？角黍堆盤茶滿杯。」
瑞麟居士設茶。「經餘田舍煙村，歷遍山巔麓足。劫前一片信心，特從這裏拈出。如何是瑞麟居士的信心？杯裏新茗碧如玉。」
孔居士設茶。「白雪浮甌撲鼻香，飲著風生兩腋涼。滋味雖然只這是，定要當人親口嘗。」
茶話。「莫管雀舌龍團，只須信口喫去。咬著趙州道的，頓令生死瞥地。」
秦繼淳設茶。「風自清兮雲自淡，檀那信手煎團片。莫教徒飲月明前，要識香甜那一段。」
林自奇設茶。「檀越設茶請開示，啟口奈乎無一字。」以拂子畫圓相，云：「直須嚼碎這些兒，弄箸舉杯無不是。」
寶山設茶。師以拂子畫圓相，云：「秖這箇不從雨前摘來，亦非鼎中煎出，有人喫著些兒，憑教通身換骨。」
中秋設茶。「中秋佳節是今夕，監院設茶普請喫，芝麻餅比月輪圓，不必區區天上覓(是夜無月)。」

佛事

大興寺為本師靈隱老人舉哀。「不違悲願降南閻，幾向煙波駕銕舡，筐爾西攜隻履去，泥牛石虎盡潛然。恭惟本師老人，道明日月，德合乾坤，住世四十三秋，利生一十七載。神機迅捷，劈開荊棘路，海口讚不能；慧辯幽玄，坐斷是非關，佛眼覷不見。棒似三春之雨，喝如五夜之雷，指月印可禪心，拈花流通正眼。在處抽釘拔楔，不離本分鉗鎚；隨方打鎖敲枷，詎越單傳旨趣？將謂萬世法幢，不期一朝撒手，以至人天失仰，龍象無依，竹帶煙愁，花含露淚。雖然，大眾還知吾師去處麼？如是，則知淨法界身本不生滅，大悲願力示有去來。倘或未知，不免白雪半甌，枯煙一瓣，換手搥胸，哀聲不斷。」
為月用髮翁起龕。以杖擊龕云：「棒頭開正眼。」喝一喝云：「喝下悟無生，一月千江印，風光遍界明。正恁麼時，起龕一句作麼生道？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送北山雲。」卓拄杖，引之而出。
為法兄大慈和尚起龕。「碧桃吐玉，翠柳拖金，雨灑如膏，雲飛似鶴。」召大眾云：「且道是乾坤現瑞之時、吾兄撒手之際？者裏分析得出，始知吾兄不來相而來、不去相而去；其或未然，殃及兩堂雲水客，一聲佛送翠微西。」卓拄杖，引之而出。
為母歸元尼舉哀。「毀形終志在林泉，共話無生幾度年？今日功圓先我去，獨留孤月照溪邊。恭惟生母歸元比丘尼，七旬寄世，六臘

披緇，淡泊同甘，寂寥共守。比望舞彩長年，承歡永日，不意花收果熟，行滿功成，致使木人傷感，石女悲思。今則香焚寶鼎，燭耀雲龕，公案現成，應須剖決。」遂指龕召大眾云：「還知我母不來而來、不去而去麼？若也知得，何哀可舉？何白可披？脫或未能，只得厚著本來真面目，且隨世諦哭哀哀。」

起龕。「謖謖寒風拂面來，紛紛白雪凌空散，十方龍象悉雲臨，同送我慈登覺岸。」卓杖，引之而出。

入塔。以杖擊塔頂，云：「無鬚鎖子透出，無縫塔門開已，我慈七十生緣，今日收歸者裏。」遂投骨掩塔戶，云：「大眾！還知我慈受用處麼？峰巒萬疊千秋供，日月兩輪億載燈。」

到晉寧盤龍蓮峰大慧照禪師塔前拈香。「參明趙老一無字，結得如來三世冤，脫去盤龍四百載，山青水綠尚依然。恭惟盤龍具足堂上蓮峰大慧照禪師，元代禪宗，南滇寶筏，直指之風匪化而化，單傳之道不弘而弘，致令蒼山洱水聞風稽首，碧雞金馬聽令傾誠，所以光綿具足，瑞永盤龍。不肖某雖生異世，要且同風，敢問大眾畢竟以何為驗？」遂拈香云：「須知綠水皆涵月，莫謂青山不鎖雲。」

到雞山迦葉殿拈香。「踏開無數雲山，經了許多風雨，誰知金色頭陀原來只在者裏？」顏左右云：「見麼？若也見得，則正法眼藏也在者裏，涅盤妙心亦在者裏；不然，只得拈香一瓣，倒身三禮。」

拈香展禮竟，復頌云：「一自花枝信手拈，破顏微笑荷單傳，金襴委付真風迥，玉偈流通玅旨玄。非但竺乾燈焰焰，還教震旦派綿綿，不因遠繼瞿曇脈，詎敢來茲若是宣？」

剃度。「吹毛寶劍白如銀，拔出當陽孰敢親。非但剃除鬚與髮，頓教當下絕根塵。」

剃度。「三寸金刀不等閒，拈來光焰逼人寒，與麼一掃煙雲盡，孤月珊珊當下圓。」

剃度。「子母多年求出塵，大都有願在吾門。今朝剪去堂前草，一色花開劫外春。」

盂蘭會放生。「風敲桐葉凌青漢，露點芙蓉綻碧池，眼底分明絕蓋覆，眾生自是路頭迷。今日是我闔郡檀那并諸山禪德，於一毫端建茲勝會，敦請山僧說大法要，為諸含識直指路頭。」遂以拄杖當頭一劃，云：「還識此個路頭麼？若也識得，始知盡虛空是清淨身，遍法界是直截路，勿論鱗甲羽毛俱成正覺，胎卵濕化共證真常，說甚麼迷之與悟、升之與沉？所以道：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且乘時信步一句作麼坐道？鐘鼓輕敲聞遠近，香雲靉靆覆高低。」遂放生，云：「當陽揭示無遮障，透出從教任所之。」

盂蘭會放生。以拄杖打圓相，云：「會麼？這裏會得便會，三點如星象，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得，成佛也由他。脫或未會，不免刻水成文去也。」以拄杖卓左邊，云：「這是披毛戴角。」卓右邊，云：「這是成佛作祖的。當陽如委悉，不用別尋思。到這境界，無一眾生不開正眼，無一眾生不入圓明。既然如是，只如今日指破破頭，信步還鄉一句作麼生道？頭頭盡是菩提路，處處無非極樂天。」遂放生，云：「當下翻身驀直去，更嫌何處不超然？」

為慈容舉火。「昨夜一天月，今日滿山雪，消息甚分明，慈禪徹未徹？若也徹，始知無去無來、非生非滅；脫或未能，不免放出火光與伊直下剿絕。」攛下火炬，云：「信步莫教遲，徑入無生國。」

為靜覺起龕。以拄杖劃一劃，云：「來從此來，去從此去，撩起便行，莫教擬議。」卓拄杖，引之而出。

舉火。「解開冬月襖，脫卻夏天衫。」下火云：「火滅煙消後，新新一朵蓮。」

為聖先起龕。以拄杖擊龕，云：「劈開生死機關。」劃一劃，云：「劃斷去來道路。翩翩隻履如飛，佛也留他不住。」卓拄杖，引之而出。

舉火。「披風度雨入滇邦，為禮雞山古道場，剛欲攜笻旋浙水，不期撒手在龍陽。」以火炬打圓相，云：「聖先！聖先！還會不隔處麼？倘若會得，始知頭頭本國、處處故鄉，說甚麼山遙海闊、路遠天長？脫或未能，直須火裏翻觔斗，自然隨處得風光。」遂攛下火炬。

為淨月侍者起龕。「侍我巾瓶十八年，幾經辣掌與麤拳，不期撒手東山上，脫體風光淨月圓。雖然若是，且轉身吐氣一句又作麼生？普請大家出隻手，扶起死中不死人。」遂以拄杖擊龕，引之而出。

為東山知如髮師舉哀。「一從違座入南滇，雁杳魚沉十四年，今日歸來進菽水，不期隻履又西還。蒼天！蒼天！何得了緣太速、撒手甚忙？致令捨身巖搥胸震地，來仙硐跌足驚天。雖然若是，大眾還知吾師生滅無于、去來不礙處麼？設或未知，不免一瓣枯煙拈鼎內，兩行酸淚落龕前。」

起龕。「峰頭雪化寒初解，澗底冰消暖乍還，普請緇流齊合十，送師直上涅槃山。」卓拄杖，引之而出。

入塔。「嶺外西風瑟瑟來，林間黃葉飄飄落，驀然無縫塔門開。」遂入骨，云：「收取吾師這一著。」

為清傳沙彌舉火。「傳沙彌，傳沙彌，生受吾教育，死受吾提持。」顧左右，云：「生死且置，且道教育提持個甚麼？」以火把打圓相，云：「還委悉也未？若能委悉，始知生死不能縛，來去不

能羈；其或未然，不免當陽撥出性空火，徑送西方八德池。」遂攛下火炬。

為法兄西竺和尚起龕。師以杖擊龕，云：「棒敲桐葉和雲墜。」喝一喝，云：「喝震蘆花映水開，無限秋光留不住，翩翩隻履向西迴。恭惟法兄西竺和尚，心清水月，性潔冰壺，掩關藥王宮中，頓空知見；續燈普門堂上，歡忭人天。孤峻處，似峰巒卓爾；瀟灑處，如雲鶴飄然。所以，緣結宰官，名喧宇宙，將謂長光濟道，豈期信步蓮邦？雖然示有去來，要且本無生滅。不見道：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正恁麼時，如何是發送雲龕一句？兩班仙樂驚雲漢，一路香煙擁稻畦，高舉洪名六字號，大家相送過前溪。」卓杖，引之而出。

入塔。師以拂子指塔云：「這無縫塔本自成現，不假功勛，磨風雨而不磷，亙古今而不壞，是故三世能仁以之收因結果，歷代開士以之倒臥橫眼，今我西兄和尚以之潛縱斂跡。敢問大眾：未審此塔從甚麼處出現，而能有如此之殊勝奇特？若檢點得出，始知此塔人人本有、個個不無，曠大劫來於其中間出入無礙。如其不爾，且看據款結案，群峰聳翠如屏，一水拖藍若帶。」遂入骨掩塔戶云：「全身放下其中，永證金剛不壞。」

為潘憲玉鉉柯護法舉火。「七年美政播全黔，民亦安兮國亦安，不意功圓撒手去，人非人等盡潸然。恭惟玉翁柯大檀越，貴陽方伯，佛國金湯，舒補袞調羹之手，扶天南半壁；運即此證彼之心，輔濟北一宗。殘黎託以庇庥，荒徼仗其膏澤，所以聲揚萬里，名聞九重，將謂福星永照，豈期竺國俄歸？非惟方袍圓頂無以具瞻，亦且黃童白叟失其依怙。雖死生非有，談到公之仁愛，綠水青山悉皆哽慟；然來去本空，話及公之慈和，蒼松翠竹莫不含悲。」遂以火把打圓相，顧兩序云：「且道是死生耶？來去耶？倘若會得，便會玉翁柯大檀越來去本空，死生不礙，雖官居二品不以為榮，祿享萬鍾不以為貴，一一了於意地，般般空於眼根，任性如如，隨情落落。脫或未能，不免將此性空真火而與我公收因結果去也。性空真火實優哉，觸著些兒燦九垓。」攛下火炬云：「今日為公親舉出，宰官身脫現如來。」

為厥中禪師起龕。師以杖擊龕，云：「棒頭花劈去來路。」喝一喝，云：「喝下澄空迷悟機，放出衝霄銕鷂子，涅槃山上撲雲飛。」卓杖，引之而出。

為姜文達舉火。「石虎巖前嘯晚風，泥牛波底吼明月，欲知非滅亦非生。」拈拄杖，云：「定要了明此一訣。然此一訣，多少人不能當陽領會，直下荷擔，一味作空花活計、幻夢生涯，殊不知富貴花間露，榮華水上漚。」復拈拄杖，云：「惟此一訣，亙古今而不

變，歷天地以長存，放之則充塞太虛，卷之則不立些子。倘若會得，則石虎嘯風全彰妙有，泥牛吼月盡露真機，又何生之可生？何滅之可滅？其或未然，不免助汝性空一把火，霎時煆出本來真。」遂下火。

為祿藜和尚舉火。「祿公！祿公！常將兔角挑明月，慣把龜毛束太空，恰好同撐如是道，豈期隻履逐西風？致令法門失準、緇素無依，四山生慘淡之雲、萬壑結淒清之雨。然雖若是，幸有來來實不來、去去實不去的，為你諸人塵塵現清淨身、剎剎出廣長舌，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始知祿公和尚涅槃城裏高懸慧日、生死海中倒駕銕船，說甚麼雪解山巒在、花殘香骨存？正與麼時，不觸生滅。去來則且置，如何是不負同門道誼一句？一自相逢東嶺端，陽春白雪幾盤桓，今朝歸去無餘贈。」下火。云：「惟助性空火一攢。火一攢，煉出圓明那顆丹。」鼓掌呵呵便行。

為嘯竹禪孫起龕。「若謂有去來，笑殺木人、石女；若謂無去來，亦笑殺木人、石女。」拈拄杖，云：「正當恁麼時，還是有去來耶？無去來耶？於此會得，始知我嘯竹禪孫兩頭坐斷，中道不立，廓若太虛，明如杲日；其或未然，引旛縹緲如龍躍，相送雲龕過碧山。」以杖擊龕，云：「起。」秉炬。「力辭台嶺來，決志東山上，七載侍巾瓶，幾經喝與棒，秖相他年繼我宗，豈期一旦失其望？致令山水嗟吁，花鳥惆悵，休惆悵。」以火打圓相，云：「惟有這些子不礙去來，不妨收放。然雖若是……」遂以火指龕，云：「且道這些子著向甚處？」復云：「四大本來空，五蘊無非妄。」下火，云：「盡情付與祝融君，鍛出真金無比況。」

為法主矩度和尚舉火。「瑞木半天飛北嶺，梅花幾點放南枝，霎然翻轉乾坤色，隻履西歸正此時。恭惟矩公和尚降蹟滇海，披緇黔山，紹完公之衣缽，弘鷲嶺之風規。經論講時，岌岌青山點道；毘尼演處，悠悠綠水揚眉。所以，萬姓皈心，中丞贈偈，將謂百世慈航，豈期一朝撒手？致令猿鶴舉哀，山林披白。正恁麼時，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白雲來去本無心，明月升沉非有意，秖因覷破這些兒，把住放行無不是。」顧左右，云：「還知矩公和尚把住放行處麼？脫或未能，試看火蓮光燦後，一顆摩尼照大千。」遂攛下火炬。

入塔。「這畔花收，那邊果熟。七十生緣，千足萬足。雖然若是，如何是全身放下一句？」遂入骨，掩塔戶云：「一具黃金鎖子骨，收歸窣堵不通風。凍雲幾片凌空結，梅雪千枝四面封。四面封，金剛永證在其中。」復舉：「南陽忠國師因唐代宗皇帝問：『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師曰：『與老僧造個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帝不會。」顧左右云：「忠國師塔樣且置，今日有

問：『如何是矩度和尚塔樣？』山僧向道：『高著眼。』且道是同是別？雖然一樣丹青手，寫出規模各不同。」

掃髮師知如果公塔。師拈香上供畢，乃云：「三十二年前何其恨多？三十二年後何其愛多？正當三十二年，還是恨不肖徒的是？愛不肖徒的是？大眾試定當。若定當得，庶不負先師抱死志於斯山，飛錦書而召我，以至團圞三月，決別一朝，到此則三十二年前之恨冰消瓦解，三十二年後之愛瓦解冰消。不然，未免香爇一爐丹靄裏，茶傾三盞翠雲中，既然源本無忘失，常寂光應照嶺東。」

掃髮翁月川惠公塔。師躬行祭掃已，乃云：「一從拜別堵波前，杖履南滇十四年，今日歸來拈帚柄，山環水遶尚依然。如是，則知我師翁悲願猶存、常光尚照，不肖孫今日拈一瓣香、點一碗茶，不過表其森森木本、湛湛水源，至若恢弘祖道、模範人天，若非雙桂傳燈、普門續焰，則東山門庭何以臻此？敢問大眾：且兩彩一賽的句作麼生道？珊珊一月圓如鏡，半照寒江半照天。」

掃生母歸元比丘尼塔。「自別西城十六年，滄桑更變意悠然，歸來且喜方墳在，苕帚柄兒重復拈。」遂拈帚柄，顧左右云：「諸昆仲還會麼？於此會得，則難盡之忠不盡而盡，難全之孝不全而全，說甚麼蓼莪之賦、風木之悲？到這裏非惟解脫生身之母，則三世考妣、歷劫親煙無不解脫去也。還委悉麼？但得豁開正法眼，等閒何處不酬恩？」

到旗山，掃本師靈隱老人塔。豎拂子，云：「祖道中興氣岸豪，[言*石]方無不仰風高，雖然隻履西歸去，尚有兒孫繼祖曹。恭惟本師先老和尚法眼圓明，真風迥別，三寸綿軟舌盡掃月露風雲，一腔慈忍力均灑香霖甘雨，真度迷津之寶筏、開覺路之金繩。不肖福度親蒙印可，恒抱慚惶，無一德之可長，曷寸念之能報？數十年來雖弋龍釣鳳、琢玉追金，不過塞責門庭，未免玷污宗教。今日到來，拈一瓣紫檀、奠半甌白雪，若喚作酬法乳，卻被青山綠水笑；不喚作酬法乳，亦被青山綠水笑。」召大眾，云：「還有證明得出者麼？」良久，云：「鷺鷥翹足蘆花岸，一任漁人辯是非。」

到天童，掃祖翁密老人塔。「淅歷金風卷碧岑，扶疏丹桂放幽林，八千里外撥雲至，秖為水源木本深。」以拂子指塔，顧左右，云：「且道是本源耶？非本源耶？這裏分析得出，始知我祖桐棺山頂擊碎破沙盆、禹門室內奪來斷拂子、金粟山中揮雨棒，非但澄太湖萬頃之月；太白峰頭震雷喝，豈止安南海千丈之瀾？燈分十二座，燈燈續焰；派衍十三國，派派流芳。所以，聲震九重，風高千古。不肖曾孫福(度)今日到來，拈一辯兜樓婆香，穿祖鼻孔，要與我祖結天長地久之冤、山高水深之恨。然雖若是，未審眾中有能若是者麼？若有，我當再設伊蒲，亦如我祖供養；如無，只得自為拈香，

穿祖鼻孔去也。」遂拈起香，云：「即此是，離此是，說到忤逆兒孫，直饒佛眼難覷。」便燒。

機緣

僧問：「如何是黃龍三關？」師云：「從頭問將來。」僧云：「我手何似佛手？」師云：「拈香撥火。」僧云：「我腳何似驢腳？」師云：「涉水登山。」僧云：「人人有個生緣。」師云：「開口道著。」

僧問：「如何是一為無量？」師云：「春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僧云：「如何是無量為一？」師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僧問：「《楞嚴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問從何起？」

僧問：「和尚昔年棲止何處？」師豎拳云：「會麼？」僧云：「學人是實問。」師云：「因汝實問，山僧實答。」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滇南。」師云：「帶得昆池月來麼？」僧無對。師云：「汝不從滇南來。」

僧問：「萬境俱起時如何？」師云：「寂。」僧云：「不起時如何？」師云：「鬧。」

陳居士問：「和尚教弟子念阿彌陀佛，未審阿彌陀佛在甚麼處？」師高聲云：「陳居士！」士應諾。師云：「在甚麼處？」士躍然。

師宴坐，一僧向前作禮云：「學人無問，請和尚答話。」師云：「山僧無答，請上座轉語。」

師翫月次，問眾云：「朗月當空時如何？」一僧云：「照破漆桶。」一僧云：「惟我獨尊。」師云：「一隊無孔鐵鎚。」

碧松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雲散天邊月。」松云：「一歸何處？」師云：「春來樹上花。」

師問水月：「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月於桌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月復畫，師便打。

師夜坐次，問大破：「尼父道：『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且道不隱個甚麼？」破云：「不隱乎道。」師云：「如何是道？」破請師講解。師指案頭燭云：「見麼？」破云：「見。」師云：「吾無隱乎爾。」

僧持扇求偈，師云：「上座說，山僧寫。」僧云：「學人早已說了，是和尚不聞。」師云：「山僧早已寫了，是上座不見。」

師夜坐次，碧松問：「燈光晃時如何？」師云：「黑漆漆。」松云：「不晃時如何？」師云：「明歷歷。」

士問：「和尚曾讀儒書否？」師云：「不曾。」士云：「既不曾讀，如何又識文字？」師云：「居士不妨疑著。」
僧問：「眼見色，耳聞聲，離卻聲色，請和尚道。」師云：「山僧常在裏許。」
僧問：「戒、定、慧三學，那一學為尊？」師云：「我這裏一學也無，問甚麼三學？」
暫到僧問：「學人千里而來，請和尚下棒。」師云：「山僧今日不暇。」
僧問：「學人有枝無孔笛，請和尚一吹。」師云：「沒這閒工夫。」
僧參，師問：「上座高隱甚處？」僧云：「遊遍天下。」師云：「踏著無陰陽地否？」僧罔措，師云：「辜負艸鞋。」
僧問：「學人有口無底缽，欲供養和尚，未審納否？」師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士問：「泥牛吼月，木馬嘶風，是有是無？」師驀頭一棒，云：「是有是無？」
士問：「弟子業識茫茫，請和尚究竟。」師云：「你的業識在甚麼處？」士云：「不知。」師云：「不知最親切。」
士問：「如何是觀自在時值雷鳴？」師云：「你還聞雷聲麼？」
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明月橫空照，清風匝地來。」
僧問：「如何是臨濟機？」師便打。僧云：「如何是臨濟用？」師亦打。僧作禮，師云：「還識機用麼？」僧擬議，師直打。
士問：「養妻活子的人參得禪否？」師云：「得。」士云：「從何處下手？」師云：「看那養妻活子的是什麼人？」
僧問：「透過上頭關時如何？」師云：「死逼逼地。」僧云：「未透時如何？」師云：「活潑潑地。」
師寓安順五顯祠，問慧穎禪人：「虎以肉為食，因甚不食其子？」穎云：「是親者難滅。」師拈拄杖云：「是親是疏？」穎喝，師亦喝。穎又喝，師便打。
僧參，師問：「到此作麼？」僧云：「久嚮道風，特來參禮。」師云：「帶得甚麼來？」僧云：「帶得一頭水牯。」師云：「切莫犯人苗稼。」僧作禮，師云：「淳哉！」
僧問：「和尚到處說法，未審誰是知音？」師以拂子擊香案，云：「聞麼？」僧罔措。師云：「獨是汝不知。」
僧問：「拋戈棄甲時如何？」師云：「且喜天下太平。」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風過樹多聲。」
士問：「弟子做工夫，心竅不開。」師厲聲云：「甚麼物礙汝？」

師寓師宗，趙難言率眾請示念佛參禪旨訣，師云：「山僧這裏無佛無禪，開示個甚麼？」眾不契，師示偈云：「念佛將心念，參禪假性參，性心成一片，無佛亦無禪。」

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人看來短，山淡欲無。」

師入堂，見僧閱經，問：「大德！閱者是甚麼經？」僧云：「《金剛經》。」師云：「見須菩提也未？」僧云：「見。」師云：「是甚面目？」僧云：「與和尚相似。」師云：「影子也未見在。」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描不成，畫不就。」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三十二相。」僧云：「如何是法？」師云：「經律論藏。」僧云：「如何是僧？」師云：「方袍圓頂。」僧作禮。師云：「佛法僧在甚麼處？」僧云：「和尚指示明白。」師劈頭三棒。

僧問：「西來意即不問，如何是自己意？」師豎拳云：「會麼？」

撫軍慕公入山訪師次，公曰：「和尚明心見性之旨可得聞乎？」師曰：「山僧無心可明，無性可見。」公曰：「無之一字甚是親切。」師曰：「說個親切，早已支離了也。」公曰：「正所謂認著依然還不是。」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公曰：「宗門中原來一點也著不得。」師曰：「雖然若是，卻又滿眼滿耳。」公躍然而別。

太史黃公到山，問：「山光水色盈眸，竹籟松聲雜耳，意旨如何？」師曰：「堂堂太史，如何被聲色蓋覆？」史曰：「因甚蘇子瞻又道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師曰：「不然。」史曰：「和尚如何？」師曰：「不見《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公揖而別。

春日，糧憲梁公與師登玉皇閣。公曰：「春色重重可愛。」師曰：「雖然若是，卻能換人眼睛。」公曰：「弟曾留心貴教幾年，竟無入處。」師曰：「春色重重可愛。」公稽首謝之。

臬憲張公與師喫茶次，乃問：「貴教中趙州茶、雲門餅是何意旨？」師曰：「能止宰官飢渴。」公曰：「我為臬憲，何飢渴之有？」師曰：「名利之火不息，無生之道罔知，得非飢渴乎？」公頷之。

大中丞田公登山，與師喫茶次，乃問：「禪師高臥山中，做些甚麼工夫？」師曰：「長嘯古彌陀，高歌堯舜世。」公大悅。

（安順府南山寺嗣法門人照潤，捐刻本師和尚語錄第六卷，附藏流通。伏願在處弘拈花旨趣，隨方露指月風規。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六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拈古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法誨。』山云：『打鐘著。』眾集，山陞座，一詞不措。院主云：『和尚今日陞座，如何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怎怪得老僧？』」

拈曰：「藥山久不陞座，一天明月。末後道個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遍地黑雲。」拈拂子云：「且道明暗相去多少？」遂擊拂子一下。

舉：「僧問雪峰臨濟四喝意旨，峰云：『我初行腳時便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展具遙禮云：『天下古佛矣。』」

拈曰：「雪峰道『至今不知』，米裏有虫。南院展具遙禮，泥裏有刺。」顧左右云：「山僧與麼批判，且道臨濟四喝在甚麼處？」震威一喝云：「還聞麼？」

舉：「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不？』山曰：『是。』僧掀倒禪床，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拈曰：「者僧有勇無謀，故所大敗；夾山有謀無勇，故解添兵。檢點將來，大似一隊無孔銕鎚。」

舉：「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禮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拈曰：「文遠即妄遣妄，趙州以真印真。妄即且置，那裏是趙州印處？好事不如無。」

舉：「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涼。』」

拈曰：「問如明月橫空，無一塵而不照；答如春風遍野，無一物而不新。雖然，還有優劣也無？」拈拄杖，云：「鶯啼千樹綠，雲破一天青。」

舉：「溈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正恁麼時，道是溈山僧，卻是

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卻是溈山僧。』」

拈曰：「溈山僧笑殺人，水牯牛笑殺人，雙三是六兩，二八是一斤。」豎起拳頭云：「且道是水牯牛？是溈山僧？咄！咄！」

舉：「靈雲見桃花有頌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拈曰：「靈雲一雙青白眼，被桃花換卻；玄沙三寸綿軟舌，把邪正分開。敢問大眾：且道得失在甚麼處？」豎拂子，云：「還見麼？」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鏡清道：『有。』又問明教，明教道：『無。』」

拈曰：「鏡清明豎鎗旗，明教暗展戈戟。雖然，且道謀略在甚麼處？明修棧道誰能測，暗度陳倉幾個知？」

舉：「僧問圓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悟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拈曰：「大小圓悟便恁麼道，大似金剛與泥人揩背。」

舉：「韓昌黎問大顛和尚：『近日春秋多少？』師舉念珠云：『晝夜一百八。』」

拈曰：「個裏春秋，非籌可紀。大顛道個晝夜一百八，秖可塞責。昌黎若答：『靈利衲僧。』未敢相許在。何故？平天花甲子，驢年數不清。」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拈曰：「盡謂趙州富足，誰知一貧如洗。被者僧索取舊債，只得借常住物還。殊不知借債償債，債依然在。」

頌古

世尊陞座

策杖尋詩上翠微，翠微花柳正芳菲，誰知撞遇豪吟者，只得吞聲飲氣歸。

世尊拈花

拈起缽羅第一枝，人天百萬有誰知？雖然迦葉破顏笑，已是重栽眼上眉。

外道不問有無

千山雪解曙光通，四海冰消春色濃，夾岸桃開紅似火，揚鞭處處醉東風。

女子出定

人天圍繞大雄才，女子座前何怪哉？盡謂白雲隨水去，誰知明月逐峰來？

維摩默然

徑曲林幽到者稀，春深猶自掩柴扉，忘言盡日焚香坐，一任輕紅淡紫飛。

遣二比丘

薄批皓月，細切清風，一音大闡，萬品廣弘。前啟請兮那邊不許，後啟請兮者畔不容。天地一從盤古闢，寒來暑往自相通。

六祖風幡

捫尋好景趁陽和，嫩綠深紅莫觸他，直到坦平芳草地，滿傾茗碗任高歌。

百丈野鴨

父子相攜雲外行，翩翩野鴨過前村，不期觸犯回天手，扭著鼻頭心也疼。

百丈奇特

雄峰矗矗逼長天，積翠磨雲勢自然，雖則明明絕蓋覆，仰彌高也鑽彌堅。

非心非佛

雲在峰頭月在灣，一般清味別人間，釣磯一坐如山穩，憑教狂瀾去復還。

多羅轉經

心迷經轉，心悟轉經，鶯啼似管，水響如琴。不涉眾緣兮，一任松風落落；不居陰界兮，何妨山月沉沉。自從坐斷兩關後，犬吠驢鳴悉梵音。

產難因緣

與人為事須終事，度水穿雲信步去，幽鳥一聲啼樹間，落花如雨平鋪地。

百丈捲席

端然高踞法王臺，龍象紛紛齊擁護，一陣東風驀地來，花香打落知何處。

百丈開田

無端平地起波瀾，大義將來換井田，換到臨時換不去，鋪籃亂扯草芊芊。

不思善惡

度水穿雲奪信衣，豈期庾嶺手難提，愁腸一段無由釋，幸有其人展大慈。者邊踢倒兮，毒藥轉為良藥；那畔掀翻兮，火池化作冰池。不因踏斷青山也，怎信黃梅壁上詩。

大士講經

箇裏真經不涉言，其如天子逼弘宣，自從尺下彰文彩，玉軸琅函滿世間。

青原階級

半嶺松陰禪宇靜，四簷花氣鳥聲閒，甕風舜日憑歌頌，那許紅塵到此閒。

無位真人

赤肉團中無位人，雖然易見卻難規，分明月在寒波裏，撥破寒波月更深。

南泉住菴

茶既飲兮飯既餐，破他家事太無端，若還不去同床睡，焉得知他被底穿。

南泉牧牯

溪東牧去青青草，牧向溪西草更青，若使東西俱不犯，往來何礙綠楊陰。

百丈野狐

昨夜雪封千嶺翠，今朝霜打一庭花。若謂昨非兮，千差萬別；如言今是兮，萬別千差。試看春風平地起，枯林花放自橫斜。

國師三喚

喚一聲兮應一聲，聲聲不負老婆心，若還不是子期輩，料想無人識此音。

乾屎橛

堪羨雲門乾屎橛，等閒觸著斷疑猜，雖然氣息無些子，五葉曇花盡點開。

洞山莖荊

亡僧化去問何親，火後莖荊句斬新，無影林閒花吐色，不萌枝上果垂春。

壁上錢財

偶將玄旨探原因，壁上錢財用更親，說到人情相與處，從來宜假不宜真。

非但曹溪

金馬嘶時驚地動，陣雲橫處起人愁，長鎗短劍如活，不見功勛定不休。曹溪有兮明撾玉鼓，西天無兮暗展機謀，自從平定江山後，海晏河清瑞九洲。

南泉斬貓

吹毛舉起白如霜，血濺梵天孰敢當？縱使趙州能救得，腥羶早已污雲堂。

藥山陞座

芥子孔中藏世界，毫毛頭上現須彌，雖然四面無遮障，幾個男兒著眼窺？

大顛擯首座

正令全提祖佛憂，通身血染許誰酬？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靈雲睹桃

桃花三月吐蒼岑，透快靈雲一片心，更有尋芳拾翠客，春光把斷許誰吟。

香嚴擊竹

不透未生幾許難，白巖五載意悠然，自慚一擊此君後，黑霧依前捲碧天。

青州衫

翁翁年老卻風流，衫子拈來答問頭，寶月凌空吞萬象，何山松竹不清幽。

破沙盆

破沙盆答正法眼，叢林笑倒老禪和，雖然不值分文價，搗蒜舂薑卻要他。

丹霞燒木佛

木佛焚燒絕覆藏，眉鬚墮落無遮障；不因瑞雪點空中，怎得梅花開隴上。

柏樹子

祖意西來問趙州，庭前蒼柏與麼酬。曾聞是水皆東去，未見人傳向北流。

俱胝指頭

信手拈來用不窮，逢人盡謂得天龍，賺他童子一指失，流落古今血跡紅。

趙州訪上下菴主

纔吟山寺北，又賦竹林西，學得驚人句，憑教翻覆題。

三聖興化因緣

綠柳垂蹊徑，紅桃映水濱，雖然顏色異，總是一般春。

趙州茶

淑氣展雙眸，乘時跨馬遊，雙鵰一箭落，何處不風流。

禾山打鼓

家風迥別是禾山，毒鼓輕撾非等閒，聞者頓教身命喪，那容擬議在其間。擎杈兮猶涉計較，舞劍兮尚歷辛艱，何如到處鼕鼕嚮，無影林中花破顏。

曹山問強上座佛真法身因緣

花叢唱鷓鴣，柳岸歌黃鳥，但得詩中法，拈來無不好。

僧問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忽悟

問者問山河，答來仍是他，憑將楔出楔，用力不曾多。

長慶捲簾

何事安中討不安，長年思索太無端，饒君七個蒲團破，捲起簾來也一般。

僧問古德：「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中佛法？」德云：「大的大石頭，小的小石頭。」

偶將佛法問來由，大石頭兼小石頭。住市惟言朝市好，居山但說水山幽。

僧問雲居弘覺禪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

剃除鬚髮著伽黎，碧嶺清幽好寄棲，明月為朋雲作伴，一般孤嘯有誰知。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的。」僧云：「不問這個道。」州云：「問那個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

大道罔知問趙州，趙州指處有來由，長途綠柳留鶯語，雪笠雲瓢君自遊。

李駙馬問慈明：「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明云：「你在那裏得這消息？」李一喝，明云：「野狐鳴。」李又喝，明云：「師子吼。」

生平秖愛學桓伊，鐵笛無腔信口吹，一曲山兮一曲水，此音能有幾人知？

陸亙瓶鵝

超群之俊，拔萃之英，神機莫測，玅用難論。不損瓶兮，雲飛天不動；不壞鵝兮，月穿水無痕。誰知不費纖毫力？喚出輕輕秖一聲。(咄！)

崇福寬闊

寬闊之言旨趣深，驚天動地似雷霆。雖然無舌人能說，不是耳聾不解聽。

九峰丹青

一筆丹青習有年，如何到此卻難傳，曾聞是玉無瑕貴，稍有微玼不值錢。

無相道場

無相道場擬欲攀，路頭窮處進猶難，不因牧笛吹雲破，爭見團團月在巒。

歷村煎茶

問到西來鼻祖意，茶匙拈起露堂堂，可憐不遇盧仝輩，空使瓊甌泛雪香。

爛冬瓜

爛冬瓜答如如佛，石女聞之笑更便，夾岸桃花紅似火，一溪楊柳碧如煙。

資福圓相

風鼓幽松聲落落，雨敲翠竹韻沉沉，須知是響皆傳妙，何必從他聽古琴。

法眼慧超

吐玉英梅斜隴陌，拖金弱柳拂江濱，雖然到處皆春色，只恐其人認不真。

我國晏然

玉骨臞臞絕比偷，巉巖幽谷許誰親？從來不受陽和力，一任橫斜自吐春。

僧問長沙

玉自石中出，金從礦裏來，分明燈是火，何事涉疑猜。擬成佛也未曾欠少，喻刈稻也掃去安排。憑灑落，任徘徊，李白原來是秀才。

投子劫火

劫火焚時萬物焦，十方國土不相饒，但能穩坐清涼地，何怕彌天烈焰高。

龍牙石龜

青青翠竹真如面，鬱鬱黃花般若心，碑下石龜亦解語，其如世上少知音。

臺山婆子

蕭蕭滕六逞精神，古逕幽溪積幾層，忽遇焚山三尺火，頓教化作一團冰。

倩女離魂

香閨寸步不曾離，賣弄風流也大奇，春雨一簾過別院，無邊花柳放新枝。

溈山水牯

不依本分費心情，覆去翻來逞姓名，縱使皮毛能變換，依然眉在額頭橫。

麻三斤

洞山拈出三斤麻，丈六金軀不別些，試聽子規聲切切，年年三月叫桃花。

婆子燒菴

綠柳紅桃滿四鄰，其如覿面不知春，當時若遇扳花手，免使茅菴被火焚。

投子凡聖

舟行鶖驟，雲破月晴，當陽不薦，向外經營。是凡兮眉橫鼻直，是聖兮鼻直眉橫。禹王自闢江河後，萬派流通徹底清。

犀牛扇子

扇破還牛逼斷魂，可憐侍者避無門，莫云春去林園寂，應識花殘香骨存。

高峰墮枕

鼓寂鐘沉夜氣深，無參尋處正參尋，翻身不覺枕頭墮，擊碎梅花月一林。

鳥窠布毛

誰識禪翁作用超，布毛吹起走青霄；不因漁父穿雲引，怎見江頭白浪高。

婆子拋兒

剪去情兮斷去思，蘆花深處便拋兒，此情一段無人識，付與波心明月知。

洛浦藏教

缽巖結集靈文後，玉軸琅函大藏收，更有一般收不得，和風和雨塞閻浮。

風穴古曲

異般響喨徹層雲，震動寒江與翠岑，一自木人接拍後，知音罕遇到而今。

梁山祖意

有池皆漾月，無鳥不啼春；更問西來意，迢迢十萬程。

道吾深深

問道深深不憚勞，相酬殊勝致偏高，滿盤托出伊蒲饌，未審其人可解消。

臨濟大悟

唇皮兩片，原是禍門，但能不語，那討悶煩。喫棒兮無辱招辱，還拳兮有冤報冤。自從惱亂叢林後，污名代代累兒孫。

又

竹自北墻栽，筍從東社出，長成玉一叢，鸞鳳幾枝宿。

巖頭古帆

古帆不挂問原因，長耳咆哮說向君，東寺鐘鳴西寺應，南山雨起北山雲。

日裏看山

祖意明明不我謾，見時容易會時難，巨靈掌跡華山露，來往悠悠幾解看。

大隨烏龜

策杖偕行暢野情，東風拂拂鳥聲新，峰前春色鋪如錦，不會聯詩惱殺人。

文殊成勞

無端一足向僧垂，烈焰爐中雪片飛，坐久成勞能委悉，寒巖枯木吐花肥。

巴陵雞鴨

教乘祖意了無疑，何必煩他鴨與雞，綠水半灣明月照，幽林一帶野猿啼。

廣教冀州

古寺幽深隱翠岑，禪扉晝掩似無人，不因鄉客傳家信，爭識園林盡吐春。

趙橫高坡

平地望坡坡接天，深紅淺白畫難全，雖然春色重重露，忽在後兮瞻在前。

雪峰南際

不贈金帛，豈折柳枝，為人餞別，豐儉隨宜。下拜兮酒逢知己飲，應喏兮詩向會人題。盡情說破雲遊事，此去前途無故知。

首山此經

琅函日日青山展，玉軸時時綠水開，未啟口時如會得，何須白馬向東來。

九峰龜毛

西來祖意問山翁，點銕成金玅莫窮，雲裏木人歌白雪，巖前石虎笑春風。

慈明銀蟾

出海銀蟾似鏡明，等閒何處不澄清，溪山面目吾無隱，切忌逢人問姓名。

疏山造塔

無縫寶塔勢巍然，何必費他常住錢？賺得羅山一臂力，又添蓮放季冬天。

九峰不肯

一針針又一針針，定要針他病淺深，痛處一針肝膽見，方知割股救人心。

蜆子和尚

落落安眠古廟，翩翩遊戲水濱。不應世緣兮韜光晦跡，不耕田地兮食蟹餐鱗。相逢窄路難迴避，腥氣依然吐向人。

嚴陽一物

一層水盡一層山，山水重重幾度攀，不到山窮水盡處，爭知月在水山間。

雲門明教

持竿磯畔倚雲斜，釣得金鱗豈類蝦，得意歸來何所事，焚香漫飲趙州茶。

鏡清有言

客到懶陪意更悠，禪床高臥許誰酬？庭前春色無人翦，花自落兮水自流。

德山大悟

胸中坦蕩蕩，筆底興漫漫，註一經而猶易，轉三心以卒難。參龍潭兮，頑銕須經大冶；吹紙燭兮，驪珠秖在深淵。焚疏鈔，絕廉纖，獨據孤峰拈白棒，任教佛祖也眉攢。

親傳的事

現成公案任拈提，怪語奇言總不施，問到親傳端的事，答云我是謝家兒。

板齒生毛

搬拳弄掌費精神，板齒生毛最有情，散步無陰陽地上，不萌枝上鳥聲聲。

仙天野狐

棋逢敵手，琴遇知音。野狐兒送者送八兩，老禿奴酬者酬半斤。蒼池邀月白，翠竹引風清。棲鳳皇也須梧桐樹，貯獅乳也必琉璃瓶。

首山菩提

粉蝶戲花穿徑岸，黃鶯啼柳渡江濱，家家有路通霄漢，何必從他別問津。

昌黎大顛

狂心笑爾歇，來造大顛門，纔問春秋數，念珠信手呈。扣玉齒兮無端漏逗，責藜杖兮太煞分明。聖人不降閻浮世，爭見黃河徹底清。

投子三身

啼鶯落落鳴如管，流水悠悠響似琴，會得這般談說處，不須向外問圓音。

陸亙鐫石

蒼蒼片石最靈然，擊著琤琤應劫前，不但磨礱風與月，還教收放雨和煙。虎丘悟也曾點首於生老，女媧賢也已煉補於青天，一自大夫穿鑿後，至今不值半分錢。

狗子有無

趙州美譽播叢林，何事當機不斬新，若使中間能坐斷，免教兩處費精神。謂其有也，尋思不見；謂其無也，晤對分明。那時節，少英靈，舌上任從擺甲兵，劈脊若還三十棒，看他面目那邊存。

(嗣法門人寂和，捐刻
本師和尚語錄第七卷，附藏流通。伏願禪燈續燄
層層，法脈分流處處。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佛祖贊

釋迦(忠義監院請)

不住淨飯宮中，偷走檀特山上，無端夜睹明星，便把奇哉三唱。惑得三界十方，四生九類，一箇箇都從這裏趣向。無狀！無狀！當時若遇得箇下毒手的，一棒打殺，免使在紙軸子上現這般色相。

接引(圓通主僧請)

無量壽王，慈誨難量，六八願偉，九品蓮香。致令賢愚老少與麼稱念，男女貴賤如是舉揚。是則是，還犯一點執著，且道是那一點？是處俱堪垂接引，何須定要往西方。

彌勒(萬壽主僧請)

細行全沒，麤糙無比，露膊袒胸，長笑不已。一布袋不知是甚東西，亙古亙今提在手裏，如此這等失威儀的行徑，秖可勾引兒童恣喜。呵呵，還說當來龍華會上度生，但不知是阿誰許你？

觀音(定修監院請)

花綻真如面，鳥啼自在心，若從南海覓，煙浪已千尋。

又

觀來音儘有，聽去說全無，此理如能透，圓通誰欠乎。

達磨(惺徹禪者請)

一葦渡寒江，九年渾若拙，坐破半嶺雲，突出一輪月。

又

敗缺梁王前，含羞少室裡，還怕少名聲，又遣一隻履。

朝陽（君山禪人請）

何年瓢笠寄幽林，孤嘯渾忘秋與春，一衲朝陽惟自補，不知剪碎幾多雲。

對月（君山禪人請）

幾幅袈裟搭半肩，石床趺坐意悠然，憑他嶺上松濤起，秖把殘經對月看。

二仙圍碁圖（德昌劉秀才請）

不在洞中煉丹，相攜松下娛樂，盤中黑白分明，切忌錯了那著。

三仙煉丹圖

石上青松鬱鬱，巖前細草芊芊，會得者些生意，何須共煉金丹。

盤龍蓮峰炤禪師（潛靈法姪請）

形儀挺特，氣岸孤清，參無字旨，契涅槃心。瘦骨稜稜兮，豎撐天地；真風凜凜兮，橫貫古今。堂堂兮，元代無雙客；巍巍兮，南滇第一人。擬贊以鏗金戛玉之詞兮，似一毫置於空界；復贅以織錦迴文之句兮，若一滴投於巨溟。顧左右，云：「且道此老有何奇特，致令如是贊揚？」遂以筆點一點，云：「鼻孔不離唇上搭，眉毛秖在額頭橫。」

密雲祖翁（木月禪人請）

踏破桐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拈出一條白棒，到處血濺梵天。

破山師翁（東山大眾請）

蓮眸炯碧，螺髮鬈鬆，灑灑落落，蕩蕩空空。現身干戈叢裏，垂手酒肉場中。杖挑巫峽月，繩繫錦江風。掃五湖煙霧，收四海獰龍。人天遭害非細，佛祖結冤甚洪。咦！好欲與伊三十拄杖，貶向大千世界之外去，秖因是我嫡骨師翁。

本師靈隱老人(華光大眾請)

長髮臞形，豆眼燕額。象崖中箭，雙桂出血。蛇虺心腸，綿團口舌。銕航駕而鬼哭神號，毒鼓撾而雲破石裂。戴角虎生被他擒，正法眼活遭他滅。咦！秖堪大地作津梁，佛祖位中留不得。

又

心澄皎月，眼碧秋池。不涉語路，不墮見知。掃凡聖跡，蕩佛祖基。逢善呵罵，遇惡笑嘻。飢處奪食，痛處下錐。聞者起憎，見者生疑。禍及兒孫，了無盡期。

法周長老(巨雍禪人請)

鶴髮銀鬚，色衣朱履。始遊南海岸上，倚瘦笻而觀雲濤煙浪；終歸雞足山中，枕白石而聽松風鳥語。不講清淨毘尼、不弘圓頓教旨，惟以松波挺特兒接續臨濟一枝矣。(松波嗣野竹)

潛靈法姪禪師(懷月禪人請)

剛軀銕面，鶴頸龍頤。承嶺南脈，續濟北枝。正法眼棒頭直指，涅槃心喝下傳持。致令華山點首，[阿- 可+(乏- 之+虫)]嶺揚眉。星辰倒挂，日月顛推。且道是阿誰？竹帆法伯之家孫，枕石道兄之嫡嗣。

月峰法姪禪師(台山大眾請)

鬚髮若練，顏面如童。不隨時逕，別展家風。晝棒月皎，夜喝日紅。有時現清淨身，古太虛而克滿；有時出廣長舌，正法眼以談空。夫是之謂，誰是異徵。脫母腹，丱歲斷塵勞。秉雲腹毘尼，受天湖心印。眼空四海，氣壓諸方的月峰。

厥中師(心焉禪者請)

眸若池清，髮如雪白。續月川脈派遠長，秉完真毘尼淨潔。或有時聽玄天宮外溪聲，或有時觀棲霞頂上山色。百八珠收放任其自由，六字號旦夕未曾間歇。我常相對話松間，蓮香陣陣出長舌。

璞玉半身道影(龍樹菴主僧請)

無邊梵行如冰潔，一點禪心似鏡圓。雖然相有三十二，只露一半與人看。

西竺和尚說法圖

眉高額廣，貌古神清。傳雙桂之脈，續普門之燈。喝下圓明正法眼，杖頭點破涅槃心。綠水揚眉視，青山側耳聽，等閒何處不慈雲？

四照禪師行樂圖

脫略破格，瀟灑不群，現幻非幻之色相，談空不空之禪心，一緉草鞋踏五湖風月，半枝竹杖掃四海煙雲，眼底乾坤小，胸中星斗明，應堪扶起破沙盆。

自贊

霞章禪人請

蚕眉橫額，螺髮垂肩，隨緣卓爾，在處翛然。蓬萊山下兮，與牧兒樵子瀟灑；棲霞頂上兮，共片雲孤鶴盤桓。喝下無聲兮，冤結大地；棒頭有眼兮，血濺梵天。謂是佛，人未必信；謂是祖，亦未必然。是！是！是！是！蜀永川張氏子，遠承曹溪，近嗣普門的梅溪老禪。(靈老人曾開法於普門)

了然上座請

者個村僧，何堪寫畫。心比天高，膽如斗大。見佛便呵，逢祖必罵。攪渾江海，半枝瘦筇。惑亂人天，滿口胡話。休挂休挂，急須扯碎付丙丁，免使臭遺千古下。

慧穎上座請

不讀孔孟書，便欲敲詩作賦；罔識祖師禪，偏能講性說心。七尺烏藤挑日月，一個虛懷空古今。或有時鬧市紅塵，吹無孔笛；或有時茅齋竹舍，撫沒絃琴。致令泥牛吼，石女吟，河為酪，地變金。是則是，猶欠一種慈悲。且那裏是欠慈悲處？寶劍橫飛光爍爍，野狐斬得血淋淋。

蘭章禪人請

梅溪冷暖梅溪知，梅溪飢飽梅溪識。梅溪消息梅溪通，梅溪真贊梅溪筆。

皎月侍者請

造妖捏怪多般有，持戒修行半點無。地獄天堂留不住，卻來紙上觜盧都。

又

眼界空蕩，頭髮鬊鬆。儘有麤惡，全沒圓融。見者遠離，聞者弗從。呵呵，見人不彩沒傝[仁- 二+(天/韭)]，只得自題上一通。

行樂圖(紹南侍者請)

者箇散淡頭陀，卻有無窮快活。華王座不登，金縷衣不著。看山色以陶陶，聽松聲而落落。縱使公侯至，卿相來，一只相對他孤松下的羸鶴。

又

孤嘯碧巖端，不隨時逕遷，趺蒲澄嶺月，握杖掃林煙。骨傲松雲淡，情同花鳥翩，相忘禪與道，秖結水山緣。

長瑞劉夫人請

這漢一生亂為，到處胡做，豎龜毛拂刺瞎三世諸佛眼睛，拈兔角杖把斷歷代祖師要路，致令木人月下嗔，石女雲中怒，且喜藏身在叫不響的山谷裏頭，不然幾乎被劉夫人畫影圖形捉住。是則是，且道是何面孔？眉毛不過八字橫，耳朵無非左右豎。咄！

省念尼禪人請

這個老和尚，就中難度量。內藏殺活刀，外現慈悲相。惑人兩片皮，見佛三十棒。分付省念尼，休寫他供養。

明徹戒子請

口闊如滄海，鬚長近俗容，掃空文字見，直指少林宗。喝下開生面，棒頭起臥龍，恁般垂手處，魔佛盡潛蹤。

六和戒子請

斜披紫衣，橫按白拂。曹溪遠孫，普門正續。本自平常，何曾悟入。呵呵，不是盡情說破伊，幾乎被人喚作佛。

仁和戒子請

一具傲骨，到處惡聲。不通世法，不會無生。三寸舌頭，罵佛甚毒；七尺拄杖，打人最疼。呵呵，只因些子迴別，致令天下人憎。

山居識心歌

依雲壑，結草廬，字題石瘦，骨對松孤，半卷殘經香一爐。識自心，原是佛，印破虛無。又何須，聲傳海宇，名載祖圖？遯跡林泉樂有餘。
半塢竹，一庭蘭。檻橫曲水，門抱層巒。滄桑任變我何干。識自心，原是佛，受用彌寬。又何須，禪酬柏子、道示牡丹？憑教枕石臥雲寒。
耽泉石，傲王公，芋鋤嶺北，芹採澗東，一般自得趣無窮。識自心，原是佛，五蘊頓空。又何須，臨機舞笏，劈面張弓？翛然無處不圓通。
不釣譽，不沽名，閒看山色，靜聽泉聲，半肩破衲補雲輕。識自心，原是佛，天地澄清。又何須，杖履煙水，瓢笠風塵？堪笑從前枉涉程。
瀠澴水，突兀山，花供清翫，竹伴幽閒，乾坤別是非。人間識，自心原是佛，理事雙圓。又何須，風前豎指，肋下還拳？覷破其中總一般。
掃幽石，坐蒲團，境緣空寂，性體輕安，清風送處骨毛寒。識自心，原是佛，粉碎機關。又何須，頻登投子，幾上洞山？任我卷舒在大圓。
棲林野，絕交遊，猿鳥作伴，風月為儔，如茲脫略許誰酬？識自心，原是佛，凡聖齊收。又何須，雨花動地，化石點頭？人人具足莫他求。
無寵辱，絕驕奢。看魚吹浪，聽鳥啼花，清高莫比最堪誇。識自心，原是佛，坐斷千差。又何須，凌風振錫，信手擎杈？黃精一任飽煙霞。

霞落澗，風滿林，為燈月朗，護定雲深，清幽境界暢虛襟。識自心，原是佛，萬慮平沉。又何須，禪關吹燭，雪夜睹星？得來全不費思尋。
柳垂圃，竹掃階，天然景概，非假栽培，任緣棲寄意悠哉。識自心，原是佛，道眼豁開。又何須，橫拈白棒，直指西來？現成公案絕安排。

書問

復普安吳太守

籠南卓錫，宦侶時逢，雖有脫略名位、瀟灑禪林者，未有如檀臺之真切也。別後承寄佳章，意句清逸，不減子瞻之風。雖然，第不識煙未磨、管未搦時，這些尖新句子在甚麼處？若見得親切，是真現宰官身而說法於當世，又何須山僧雲外通關者哉？謹復來韻。傾蓋投交天榜前(籠南有天榜山)，深談未盡又南還，寄來詩句惟親道，放去情懷秖愛山。若使個中能格物，何須雲外乞通關？慇勤說與知音者，形影休分儒釋間。

復廣南姜副戎

十年未晤面，千里尚同風。大護法未必不然此說也。昨接瑤章併鴛鴦蓮檄，如坐上品蓮臺，而八萬四千毛孔悉皆生香矣。我大護法威鎮滇池，德馨草木，而六詔之地，無不應以希有之瑞。愧山林野逸，學淺才疏，弗能多吐筆花，而為帥府生色。雖賦詩四章，不過勉強應知交之教，曷能盡善盡美哉！上年二公郎入滇，曾寄拙錄三本，想已叱存。今寄《雨花集》二冊、《棲霞草》一本，以供清翫。待菊吐疏籬，雁橫秋水，遣徒來南奉候，亦未可定。不宣。

與慧穎上座

客歲霞章，旋知上座幽居泉石、靜臥煙霞，雖是識時宜、知進退，但接物利生之要，不可不預為操履。若夫避懶偷安、就方取便，非為後學無依，亦且法門無補。山僧自入滇南，任緣行寓，或挂瓢笠於旅舍、或踏霜雪於長途，無非流通此道、報先師恩，非有別意而取如此之辛苦。年來幻體多病、鬢已添絲，惟嗟佛日西沉、祖風落寞，冀上座應宜鞭策、力振綱宗，致使曹源復漲、覺樹再春，非但山僧有幸，則法門亦有幸也。

與龍梅友人

行化之緣，寧可末勝於始，不可始勝於末。末勝於始，萬不失一；始勝於末，萬無一得。是知行化之士，不可不慎其始末得失也。

與安籠蘭總戎

日麗翫龍韜，玉帶增山海之秀；風和登虎閣，錦袍吐天地之春。當此之際，但不識大護法還念及天外孤雲、松間野鶴否？想十年之前，與大護法座分籠海、景眺榜山，彈沒絃琴於柳營、唱無生曲於帥府。豈意十年之後，隔去關河七百里，添來鬚鬢幾多霜？空懷月白風清，徒頌渭雲江樹。然關河不能間隔，鬚鬢不能更改，的與大護法時時覿面、日日談心，我大護法未必不然此說也。待山搖艾虎旗，池舞菖蒲劍，定得烏藤縱我新行腳，寶帳還君舊話頭。不悉。

與明副戎

鶴雲拖嶺，膏雨凌空。老檀越威鎮黔籠，名喧滇楚，其間名山大川，煙景如畫。當此之際，運於六韜、發乎三略，沛然而為功為勳者，不知其幾幾也。山僧昔在籠南，承老檀越手垂回天、力運轉地，致令梵剎煥然，諸般成就，已竟靈山之願矣。不意分袂來省，卓錫東山，被人喚作關山遠阻。殊不知月下趺蒲、風前酌茗之間，莫不與之晤對，又何嘗違我老檀越哉？今值花寫陣圖，鳥談兵法，是以不違世相，磨煙勒函，一則以候新禧，一則以鳴謝悃。但不識老檀越以時節毫楮而見山僧耶？不以時節毫楮而見山僧耶？

復開伯牟鄉紳

十餘年，山僧昆池玩月、檀越黔嶺鋤花，殊不知月明花笑之間，我兩人莫不晤對，及至握手東山、談心幽室，與疇昔之盤桓宛然無異，又何有分襟聚首之可論哉？忽接大教，盥薰啟函，讀至既辱故交，何坐觀沉淪而不為我作慈航之句，令山僧可發一笑。何也？自清源叨愛已來，迄今十有七載，每於覿面之際，未嘗不直截敷陳。檀越來，山僧則與之迎；檀越去，山僧則與之送；檀越舉杯，山僧亦與之舉；檀越拈箸，山僧亦與之拈。誰謂正法眼藏、涅槃玅心不與和盤托出，檀越何當面錯過之如此耶？是知佛法在一切處，一切處即是佛法。若離一切處別求至要，則是撥波覓火、掘地尋天，無有是處。從上淑哲與士大夫提持此道，未有不在一切處而提持者

也。所以山谷居士問黃龍禪師：「如何是吾無隱乎爾？」龍云：「公聞木犀花香麼？」谷云：「聞。」龍云：「吾無隱乎爾。」谷當下大悟。以是觀之，則佛法未嘗離一切處，一切處未嘗不是佛法。公既留心此道，應須舒頂[寧*頁]眼作如是觀，一朝摸著鼻孔，始知舉杯拈箸、迎來送去，以至玩月鋤花，一切等處無不是本有之道也。

與台星夏鄉紳

握別以來，冰暑四易，想名公未嘗不憶山僧，而山僧亦未嘗不憶名公也。而今卓錫鎮西，知音罕遇，致令一枝無孔笛，灰砌塵凝，無可弄處。鎮日靜掩禪扉，焚香兀坐，但不識何時水塘剎上，與名公烹茗話道，分韻賦詩，而再續勝緣哉？不悉。

復蕭漢臣鄉紳

三十餘年不晤，一旦聚首談心，令人慶快何及。昨接華扎并佳製，展讀之餘，心目雙豁。何期士林之中，布出此一天花雨也。從來斷情見、破疑網，荷出格事，非大器大能血性男子不可。況公高蹈山林，交遊吾輩，應堪吹無孔笛，賞太平時。可惜聲前句子，未遇其人，猶屬半邊漢在。倘不吝步，何妨乘春策杖，再上棲霞，與公徹底道破，做個在家和尚，始不負重晤之機會也。謹復。

與方伯柯大檀越

承大檀越措愛已來，彈指焂三載矣。而敝山叢林炳煥，法道維新，非大檀越偉護泉石，曷能臻此殊勝之若是？但山僧德涼行薄，福淺緣輕，被境風吹向天涯，弗覺又違大教三季，雖旦夕未獲共談實相，而針芥不入處，無時不晤會焉。近聞暫居林下，靜息山齋，聽竹裏之清風，對松間之明月，若非塵空眼底，垢淨胸頭，安得據此清虛境界？雖錦衣玉食，象簡金魚，乃世間之最貴，正眼觀來，亦不過花間露耳。我佛有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大檀越未必不作如是觀，待冰解南明，花開銅嶺，定得再話西來也。不悉。

候慕制臺

惟大檀越心存覺路，意注禪宗，遂能法席生輝，祖庭起色。不獨象山撫掌，亦且鳳嶺揚眉。比望德雨恒霑，仁風永沐。豈期相星高轉，播美政於吳天；祿位喬遷，遺甘棠於黔地。致令水雲長戀，龍象增思。閒頌遺句，恍如對以芳型；靜坐丹楹，未免懷其信念。但不識重領大愛、再續奇緣於何日也。是用肅啟，遙候萬安。臨穎瞻依，曷勝眷念。

與張副戎

睽違台教，瞬目忽三季矣。雖杖扶煙水，懷曠雲山，而於月夕風晨，莫不為之晤會。想東山叢林，時叨弘護，事事自是如昔，老檀臺未必肯負靈山之偕囑者乎？待律回太簇，花柳爭春，諒得旋省，拜賀新禧也。不悉。

與篤生傅邑宰

丙春一別，彈指三周；罕遇鱗鴻，久疏音問。正慕間，忽聞紫宸恩下，榮任閩中；想檀越大福德人，自是化被大福德地。賀甚！賀甚！年來敝山叢林漸得彪炳，已成大觀，悉仗檀越遠庇。今幸祖夫人入閩，特賦俚言一律，書之扇頭，一則以候台禧、一則以攄積悃，希叱存之！俟緣熟何地，此則一重公案耳。

與劉副戎

世間富莫過於俗，林下窮莫過於僧。何則？富者，凡祝人之華誕，不稱東海南山，便頌冰桃雪藕。今值大護法華誕，而我林下窮僧，也無東海南山可稱，亦無冰桃雪藕可頌，單以沒絃琴彈山水之清音，無孔笛吹梅花之古調。雖然，第不識大護法還謂富俗是，還謂窮僧是？為我道將一句來。此祝。

與陳守戎

客歲詩餞扇頭，今年雁傳尺素，雖雲山幾層間隔，而星月一樣圓明，正所謂野色何曾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然此消息，若非現將軍身、行菩薩道者，於此孰能證之哉？今命維那祝我劉大護法千春，是以泐函為慰。第不識何時握手，話千里同風之趣？不悉。

復易文學

凡觀山，須觀無色相山，莫觀有色相山。何則？無色相山，慧山也；有色相山，我山也。殊不知我山最高、最深、最盛，出黑暗氣象，塞靈源，蔽心目，藏蓄識情惑業，發育妄想無明；獨有慧山至清、至淨、至朗，出光明氣象，貫九霄，通六合，藏蓄日月星辰，發育山川草木。若是有血性男子，不注慧，不注我，向日用尋常之中，輕輕舉足，將兩山一踏粉碎，然後掉過臂來，并不見其色相有無、我慧間隔，始知百億世界、百億山河，盡在自己筆尖頭上，又何須向外問高、問深、問盛、問氣象、問藏蓄、問發育耶？先哲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謹復。

復于野黃居士

昔覿芝眉，未談西意，竟不識足下個中脫略、筆底琳琅，誠所謂當面錯過也。客歲捧讀瓊篇，心目雙豁，而言言字字悉皆道岸香雲、禪天花雨，敬羡敬羡。來書云：見山僧錄中，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答曰：「雲散天邊月。」僧曰：「一歸何處？」答曰：「春來樹上花。」似覺有箇入處。殊不知者箇事上依言語不得、涉道理亦不得，只貴當陽薦取、直下荷擔。足下既立志不群、心生好樂，不妨於展卷揮毫、飛觴醉月，以至日用尋常一切事上翻覆研窮、精細諦審，忽然掉過臂來、撥轉關去，始知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花不我欺也。到者境界，不獨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透，則三千七百公案、一大藏教典墳無不透矣。謹復。

（都勻梓潼閣嗣法門人寂宜，捐刻
本師和尚語錄第八卷，附藏流通。伏願弘單傳而
不倦，利眾生而有方。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法語

示霞章禪人(即雪住)

參禪學道，惟須鋌石心腸；訪友尋師，務要英靈氣宇。纔聞舉著，直下承當，方稱拔萃男兒，便入師子群隊。若具這般決烈，奚愁道眼不明、天龍不衛？若夫因循歲月、恣縱情懷，不透聲色牢關、罔省佛祖至要，法門何補？後學誰歸？況爾相侍巾瓶廿有餘載，歷艱難而匪變、守寂寞而不移，若非根器廣大、願力弘深，焉能有此至堅至固、不退不轉？雖然，要將本有之真精勤決擇、不無之妙勇銳參持，提起金剛劍、劃斷狐疑網，根塵盡淨、渣滓不留，境界不空而空、心花不燦而燦，到者裏滿空至寶信手隨拈、遍界奇珍當機任取，更無第二人、不落第二見，豈不是鐵石心腸、英靈氣宇之衲僧也？

示大破禪人

薙髮為僧，靈光遮障不得；依師學道，本分圓通始成。而今祖庭秋晚，法道寂寥，出家者不為生死，學道者不須見性，一味貪圖名利，鼓弄是非，徒衒雌雄，豈不痛哉？若我大破禪人，信心脫俗，決志披緇，侍從山僧，相求是道。今不審披緇之深淺，且問學道之端的：莫是寫水塗山是？莫是修竹譜花是？莫是圍碁撫琴是？莫是焚香展卷是？若道一切處是則觸，若道一切處不是則背。試問破禪人：觸背俱皆不是，且道道在甚麼處？於此脫然省去，不惟不障靈光，亦且發明本分。到者裏則薙髮為僧，依師學道，豈徒然哉？

示元素禪人

元素禪人，楚人也。髫齡薙髮，方外有年。草鞋頻破白雲，竹杖幾擔明月。冰霜歷遍，雨雪經餘。雖然，未審行腳眼明否？如是，則不負登山涉水，訪友尋師。不然，須向草鞋根底、竹杖頭邊，密密諦審。審到路途窮處、雲水斷時，元來高矮雲山、短長路徑，總是一個行腳眼。脫或不爾，更聽偈言：草鞋竹杖叩諸方，度水穿雲歲月長，直下了明行腳眼，從教何處不風光。

示懋猷張居士

去來無相，非想相以能知；動靜無心，豈色心而能見？見而無見，運用無窮；知而無知，施為不盡。是知性等虛空、體同法界，但得一念正真，自然隨處作主。先哲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今時參而未、學而未成者，蓋為罔識根源、不明旨趣，既值知識，豈曰小補？應須立決烈志、啟殊勝懷，將無相無心微旨透明，始得一生事辦。

示田善人

妙道本不涉言，涉言早已差錯。欲識妙道根源，看取行住坐臥。行看是誰牽動，住看是誰安止，坐看是誰主張，臥看是誰夢寐。看來看去，看到無可看處，笑忽冷灰豆爆，原來粥飯是米，釵鐶即金。到者裏，則行亦道，住亦道，坐亦道，臥亦道，乃至語默動靜，喜怒哀樂，無不是道。會麼？劈破上頭關捩子，縱橫十字更由誰？

示陳自新

塵內佛，火裏蓮，直須當陽覿破；鏡中花，水底月，何妨信手拈來。如是，則在俗無妨，居塵不礙。不然，直須把定繩頭，向一切事上參究，參到無可參處，驀地一聲長嘯，萬慮咸清，方知塵內佛，火裏蓮，鏡中花，水底月，原來不出者裏。

贈最良李居士

學是悟之師，悟乃學之祖，有學無悟謂之增上慢，有悟無學謂之擔板漢。是知學必假悟以透，悟必借學以資，譬如鳥無羽，詎可得而飛？魚無江，安可得而游？所以今日去聖時遙，有一等學道人未遇宗眼，將文字喚作葛藤，見地纔是真實。殊不知文字中淵源莫測，豈可易窺其涯涘哉？若於文字識得根腳，則文字何異於見地？見地何殊於文字？故山僧接人更無別法，直教隨其所著而領會之也。尼父乃云：「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此理也矣。《楞嚴》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此理也矣。《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矣。上古淑哲未有不在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又何嘗取捨執定一邊？是知在真宗師手裏出來的，自不被境鼓動、世念礙他，如空中煙雲週旋無礙，誰能擬測哉？若我最良居士鶚薦辛丑，學習淵深，雖居富貴不被富貴所

欺，撞遇燕伯辣手，當陽劈破頂門，直下知眉在額，出言吐氣，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性天朗耀、義海澄清，且逋名綠野、獨立超然，豈減子瞻之風？似公之若是者有幾？雖然，者段因緣阿誰欠少？總之，錯認方便、妄執得失，因而不能作透網金鱗。山僧與公為莫逆友者久矣，素羨公雅度、欽公逸致，真可謂學悟圓通之丈夫，特書法語以贈。

胡心學持金剛經求語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且道持經的是那一心？如其會得，則風動水流，盡談般若；花吟鳥笑，悉演摩訶。不然，須向三心不可得處看去。

示清修熊居士

喫飯穿衣，頭頭合道，透得過來，本無兩竅。是知念佛無非此竅，參禪無非此竅。此竅若通，則佛不念而一切皆佛，禪不參而一切皆禪。不然，念佛則被佛礙，參禪則被禪礙。會麼？若能通此竅，無處不皆真。

與君山劉茂才

讀書人弗向宗乘中留心者，盡謂宗乘空寂，一味釘椿搖艣，纔聞宗乘極則，便云無可把捉。殊不知者無可把捉的，乃三世能仁命脈，歷代開士元辰。故經云：依「無住本，立一切法。」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若夫神心穎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緣絕待，則揮毫展卷，不離無住大旨；究古窮今，亦不離無住大旨；甚至焚香煮茗，修竹譜花，一切種種，總不離無住大旨。若離無住大旨，別尋至要，是猶掘地覓天，撥波求火。山僧結制鎮西，始識君山居士，讀書不為書縛，處世不為世羈，有脫塵離俗之風，依山傍水之志，不似釘椿搖艣輩，執著一邊，與山僧盤桓箇事，焂忽兩載，因而分袂，固以無可把捉的，信筆而為之記。

示綿綿禪人

綿綿禪人擔當上首，氣宇孤清，形蹤磊落，不親權貴，固守寂寥，驅寒暑半肩毳衲，度歲月一缽松花，可謂忌身忌世，不售不酬。山僧寓滇之陽瓜，而綿不時請益，因詰其名號，綿曰：「名廣瓜，號

綿綿，擔當先師所命也。」一日，出紙求語，山僧顧而謂曰：「是求學禪道語？脫生死語？欲求禪道，禪道在汝目前；欲脫生死，生死在汝腳下。於此脫然省去，則山僧未搦管時早已書竟；脫或未能，更聽偈言：羨爾精勤廣植園，園中瓜已結綿綿，甜的徹蒂甜如密，苦者和根苦似連。莫把甜的喚作苦，休將苦者認為甜，直須一一親嘗過，免得遭他當面瞞。」

示心安禪者

春晴無事，策杖遊月波菴，菴前水湛如藍，庭際花開似錦，出谷黃鸝翩翩度柳，尋巢紫燕剪剪飛梁。正顧間，心安禪者作禮於前曰：「鳥聲歷耳，春色盈眸，和尚振錫凌空，山靈有幸，能無一言垂示後學乎？」予曰：「山僧未到月波時，花枝鳥語已道了也，汝知之麼？如其未知，不免更為拈出。一杖橫擔到月波，月波菴畔景何多？雨滋柳葉開盈澗，風鼓桃花放滿坡。處處遊來春爛熳，山山聽去鳥吟哦，西來祖意和盤托，未審心禪會也麼？」

贈嵩敞法姪

祖庭秋晚，必真實無偽者撐持；法道荒涼，須學悟圓通者弘播。如是則叢席有光，不然則宗風何賴？邇來雖多傳受，於中總不堪任，謬得一紙源流，便有多般矯詐。心鏡未朗，倚世利而耑逞貢高；性海未清，附庸鄙而妄行教化。出言錯謬，招叱辱以無端；行事乖張，取譏訶之莫罄。如斯敗露，誠可悲哀。若我嵩敞禪師，乃予同派法姪，披緇丱歲，抱志多年，廿載離滇，諸方參遍，禪那精究，德行堅培，秉毘尼於林壁禪宗，受法印於述中和尚。迅機如太阿劍，觸之則斷人命根；作用似走盤珠，遇之則耀人心目。經旨明徹，不愧啟迪後昆；品行超倫，堪可紹隆先聖。隨緣長養，不擅拈提，較之魔儻狐兒，豈啻雲霄土壤？爰自己巳春孟，頓為紫池之遊，訪老僧於棲霞峰頭，扣真機於威音那畔，片言契合，兩載盤桓，同甘清苦以忘緣，共樂幽閒而絕往。或有時握手松間，看煙雲之縹緲；或有時分座室內，聽鳥語之悠揚。月下經行，橫斜花影，踏碎峰頭舒嘯，無邊風月歸懷。草木文章，逢緣即用；山川旨趣，遇境便拈。若非八面玲瓏，焉得一般殊勝？愧余德微行尠，悟淺學疏，常悲落寞之風，徒起匡扶之念。羨爾作略迥別，氣度孤清，堪懸慧月於杖頭，可顯真風於拂下，開後學之心鏡，剔已墜之禪燈。覺樹再芳，曹源復湧，頻抒暢快，不盡忻歡，片語聊拈，高風遠誌。法門衰落罕逢人，氣岸挺然獨有君，靈老堂前拈指辯，述師室

內把燈分。梵章講處空知解，公案拈時破見聞，泛泛時流誰可似？堪提白棒逐狐群。

示紹南監院

行難行之事，非決烈漢弗能；學無學之禪，惟英靈子方可。卓哉南子！久侍老僧，夙具拔萃德能，便有超凡氣岸。髫年割愛，永歲忘緣，親逼歸而道化多方，妻留意而偈辭一紙，持心挺特，撒手孤剛。執侍巾瓶，十經歲月；掌管院事，三歷冰霜。主賓上下和融，叢林漸次炳煥，精白日傳心之玅，究青蓮喻法之微。其年雖青而志猶大，須向百尺竿頭闊步去，驪龍頷下奪珠圍，堪立建化門庭，可弘實際理地。中天日月，撐持兔角杖頭；大地煙雲，揮掃龜毛拂下。老僧年將耳順，業已鬢斑，常悲法道荒涼，每慨祖風落寞，是以閒居丈室，靜對峰巒，未了公案雖存，必欲其人方授。異爾澄渣性海，照徹禪源，拈單絲而控玉角麒麟，用濕紙而裹金毛獅子，始不負灰心泯志，侍吾暮請朝參。勞爾特書法語，用策工夫，直教一一圓通，自是頭頭顯露，纔謂之行難行之決烈漢，學無學之英靈子也。珍重！

示繼爾書記

繼爾禪人，法雲眷屬，丙寅冬仲，求戒來山坐禪，期於丁卯春王，侍山僧於習安休夏。耳提面命，精妙有而茅塞稍開；暮請朝咨，究不無而氣質漸化。同餐野粟，共飽松花，就明月以看經，對清暘而補衲。五更歲序，一守堅心，既發意於最初，要終志於末後。參必參到不立纖毫處，學須學至不存些子時，自然物物投機，頭頭合道。丹山碧水，盡是那畔文章；翠竹黃花，無非個裏消息。如斯漏逗，要使精耑，但有綿密工夫，必無不徹道理。是知蒲團七破，悟在捲簾；白巖三秋，惺於擊竹。古者既已如是，爾輩安得不然？剔起眉毛，直教打徹；豎定脊骨，勿使放鬆。癡霧豁開心月明，迷雲扯破性天淨。宜應勇銳，切忌疏慵，一朝傑出緇門，萬古香生佛剎。特為嘉志，莫負赤衷。珍重。

示嘯竹副寺

參最上禪，須立沖霄志；習無漏業，應具破敵心。如是，則銀山鐵壁不愁打翻，驢腳佛手奚難透脫？不見靈雲參持廿載、南嶽精究八春，若非心月吐輝、智燈發焰，曷能人天頌美、今古稱善哉？況汝

翻然悔昔久矣！侍吾宜辦堅強，慎勿懈怠，定要提起慧刀劈破障蔽，將靈雲廿載參持處細細檢點、南嶽八春精究處密密推窮，忽然當陽覷破、直下貫通，原來最上之禪即在尋常處、無漏之業不離日用中也。勉之！

贈圓融法姪

不通文翰之者，傳燈多載；廣覽詩書之輩，祖圖不收。所以達磨不用半字，六祖不識一丁者，此也。若我圓融法姪，不事文墨，惟以見性明心，不涉世緣，獨是耕雲鋤月，真達磨之脈派，六祖之種草也。特書法語以贈。

示鐵航禪人

東山佛法無高無下、非正非偏。雖然，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只貴當機薦取、覿面荷擔，方不負九旬之中磨褌擦褲、三月之內斂意攝心。遂舉起筆云：還是高下耶？偏正耶？向者裏檢點得出，始知東山佛法出自平常。珍重！

示定生戒子

客歲來山煎煮趙州茶，今歲來山乞求舍那戒。客歲今歲且置，未審煎茶乞戒的是甚麼人？倘若會得，則剔倒趙州關捩，扯破舍那梵網，未為分外。脫或未能，趙州茶仔細參持，舍那戒精嚴守護。珍重。

壽貴陽太守葵菴許護法

自古山林野逸，從不稱祝公卿大夫。今所稱祝者，其所稱祝者，稱祝公之德重如山也，稱祝公之政美若春也，稱祝公之精忠無殊器之也，稱祝公之大孝不減蓼莪也，是所以稱祝也。

示溪舌禪人

參學人，參須參到心融法界處、學必學至性朗虛空時，方可求師印證、垂手接人，庶不負度水穿雲、親師擇友。邇來宗風掃地、佛日埋雲，玉石不分、金鍮莫辯，雖參而未到與麼境界、縱學而未至親切地頭，便欲建立門庭、揄揚棒喝，如此類大似盲人詠日、狂夫捕

風，安能繼續曹源嫡脈、中興臨濟正宗？若我溪舌禪人有超群志，能拔萃風骨，不被庸流簧、或不為鄙者牢籠，求決擇而上東山、咨玄要而呈偈頌，禪懷磊落、道況孤清，較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之徒不啻星壤。雖然，還須豁開眼底障雲、放出胸中明月，始得暢快。到這裏，則玉石不分而分、金鍮不辯而辯，又何患心融法界、性朗虛空者哉？囑！囑！

示古梅禪者參狗子佛性有無

狗子佛性無，春色滿江湖，登峰舒眺望，山川一畫圖。狗子佛性有，白雲橫谷口，歸禽盡失巢，處處博風走。雖如是，不唧溜，若遇個中人，未免笑破口。山僧與麼批判，未審禪者能領會也未？如未領會，須向穿衣、喫飯、撥火、拈香等處看去，看到月挂無根樹、梅落沒絃琴時，許汝來東山堂上向老僧拈起拳云：老和尚！老和尚！且道是有是無？

示石琴禪者參無絃琴

東坡云：「若言聲在瑤琴上，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既然，且道琴聲從甚麼處生發？會得此意，不獨會沒絃琴裏聲，應巉巖幽谷，無腔鼓內響，震流水高山，便會犬吠雞啼，松吟澗吼。凡有聲者，莫不盡會，說甚麼伯牙動指，子溪知音？脫或未然，不免重宣此義。竹籟鳴時雲石冷，松濤起處雨風寒，欲知聲韻發生處，好把石琴仔細彈。

示鱗如禪人

死何去也生何來，剔起眉毛做一回。做到二邊不立處，紅爐裏面碧蓮開。碧蓮開，露珠湛，八極香風絕點埃。只得木人欣滿面，石女笑盈腮。何也？喜他了脫，死去生來。

示道源行者

丈六金身乾屎橛，此個話頭最親切，賺他古今學道流，奔南走北無間歇。無間歇，杖橫四海雲，足踏五湖月，被人喝得耳聾、棒得腦裂，為甚麼乾屎橛？

示巨淵行者

如何是佛麻三斤？搓就牽牛繩一根，挂在不萌枝子上，年深月久會精人。會精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縱使大悲千手提之不去，金剛寶劍斬之不能。且道是甚麼麻三斤？

劉副臺請題書齋匾并序

雲翁護法，西夏世家。風度卓群，英姿挺秀。雖居宦海，猶羨雲松。七載威鎮籠南，一期彪炳將府。殘雪解而山城秀，荒煙靜而隴陌青。花植層臺，任蛺蝶而飛舞；篁修曲徑，憑鸞鳳以寄棲。講武之餘，洗池邀月；治政之暇，把酒臨風。兼以重構花宮，遠延龍象。壯柳營之春色，開至道之香光。不減張浚高風，豈殊裴休雅況。余與雲翁，神交數載，機扣一朝。納鄙拙於個中，話幽閒於世外。是以聊題清嘯，用挂書軒。暢今日之雅懷，集他年之公案云耳。

示缽蓮侍者

國師喚侍者甚是分明，烏窠吹布毛何等親切，而人於此不能領會，向外馳求，則無有是處。矧汝賦性淳誠，為人樸實，且又早脫塵勞，久侍巾瓶，若非夙植德本，何能成就如斯？既然，胡不將本有妙明當機覿破，不無旨趣，直下圓通，始不負昂頭出愛網，信步入吾門也。勉之。

示衣雲侍者

英姿妙質既爾培來，至道真宗宜乎參去。若夫放逸身心、耽延歲月，不惟師恩友德全乖，亦且九族三宗何賴？趁此年青力健、世泰時清，應好將些子關頭透過、無邊妙義展開，然後拈兔角杖於龍象叢中、握龜毛拂於水雲隊裏，豈不暢快？山僧嘗云：學道趁年少，時時須覺照；關頭透過來，是恩俱可報。珍重！

示一源禪者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一則話頭能使人當下明心見性，了生脫死。憶昔東川呂相國致書延破山師翁酉陽問道，翁即握杖而赴，國出欲作禮，翁曰：「你是呂相國麼？」國曰：「不敢。」翁曰：「父母未生前姓甚麼？」國擬開口，翁劈脊便棒，國奮大疑情，至晚省發。此豈不是當下明見了脫的？爾來參話頭不得省發者，蓋為信向

不堅固、工夫不穩密，所以弗能掀翻徹底耳。工夫且置，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綠水含明月，青山鎖白雲。

示話月禪者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七斤衫子，曾為露布。不教向外參尋，只貴聲前契悟。莫因尋，須照顧。迷時雲滿窗，悟去月當戶。從上許多拈椎豎拂的哲人，不過覷破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示青林禪孫

青年須學道，勿負好光陰。欲識如如佛，應須寂此心。如如佛且置，且道此心從甚麼處寂？莫是建立叢林是？莫是料理常住是？莫是拈香撥火是？莫是送往迎來是？若道一切處是，瞞盱不少；若道一切處不是，錯過太多。既然，且道向甚麼處寂？欲向百花叢裏過，須教片葉不沾身。

示樹東禪孫

青年薙染，執灑掃於滇黔；奮志參求，侍巾瓶於吳越。山川多歷，風雨頻經，但不識腳跟下事曾明之否？如是，則執灑掃與侍巾瓶，歷山川、經風雨無不是箇中消息也。珍重。

法派

福海真廣，宗道永昌。圓明覺性，亙古傳芳。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本山監院真學，捐刻
老和尚語錄第九卷，附藏流通。伏願心花色麗長
春，道果香飄億世。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真解等編

示偈

冬夜示眾

山堂夜靜坐蒲團，萬慮咸清覺自然，寒月珊珊凌梵闕，疏鐘歷歷震雲天。半窗雪色侵伽定，幾樹梅香噴綺筵，了得勝因內外徹，應堪撒手續單傳。

示允章李居士

欲出無明千仞淵，必須念佛與參禪，參禪可破去來相，念佛能空生死緣。生死緣空風在樹，去來相破月橫天，古今多少修持輩，未有不由二事圓。

示蒙化眾禪者

欲透西來最上乘，須從聲色裏邊尋，嚴公擊竹明真性，靈老觀桃契本心。莫謂昔人能荷負，應知今者亦堪任，昂頭觸碎銀山壁，花白開敷鳥自吟。

滇南復友

自入滇南隨寓安，了無一事可相千，懶拋綸線磯頭釣，秖把瑤琴月下彈。山寺嬉遊憑自適，雲霞亂剪欲誰歡？寧教沉沒於江海，詎肯遺他作話端？

雲州復諸儒士

釋教儒宗天下傳，何分西蜀與南滇？欲知月指當空處，須識吾無隱爾篇。居易親僧因重道，長公解玉為逃禪，了知彼此非同異，文字憑拈入大圓。

人日勉眾

風自生和寒自衰，靈辰節令是今期，梅花枝上初殘雪，楊柳池邊乍吐絲。萍跡悠然雖不定，禪心卓爾應須知，殷勤報爾參玄士，惜取韻華趁此時。

號破雲侍者(諱寶月)

幾片迷雲黑似墨，一輪寶月亮如銀，迷雲每向月邊繞，寶月常從雲裏橫。雲破天中心性朗，月明劫外水山清，但知寶月原無隱，莫問迷雲何處生。

號禪清禪人(號性朗)

五蘊空來因性朗，四恩報去為禪清，禪清不必窮真際，性朗何須問未生。若使禪清憑散澹，如能性朗任縱橫，覺花原自禪清放，道果還從性朗成。

勉謬行棒喝者

欲啟吾家棒喝門，好將棒喝看分明，棒須劈破有無見，喝要澄空迷悟情。迷悟空時星月朗，有無破處水山清，棒頭喝下如親切，是則名為棒喝人。

勉妄分儒釋者

釋教儒宗沒兩途，休將儒釋妄分疏，儒宗一貫旨非別，釋教單傳致不殊。會合唯時儒即釋，圓通笑處釋皆儒，從來釋道同儒道，誰謂儒宗異釋歟。

示瀛洲禪者

爾之具足真常，纖毫未曾隱藏，耳際圓通鳥語，鼻端一貫花香。弄箸拈匙盡洩，開巾展缽全彰，覷破如斯成現，不須更覓心王。

齋榜

養得一群泥牛，頭角宛然俊俏，有時棬裏橫眠，有時堂前大叫。有時運力而耕，有時回光而照，告報遐邇檀那，代吾添些草料。

示況瑞麟居士

個事甚分明，何須我饒舌，鳥啼妙理彰，花發玄機洩。莫謂他英靈，休云我下劣，古人曾有言，是水皆涵月。

示祥亨善人

欲透生死關，無分男女相，玉從頑石出，蓮自淤泥放。即此妄明真，以斯真破妄，曾聞龐道婆，火宅空諸障。

示祥生居士

修行莫執相，執相遭魔障，勦絕聖凡蹤，掃除佛祖狀。心清慾海枯，性靜覺花放，若到與麼時，方來喫我棒。

示白絅候

身居戎馬場，志向如來道，箭射去來關，刀開生死竅。
衝鋒露本常，破敵彰玄妙，會得殺人心，頭頭合至要。

示克弘禪人

磊落山林士，孤高絕比量，松花為飯食，荷葉作衣裳。靜對三身佛，閒薰五分香，一般殊勝事，誰個肯承當？

示載空禪者

教外別傳宗，明明日用中，拈匙舒慧辯，舉箸洩靈通。夜對孤圓月，晨聽斷續鐘，頭頭無不是，奚必問禪翁？

示卓爾禪者

學道趁年青，光陰莫可惜，梵書對月看，禪觀掩關習。日中須省三，個裏要精一，東山無別傳，以此通消息。

送純真禪人還滇

見說還滇去，十分難割捨，詩裁丹桂送，淚逐秋雲灑。白水景好觀，盤江杖穩把，有人問若何，拈拳驀口打。

山堂晏坐

山堂晏坐一爐香，萬慮咸清白晝長，問到心宗無別示，惟拈拂子擊禪床。

木魚頌

昔日爭先躍禹門，而今哮吼在禪林，秖因不借煙波力，惹得桃花逐浪尋。

聞雨示眾

夜靜跏趺小閣東，雷聲歷歷震雲空，春霖也解饒長舌，說破虛靈那一通。

示空藏禪人

尋常日用勿顢頇，好把工夫個裏圓，薦取禪心明似月，放光動地照人天。

示自惺禪者

莫馳南北與西東，慧劍單提日用中，六處迷雲齊掃盡，頂門獨露一輪紅。

示秋雲禪者

日用尋常須策鞭，莫教荊棘長心田，山僧記得先賢誡，心若堅時鐵也穿。

慈念禪人求偈還滇

勵志還鄉乞我言，我言非是等閒傳，直教伸出回天手，擁起昆池月一圓。

侍僧請題木魚口占

胡不成龍上碧天，終年於此傍經眠，零敲碎打知多少，不解飛騰亦枉然。

值雪示眾

六出霏霏庭際飄，平湖冰結似瓊瑤，安心旨趣如能透，木佛何妨信手燒。

示不夜謝居士

本來面目問阿誰，歷歷明明須自知，深夜一輪空界月，清光何處不同窺。

張文憲持扇求偈

面自白兮骨自黑，其中句子作麼說？試將黑白未分時，頓起疑情決一決。

示本光任居士

本光一點最靈通，破暗除昏迥不同，今日山僧親揭示，亙今亙古耀無窮。

示淨明胡居士

從茲切忌走多途，六字彌陀莫放輸，念到心安意肯處，一枝白藕發紅爐。

示周汝和

披風踏雪禮梅溪，試問梅溪有甚的，自倒應須還自起，大都此事貴親知。

壽清修熊居士

人人都以九如祝，惟有山僧祝不同，只要頂[寧*頁]開正眼，彌天彌地壽無窮。

月濤山示眾

孰謂濤山景不清，數株古木一堆雲，鳥聲未絕濤聲起，縱是石頭亦解聞。

寓萬壽寺諸檀送燈求偈

罷釣歸來宿上方，月光夜夜照虛堂，諸公為愛月光淨，故放燈光伴月光。

贈盤龍潛靈法姪

憶昔旅亭良晤時，烹茗話月已投機，而今一杖盤龍頂，無限風雲得所依。

示湛明禪人

日暖風和鳥弄聲，低紅淺碧點山楹，果然悟得色空理，何慮襟懷不湛明。

示桃林陳居士

三月桃花綻滿園，靈雲一見破愁顏，而今說與桃林士，見得分明沒兩般。

示竹林陳居士

幾竿翠竹倚牆根，擊著之時便有聲，分付竹林珍重好，香巖從此悟心明。

示雲騰雷秀才

如來鼻孔下頭大，夫子眉毛八字橫，會得這些不別處，方知一貫即無生。

示續燈禪者

工夫日用莫因循，剔起無油一盞燈，只待燈花開劫外，昏衢爍破照禪心。

示雷聖望

修行卻是青年好，力自壯兮氣自飽，剔起蒼蒼兩道眉，銀山鐵壁盡推倒。

示段子潔

學道何妨年紀老，年老般般歷過了，只此老成一片心，古岸不愁踏不到。

示芳遠禪孫

隨師伴友住南山，日用尋常休放閒，風動水流能惺覺，何難掉臂那重關。

示吳爾新

昨宵寫偈贈諸檀，不覺忘了伊一篇，今日仍從忘處寫，寫來字字合從前。

示陳大廷

相逢玉閣宛如舊，意自投而機自扣，笑我傳伊非別傳，仍教薦取無聲臭。

贈劉鎮臺(諱芝林)

鵲印數搖邊月靜，龍旗頻掣海雲開，剛纔解玉歸林下，又聽重頒紫詔來。

春日賀鄭副臺再鎮陽瓜(諱彪)

鶯囀喬林山戴花，重張威令鎮陽瓜，柳營莫謂春寒甚，自有錦袍指日加。

示本宗芶居士參誰字

欲明教外別傳宗，個裏工夫莫放鬆，參得趙州誰字透，三千七百盡皆同。

夜坐示眾

案頭頻剪龍潭燭，盞內多傾趙老茶，公案重重評不盡，又添明月上窗紗。

示六明善人

昔年曾問先師道，今日重參梅老禪，大似吹毛三尺劍，一番過火一番鮮。

示化池善人

修竹勿論智和愚，只貴精勤十二時，辦得此心成一片，火坑自是化蓮池。

復禪人霜月照禪心原韻

雨餘風靜掩柴門，七尺單前好息心，突出凌霜一片月，洗清禪浪幾千尋。

春日示眾

陽春遍布天何言，無限化機展目前，會得千紅闕碧紫，方知一以貫通焉。

示正白禪人

茅屋三間綠水西，荷衣松飯趣偏奇，時來趺坐蒲團上，聽得幽禽窗外啼。

登雞山

光非水面與山阿，未審諸人會也麼？設使光從山水覓，無山無水又如何？

示石鐘寺懷中禪人

獅子林中松色寒，猢猻梯上石頭尖，等閒煉就驚人句，對客何妨信手拈。

示淨明尼

辭親割愛不非輕，早晚工夫須自勤，坐破迷雲心月皎，十方界放淨光明。

示體虛禪者

薙髮染衣業有年，曾無半點俗緣牽，一從廣佛棲禪後，常有雲來代掩關。

示載空禪者

妙年剃染此門中，悲願弘深自不同，果爾襟懷開闊大，何難裝載太虛空。

示了凡禪者

削髮為僧須了凡，凡情了卻意悠然，年來結屋龍潭上，種得冰輪似鏡圓。

示妙宗居士

心水常將盥掌中，性香每把拈爐內，一聲佛續一聲聲，五蘊高山自粉碎。

示祥普善人

暫拋火宅覓清涼，來扣圓通大道場，兩字法名親記莂，任教苦海作慈航。

示晦心馬居士

花明翠竹真如面，月朗風清淨土天，學佛若開如是眼，西方即在個中圓。

示張夢蘭

夜靜樓臺皆得月，夏來池沼盡開蓮，山僧無法與人說，直指西方在目前。

示本真馬居士

學道何妨火宅家，舉杯動箸即生涯，須知自性如如佛，妻笑兒啼不礙他。

壽徐縣尉

籌添海屋是今朝，龜步庭前鶴舞霄，堪笑道人無可祝，拳頭拈起作蟠桃。

燦融禪人求偈(嗣慧月)

出類英姿不等閒，山邊水際已多年，而今得繼曹溪脈，應好乘時自策鞭。

登棲鶴樓上層

日麗鳥啼春正幽，攜僧信步陟層樓，忽然上到最高處，萬里風光一筆收。

遊新庵次韻勉主僧

卜得蔬園闢草庵，野雲孤鶴互交探，閒中應把清幽惜，莫負溪聲講法曇。

祇林靜悄搆柴庵，旨趣分明奚用探？水石煙花皆是佛，不須他處覓瞿曇。

示冰月禪孫

蒲團竹椅最相應，掩室跏趺慮自澄，坐到風恬雲靜處，當窗月湧一團冰。

示自圓李善人

大道從來沒兩途，那論裙釵與丈夫，試看皎明深夜月，萬派千江何處無。

寄雲如劉副戎

開士禪心圓似月，將軍寶劍白如霜，了知個裏非同異，虎帳憑教作道場。

寄數珠與劉夫人

一自皈依不二門，個中精進已年深，寄來百八菩提子，印證夫人奉佛心。

號鐵航禪人

底事從來不覆藏，拈香撥火露堂堂，如能劈面承當去，一任波心駕鐵航。

示嘯竹侍者

室掩棲霞最上層，松聲吟罷鳥聲吟，只須聞到無聞處，撒手從教嘯竹林。

書扇送別慈修禪者

兩月盤桓尚未周，不期歸去意還悠，有人問到棲霞事，信手還他一扇頭。

壽覺悟耆宿

覺了生前悟已明，又從雲外闢金鳴，勝因無限籌難紀，翻覆數來數不清。

壽慧穎西堂

一粒金剛子最圓，也知種在劫雲邊，年年七月逢斯日，燦爛光明照遠天。

寓金鳴題桂示眾

寄跡金鳴秋正回，園林一夜木犀開，禪流欲識吾無隱，薦取天香撲鼻來。

示一拳桂居士

禪期解罷下東山，遯跡金鳴擬學閒，孰料依然閒不得，拳頭為爾復重拈。

示古鏡霍居士

一句話頭說與知，精勤檢點莫教遲，雖然古鏡光明有，也要揩模十二時。

示空蘊曹善人

居諸來去如馳驛，個事勤參莫放逸，識得持家非別人，何愁五蘊不空寂。

示明懷善人

八十餘年教子孫，子孫事業已完成，雖然撒手歸三寶，要識其中不老人。

示輝之善人

年將九十慕修行，不必從他別問津，一句彌陀作拄杖，千尋彼岸任從登。

示培道善人

操家七十有餘年，今日回心歸大道，六八願王勤持，蓮池九品不難到。

示北海張居士

而今欲透未生前，打起精神莫放閒，驀地疑團輕撲碎，何難掉臂那重關。

示成之朱居士

金刀舉起真機露，玉尺拈時生面開，會得這些親切意，一針針是一如來。

壽鵬舉高居士

聞道懸弧此日間，愧無一物慶南山，聊將劫外秡園果，代作冰桃信手拈。

示定生戒子

三衣一缽體中玄，早晚參持莫教閒，欲得戒光隨處放，直須透過這重關。

贈于野黃居士

勿論禪門與道儒，直須扣己做工夫，三家會合原歸一，字姓何妨上祖圖。

示六和戒子

舍那戒法不尋常，曾發先賢性地香，今日東山拈向汝，一層光燦一層光。

示仁和戒子

戒壇雖爾萬尋高，破霧乘風莫憚勞，若欲躋攀無上品，最初一步要堅牢。

示大徹禪孫

趁此青年勿放過，吹毛寶劍急須磨，直教磨得如風利，殺活臨時莫放他。

示缽蓮禪孫

自小歸根到我家，而今已得著袈裟，工夫早晚莫輕忽，奪取瞿曇示眾花。

示林秀禪人

撒手空門氣岸豪，塵衣脫卻挂方袍，而今若欲林增秀，須借禪天法雨澆。

中秋茶餅寄祿藜和尚

一枚餅子圓如鏡，幾片山茶碎剪春，趙老雲門藏不得，和盤托向月中人。

贈長瑞劉夫人

一曲哩囉唱有年，幾回震徹劫初前，相傳應是知音者，不是知音詎肯傳。

復無相居士來韻

遯跡東林那計年，每逢佳客賦禪篇，雖然此道無新舊，幾個能知不變遷。
半間竹榻倚雲眠，花自耘耡籬自編，有問西來鼻祖意，棒頭血濺染青天。
既爾江南曾遍參，何妨在處樂悠然，倘君不吝青雲步，直上東山話夙緣。

壽赤松和尚

闢得黔靈逼太空，層山曲水盡依從，弧懸此日花飛雨，一座當軒繞象龍。

夏日送葉都閫陞任江南

年餘美政冠黔天，萬姓謳歌樂且便，剛欲與君談底事，榴花報任轉江南。

贈瑞彩周居士

修行不在除葷酒，秖貴當人信向真，設使長齋纔了道，蘇黃何以載傳燈。

壽周孺人八十

不萌枝上果芬香，顆顆拈來帶雪霜，經歷韶華非八十，同天同地結春長。

送瑞彩周居士之中州

年餘叨護白雲窩，些子無酬感愧多，信手劈開東嶺月，分君一半去滹沱。

送別彥士陳居士

客歲相逢不盡歡，今朝判袂十分難，贈君一本棲霞錄，攜去河南早晚看。

送別君選胡居士

囊藏犀扇已年深，頭角分明最有情，聞道中州天氣熱，贈君握去引風清。

送明空曹居士禮南海

一架蒲團一緉鞋，名山勝蹟踏春開，欲窮南海真消息，試聽潮音吼似雷。

示一源行者侍師遊南海

峨嵋雞足已遊週，今又侍師南海遊，雖歷重重山與水，可知萬派一源收。

示自照蔡善人

家業豐隆大矣，子孫繁衍優哉，既然事事備足，應須識取本來。

示湛目善人

大道不分男女，只貴當機薦取，會得釵鐶即金，修行事業備矣。

示清波善人

修行要訪明師，切莫依附盲者，曾聞先哲嘉言，近朱自是赤也。

示眾

斷除妄想皆非，趣向真如是病，但得一念不坐，活機處處圓應。
如是迎賓待客，與麼喫飯穿衣，欲識本來面目，窗前試聽鶯啼。
成仙成佛虛名，應馬應牛活計，若能辦得此心，縱不修持亦是。
檻外池涵月皎，窗前竹掃風清，個事分明漏洩，不須別處參尋。
欲表僧中丈夫，須效當年老盧，笑忽花生碓觜，始知一物原無。

示廣相張居士

你的鼻孔遼天，我的腳跟點地，明明本自現成，何必山僧授記。

示懷智禪人

柳綠花紅妙相，鶯啼燕語真宗，若從他處尋覓，依然錯過圓通。

示戴居易

纔聽新蟬語樹，又看白雪凌空，怎似無陰陽地，長年花綻枝紅。

示省幻段居士

不期相晤鎮西，向我攝心斂意，既然省幻其中，要識西來旨趣。

示巨修善人

佛法個個不無，何須向我問取，提針舉剪，歷然悟來，無不是矣。

示默可善人

迷時有修有證，悟處無人無我，欲透此個機關，坐臥經行默可。

示覺天萬居士

戎馬場中住腳，香雲地上留心，既有如斯信向，覺天自是高登。

示空藏禪人

禪觀精勤究，梵章仔細看，工夫成一片，繼祖又何難。

示自曉蔡居士

惡從心上發，善自性中生，善惡不思議，菩提當下威。

示月湛王居士

欲窮本有道，工夫莫放過，忽然心性徹，一月湛清波。

示衣雲禪孫

少小別雙親，吾門好用心，一朝參學辦，任撫沒絃琴。

經壇傳公子請延生偈

魚敲風裡韻，磬響劫前音，摘朵曇花贈，錦堂百億春。

示開極禪者

本來真面目，無處不分明，秋到雲天澹，春來隴陌青。

示楊善人

苦海無邊際，長年漲慾波，回頭即是岸，不必問如何。

聯芳

付慧穎慶緒禪人

一喝如雷吼法堂，回天轉地不尋常，與麼付柄龜毛拂，隨處高登曲彔床。

付石林道輝禪人

不負靈山曾有約，於今特地始相投，遼天拄杖親分付，直攪魚龍莫教休。

付霞章海偉禪人

侍我巾瓶三十年，同甘苦樂志猶堅，無生妙旨今朝付，任爾流通紹祖先。

付紹南真解禪人

一條白棒氣如王，拄地撐天世莫雙，今日當堂親授受，大千無處不歸降。

付繼爾性堅禪人

吾家一架沒絃琴，遞代相傳彈到今，非是等閒分付汝，憑教四海接知音。

付正音海聞禪人

十六年來不憚勞，而今雖老志猶高，師陽此去無他囑，一脈流通在爾曹。

付大霖澄準禪人

楚江放出個金鼇，躍入紫池氣岸高，今日東山與一棒，興雲佈雨上青霄。

付法雨照潤禪人

三尺吹毛膽氣昂，匣中晝夜吐清光，而今贈與英靈士，殺活全提始自強。

付禪睦寂和禪人

佛法而今不可模，源流拂子塞溝渠，闍黎既有超群志，好把吾宗極力扶。

付溪舌寂宣禪人

自從東嶺扣機緣，抱志勻陽業有年，拂柄今朝親付託，中興祖道利人天。

行由

壬寅春，師住蓬萊永興禪院。一日，水月禪人率眾入方丈，請師行由。師曰：「予之醜惡，甚不堪言。」月曰：「也要聞於大眾。」師曰：「予乃西蜀永川張氏子，母吳氏，命賦丁丑正月三十寅時。自幼惟好恬靜，不喜繁華。年五歲，父攜入黌，讀《四書》未周，偶遭世變。九歲失怙，學業盡拋。年十六，患病月餘，危劇瀕死。自念無常迅速，不與人期，若獲病愈，定為剃染。是夜三更，夢立於片石之上，四維俱是墻壁，無有出路，怕怖惶惶。忽聽外面一人叫曰：『向這裏來！』俄而左壁崩倒，予踴身出。惺來，通身汗流，病減大半。天明，以出家之志白母，母即許可。復經月餘，病即全瘥，遂禮東山知如師薙髮。年十九，雲遊於滇，途中遇一老宿，授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自此朝夕窮究，未嘗間離。年二十，求受十戒於闊浪大師。二十一，參本師於滇城。師喜予樸素，每以青眼視之。一日，閱《楞嚴經》至第四卷，富樓那問世尊：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文中恍有入處，遂呈偈於師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清淨本然，山河大地。』本師叱之。厥後侍師往新興雲集寺，值臘八，即師座下頓圓大戒，命以維那。一日，師坐法堂，予問：『生從何來？』師豎拂子。予曰：『死從何去？』師亦豎拂子。予當下冰釋，了無疑滯。乃呈頌曰：『生來死去問吾師，覿面相酬活潑機；怪語奇言都不用，秖將玉塵縱橫揮。』一日，侍師圍爐次，師顧而問曰：『生從何來？』予曰：『春到花開。』師曰：『死從何去？』予曰：『秋來葉落。』師曰：『即此便好呈頌。』予口占曰：『鼻自直兮眼自橫，有何死也有何生？春來花放秋凋葉，歷歷明明不費尋。』師頷之。次日，書住山法語贈予曰：『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趯翻大海水，拳倒須彌盧。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猶未是衲僧本分。而今要具頂門正眼，方纔作家。』山僧寓棋州(即新興州)西山，始識梅溪禪人，有超群越眾之形、呵佛罵祖之志。山僧權付法語，指住山頭，保養聖胎。他日有末後句子，與汝道破。囑！囑！己亥春，辭師旋黔，居東山一載。庚子冬，同友照面山結茅。辛丑冬，本師抵黔之竇堡觀音寺結制，差雲嶔持書接予赴堂，仍命維那。一日，命作牧牛頌，予信筆成十章，師看畢，贈以偈曰：『大器大根連大葉，撐天拄地豈尋常，而今果熟馨香布，邊界山河不覆藏。』一日，挂牌入室，予進，師舉臨濟示眾曰：『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如何是第一玄？』予曰：『明月常遊緣水間。』師曰：『如何是第二玄？』予曰：『清風每對白雲談。』師曰：『如何是第三玄？』予曰：『梅花獨放季冬天。』師曰：『如何是第一要？』予曰：『瞿曇指上花含笑。』師曰：『如何是第二要？』予曰：『少林門首雪齊腰。』師曰：『如何是第三要？』予曰：『德山棒下孤光皎。』師曰：『三玄三要且置，你向甚處見臨濟？』予便喝，師便打，予復喝，師復打，予拂袖而出，即呈頌曰：『三玄三要，濟北門庭，隨方殺活，在處縱擒，雷轟電掃乾坤動，浪湧波騰海嶽昏，棒頭落處兮星明月朗，喝聲起處兮水綠山青。』值佛成道日，師撰曹溪正脈來源并聯芳偈：『師兒哮吼震乾坤，一喝鋒鋩海水渾，今日老僧親囑付，栴檀林裏報吾恩。』付予，予再四卻之，師曰：『古人有言，智過於師，方堪傳授，難道老僧不識爾耶？』予不得已，即受之。這般醜惡，從來未舉向人，今不負爾誠懇，只得盡情吐露，未免塗污諸方耳也。」水月率眾一齊作禮而退。

戒子(寂貴、寂本、寂德、普聯、真修、海湛、德生、寂聆、明本、真能、祥超、祥廣、祥勝、祥功)，捐刻

本堂老和尚語錄第十卷，附藏流通。伏願戒光照

穢邦淨土，甘露潤枯槁群萌。
康熙戊寅歲季夏月吉旦。
板藏嘉禾楞嚴經坊。
嘉興(夏維寧，張書瞻)寫刻。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